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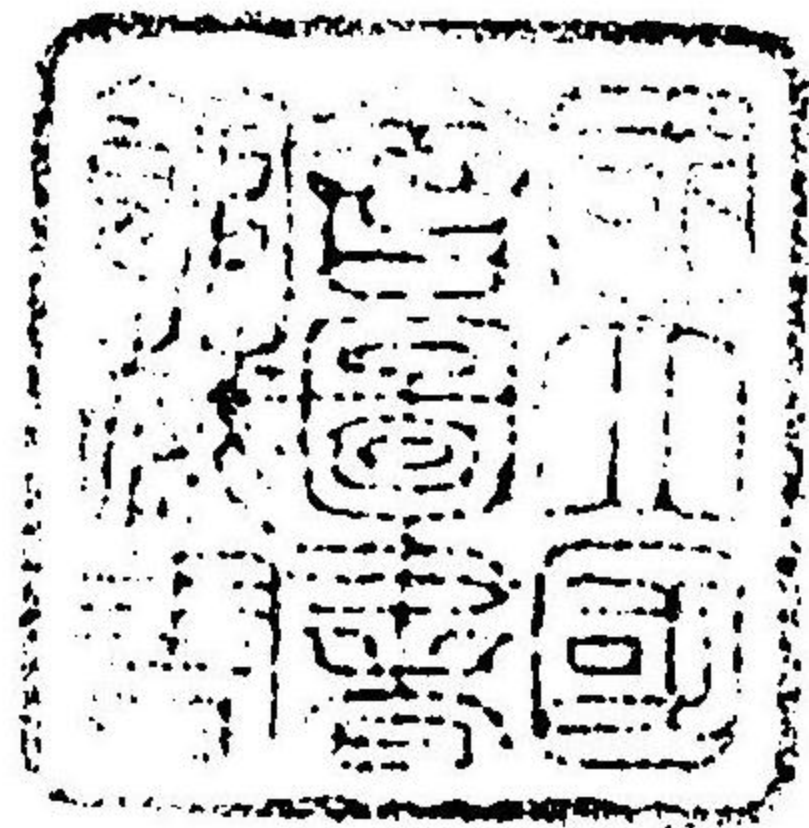
谷重  
遠著

秦山集

義

919.5

Ta856s



112232

泰山集八

書

上長兄戊辰

先考訃音不知何日獲關聽阿兄孝心純至。在遠聞變。驚懼摧慕。何以堪居。愚弟代奉几筵。倏忽踰月。風木悽黯。苟存視息。而尙幸老母在。府康寧。兄姊亦無恙。母煩遠念。向累獻數言。不審次第。轉達否。此頃拜領去月朔書。所奉煩文山集磨滅。蒙一二填補。不堪感刻。是書實係乎士大夫之命脈。非一人一家之私藏。今得鼎力。而玉成哀苦。中雖未能展讀。已知其用心之不淺淺。又承瀨尾氏贊襄頗多。託阿兄爲謝。千萬祈懇。所與素庵書。祇奉貴命。敢施朱批。恐不當理。幸不憚反復。凡疑問。每日與細書。不審爲妙。島崎氏少女老母。既諾撫育。而比日忽聞伴氏先約。容受未知。定說何如。冬俸囑依光氏收之。旦夕定送來耳。向稟仲兄卜築事。老母竟不許。今已罷議。尤爲可恨。愚弟山間獨居。凡百阻礙。變故以來。日夕僣俛。未及讀禮書之一紙。

也。季弟重遠拜狀。不宣。

荅長兄

蒙惠去月八日手誨。訃音固未達也。貴書之發。已距三旬。訃計已久矣。哀痛罔極。定奈何。人子大事。正在今日。而愚弟平常爲學。不力遽爾遭大故。且代几筵之奉。摧頽荒迷。不知所措。尙幸賴朋舊多能幹。僅能藏衣冠矣。家貧。雖不克備禮。至於所謂附身附棺。必誠必信者。亦未之有。悔焉。伏惟鑒察。誨諭爲學。作文之意。甚好。准例加批。喪次蕭索。不能致詳。而其大綱。固已舉之。更考爲妙。居喪。惟勿讀樂章。可也。其他講究。却不妨。禮有明文。願阿兄伏從節哀。念始之制。仰體顯揚先訓之道。是愚弟千萬之望也。老母康寧。兄姊皆無恙。冬俸頃日領收。屬山田町。以償諸債。亦頗足彌縫也。愚弟營葺。固所未及。而今夏以來。費用多端。質衣物。殆徧然。非其義也。未嘗一介取諸人。惟阿兄有以諒斯心。炊爨向來。未有定議。姑託依光氏。日日餉給。目前未有所苦。但二甥兒往來讀書。爲不便。而園圃荒蕪。亦殊

甚。不獲已。比日買一力本。姊夫島崎氏家僕。年須銀七十五錢。更有人參價謝。暨費。然質庫款密算。亦定矣。不足煩記。認寒甚。千萬好將息。好將息。不備。季弟重遠再拜上。

上垂加先生庚申

某拜違侍右。倏忽五旬。昨來嘗附一書。商船計已獲關聽矣。仲夏蒸鬱。恭惟尊候起居萬福。某眼疾未愈。向問之。數暨皆言幸不至盲。且任彼耳。頃日力疾講談。小學及孟子。教示不終。考覈不精。遽爾及此。既乖內而不出之訓。又陷好爲人師之患。深可慚懼。此間學者。往往所謂窮鄉淺學者。獨有井上小原二士。而交會日淺。未及大開口快論。更望前程耳。今上問目一卷及朋友問荅書數篇。幸賜批教。暑至矣。爲道自愛。保蓄至禱。至禱。五月念九拜狀。不悉。

問垂加先生

題辭一篇。合聖學之本末始終。而言其提出元亨利貞者。即中庸天命。

章之意。顏子好學論之旨也。某嘗謂朱子言學也。其說固多。而各有當焉。然言其聖學之本統。則初不過如此。今舉其一二。大學序及明德章句。或問論語學而首章集註。孟子性善集註。玉山講義。皆與是篇相發。而詳備著明。莫復遺蘊矣。其他語類所錄。文集所載。不可枚舉。先看破此篇。然後及諸說。則縱橫曲直。自無全牛矣。不知如此看否。

先生批云。淺看了。可也。深論之。非本意。

又壬戌  
堯曰。允執其中。中即是事事物物自然之中也。執字最難解。中庸序云。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乃是執中也。書傳亦如此。而筆錄諸說最精細。堯舜無待功夫。故一句。而意足矣。後來舜授禹。亦以此句。而加數句者。怕禹或未曉得也。於執中意。初不異也。至湯執中。雖亦不異於堯舜禹所傳。然聞而知之。且反之之聖。則其規模氣象。自有有些不同者。故朱子於此始釋曰。守而無失。若饒氏言要執定那要處。倪氏言執以用。

之。恐或不然。某就中庸筆錄看得如此。不知何如。

先生批云。大槩好。但不知執中所以行之之云。乃言其効之云。見得到否。此意非面難言。

葉仲圭以未發之中爲太極。恐甚誤矣。竊謂心爲太極。寂然不動。則陰之靜心之體。所以立也。感而遂通。則陽之動心之用。所以行也。又謂天命之性爲太極。未發之中。則陰之靜性之體。所以立也。已發之和。則陽之動性之用。所以行也。此理甚明。配諸萬事。莫不脗合。太極說最爲完備。而荅呂子約數條。亦甚明白。

先生批云。近思無極而太極。下葉解。未說以爲誤耶。此說非誤也。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勿論也。葉解爲發明節齋之說。而言之可細看之。似不知未發之中爲心之全體。更思之。未發心之體。已發心之用。勿論也。中庸首章章句反復。可以理會。若不會得。期面論耳。朱說之外。更無可筆矣。

大禹謨十有六言。是萬世道學之宗祖。朱子於中庸章句序釋之。詳細者以此也。得此者。爲與於道統之傳。故列成湯文武臯陶伊傅周召孔子顏氏曾氏以表之。至子思憂失此。而爲中庸。故所爲之說者。亦曰天性率性。擇善固執。君子時中。不過以發明道心精一執中之義也。孟子沒而失此耳。程子兄弟之得。亦得此耳。朱子言不敢妄議者。亦指此也。序文大義。正在于此。故筆錄引定宇之說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學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先生批云。是此年九月十六日庚申。先生易筮。年六十五。

上淺見先生甲子

某謹啓。久不領教。誨瞻仰殊深。不審比來尊候。起居何如。嚮屢上書及疑義。及明朝諸人紀事。未識果能至否。某無狀。久辱教導。未肯服行。夏秋以來。又偷閑適快活之安。漸廢持守誦習之業。書問論說之閒。惟誕不恭。無

所不至。近自思省。惕然憂懼。方恐絕跡於師門。而三四月閒。絕不得門下朋友書。以此自徵。愧恨累旬。不能自釋。伏乞自今痛改之。先生特宥其過。赦其罪。以許賜教。誨某不勝感激之至。皇恐皇恐。某比日刻意讀書。欲粗如五六年。前侍函丈時。但眼疾以來。精力隨減。終不當得前年三分之一耳。此閒來會者。亦隨分勉進。頗如門下諸生。覺亦一佳況也。靖獻遺言。想漸脫稿。斯書渴望尤深。不知何時快撫玩乎。竊聞頃有拘幽操跋文。又附錄張說前補入程說二條。日前數屬諸友。其書或浮沈耶。至今未寄來。敢請令兒輩謄寫。惠辱各一本。幸幸。論語朱子書。義利說疑目。各一通上之。伏望幸賜批誨。此外凡有當詰難。當下語者。幸一二賜教示。將極力而考決。不比前日之悠悠也。醫結二束。謹獻左右。此却本國名物也。一笑留頓。幸甚。已寒。伏願寢食自時。爲道多愛。重遠敬白。

又乙丑

吳女事頃讀吳志見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舉曹娥柳朱瞿素之事曹氏

傳載五倫書碑文見王羲之石刻中流行歷歷焉柳瞿事所未見也不識此中有可證者耶更願示本文又三志中有養子事數條并謄錄謹內上前書不遠不再修消息六月十一日重遠再拜

問淺見先生已已

著數諸圖已明白矣但近世後二變不掛圖中少陰少陽二圖義例少為可疑蓋此亦第二三變錯綜為十有六

三二

二	一	三	二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三	二	一

四	三	二	一	四	四	四	三	二	一	三
四	四	四	四	三	二	一	三	三	三	二
單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為少陰者二十七。其圖如左。本圖以點今易以字。姑從舊名。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二	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二	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二	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二	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兩偶一奇為少陽者九其圖如左。

三	二	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二	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四					
四					
二					
四					
四					
一					

三偶為老陰者一其圖如舊竊見舊圖第二三變位置不定右者溢左左者侵右似不合啓蒙作圖之本例也敢疏所疑別為局盤子併以呈願賜詳批。生符書云所疑得之但少陰舊圖為是細按啓蒙例可見。

上淺見先生庚午



歲旦以來。寒風栗然。都下氣候可卜。不知尊候起居何似。某迎春益健。不煩厪記。昨上彭惠安考證。達即見報。有小疑目。別寫呈。幸速賜教。去年問目二通。久不蒙批抹。應接之暇。并及垂念。惟幸。

又

春日漸遲。共惟尊候起居佳勝。某幸無恙。濱田雪明事頃日。國老再告某。又欲令扈從嗣子于江戶。語在別紙。其意謂嗣子在此。猶可會儒士。在江戶則全無講習之資。徒爾過了兩年。深爲可惜。且吾年已踰六十矣。嗣子行將任公事。莫復休暇可讀書。如今日之優者。若雪明。明年正月。又當令自江戶徑上京師。固雖不免閒斷。而非無後日講學之路也。聞蒙先生向來眷顧之渥。使某傳達此意。原其指趣。實出於敦篤。非有術驅使之也。伏惟鏡燭在雪明。義所不當辭。願老親在鄉。不無望雲之懷。是可思耳。此間友人買得文集。某向以別本點對一過。減字數處。使宿毛諸友填塞。而什纔得一。今又不免懇門下多士。幸降嚴命。檢實之。橫矢守幹。聞有江戶之

遊曲折未詳。小川氏液雨長久。未遇春雷。書問往來而未得晤語也。美代重勝病者鱗次。殊無好況。春來僅兩面。而其亦非文會也。某大病新除。精力衰憊。臨几殊少。悶艱遣也。門下諸况。近日如何。春氣和煦。伏冀重齋某不勝臨風盼泝之至。頓首再拜。

荅淺見先生

伏奉暮春兩書。深慰懷仰。承有手足攣痛之苦。信後氣體不審何似。竊惟神相起處。日向佳勝矣。某罪戾不淺。復遭長姊之戚。憂悴無聊。不可爲懷。遠蒙弔問。哀感曷已。書笈一件。完鎖到來。煩猥多多。不勝惶恐。詩傳分卷。標題甚好。餘銀亦領。遺言價內上煩一价交。書肆所改兩字。已報諸友藏本者矣。難波戰記闕卷。本府亦有之。久廢。這般講會。未由覓得。大坂士人萬一寄上。所願一見。向電閱駿府政事錄。比此爲簡的。不得傳寫。無備清覽耳。墓磚屢勞親戒。深憚煩瀆。承已有成規。感刻之劇。哀江南考證。附封開正書。獲尊諭。始知浮沈。殊可恠。按續藏書。清正名臣傳。太子少保彭惠

安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孝友直諒寡慾清心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甫陽文獻志文集百餘卷考其事實直節屹然是詞出於其手亡疑竊料吾學編一本因姓彭誤名澤而李卓吾於方傳末引之又見名澤直加魏氏展轉相訛恐如此蓋味其詞語知非魏澤也以所立不類知非彭澤也據其姓謚及諸傳每引其語而言論氣象與此詞相表裏者多雖未及檢其家集而知其爲彭韶作也明矣眼疾方甚未及抄出全傳更俟後便上也著數問自諭未得的說已悉尊意今納呈局盤子即向所志照前疑而考之恐有可賜批抹也卦變疑問拜領批誨感謝不少但未條無批疑爲脫筆而其他亦有可再問者今復獻之併賜垂念幸甚文集闕字蒙病閒冗中親自檢補懼感惟深已頗玉成但荅方伯謨第十二書十四虞字下或祠或詞不分明向所賜朱補漏此一處更願一投塞了而不能敢請爾百卷三四板諸本或混九十九此閒本考得精貴下本或有錯示及也世儒所著譏程朱以排大學文舊嘗一閱病其波蕩後生回撓視

聽今承有斥其疎謬之篇學者之幸孰有大焉此係於一道德同風俗不可不相與講貫以辨明所守亟令備書以見下惠千萬至懇重勝牧庵等亦所同請也遺言講義未覽之尋請教也雪明事誠如尊論失言之悔尤切惶懼聞已到江戶還有閑暇讀書計定獲關聽矣桐開國老聘問具悉雅意守幹不知經由謁見否蒙示舍兄到伏見信感恚不已某氏聞其難艱齟齬所至不遇向屢寄書絕不報來也此間諸友皆無恙但故障莫絕不能頻頻相會也某講學志不敢忘而病患應接會無餘力日往月來不見分寸之效慙愧不可言然辛甘寒熱并吞合服之訓則已謹銘佩矣茲有少稟仰瀆高明姓依光者即切知某生讀書某許久願通姓名於門下少伸高山景行之私其志甚切若垂矜念允其納刺某也不勝幸甚願候嚴音奈何此書託寄京師國邸恐復不免乞手券之擾而他未有上策且附之耳時維霖雨徽黯伏惟爲道多愛以慰學者瞻仰再拜不宣筆極禿矣書不成楷惟有以亮之彭韶彭澤二傳眼疾不可期遂課兒

輩今日偶寫來併進呈。

又

某啓。私家凶禍。忽遭從汚之憂。酷苦摧裂。不自勝堪。而三服相仍。感觸多端。痛定思痛。幾不可以爲心也。向奉七月二日書教及批。自眷愛稠渥。感鏤曷已。頻欲拜覆。而胸膈之痛。累月不息。繼復吐血。意緒無聊。不能擡頭。以故荏苒。而每捧誦手教。未嘗不惕然。今也尋便次。僅脩此紙。只依來誨。擬出耳。疑問數件。亦以無精力。不能易紙。混寫紛紛。深憚煩瀆。切惟照亮。是所。是禱。抑信後經秋。至冬。尊候起居。何似。通家大小平安否。講學輩趣向意思。比舊如何。因來賜書。願以詳示。駿厝錄藏主。久濶沒緣。借得更俟。機會。此則林家子弟。侍於幕府。每日所注記。而所錄多與各國所傳。日記邊報等符合。蓋實錄也。而東昭宮所以創業開基。誠有在焉。織田豐臣等之不可差肩者。亦於此粗可見矣。賤嶽聞書未考。貴下有本。垂惠七本。錯某亦只記太閤記耳。毛受死節事亦然。妄意若佐久間十藏。雖事體不同。

亦恐庄介之儔也。難波陳圖。此亦藏四五本。詳略各異。而實皆贗本也。河中島關原島原等圖。善本見在其他所藏。城壘地方之圖。幾二百枚。然類出於兵家者。流活計之罔。而得其實驗者。亦絕無。而僅有也。已著數改本。甚善。但少陰猶用舊圖。恐終不免違啓蒙之例。而未必不爲全圖之累。今舉其可疑。敢請再誨。蓋啓蒙圖法。爲橫局十六。而此圖則十九一也。啓蒙四圖。全局七十二局。而八虛以待八實。則實六十四局也。此本則四圖全局爲八十二局。而十八虛局。但配九實。殘局九虛。徒無所用。二也。啓蒙圖老陽虛上。少陰虛左。少陽右折者。從六十四局本盤之實位也。今不察斯法。必泥此形。則非六十四局本盤之左。新架八贅局。不足以容少陰。二數。二十六。少陽六數。七八九。而其少陽之形。參商華離益甚。而顧夫老陽之頂。則老陰之一。歸然獨存而已。其七局久已墟矣。三也。此三者皆由少陰一圖之差。而然更願徐究之。卦變改本。類例粲然。推究一番。尙有些少未解處。謹復布之。說曰。此圖例本依卦爻次序排之。故到卦體連爻并上。則別升。

下一等以爲一行。此固然。但三陰三陽以下。次本連爻並上。不必如二陽升小過等之分明。乃之類而三陽之恒。反降於益二等。而與豐同位。若漸否。又無低昂。以此則非必升下一等也。此等頗似費分疏。前日所上。譬說。或恐却有可思也。又曰。解自明夷來。斜行下左。本左坎自頤來。斜行上右。本右舊本亡疑。今所改未審尊意。願示一二。斜行下左。注皆自本卦而推來七字。改作本卦既立。則其間往來九字。如何資性鈍滯。嘗艱此數句。因有敢請耳。斜行上右。注或疑舊本甚明。若今本。本文已作上字。則於自下而上之例。不失。或疑乃似無所著。如何凡此四段。未免有疑者。其他脫字一處。姑據舊本朱填之。可來原本一冊。謹以還納。渴想批誨。千萬亮察。文集補字已領。珍感。珍感。大學非孔書。辨辨。山海遠寄。感荷厚意。謹讀一過。辨詰精核。深覺痛快。而於學者進脩之方。亦豈小補之云。但原說癡呆。尤非其敵。殊可憫笑耳。跋文及誨諭云云。具認尊意。此閒浴彼流者。亦衆。候諸友成四五本。來準遺言。例講說。欲以一醒行屍。亦是一事也。高原本點

對未了。後便內去。依光某蒙允。上刺感刻。惟甚。數催某爲介書。疾病狼狽。因循抵此。是拙者之罪。今裁寸楮。來俾某呈侍右。伏惟鑒察。嗣此勿替引之。渠與某俱有榮也。甚幸甚幸。重勝牧庵。時時來會。讀書亦隨分。有功程守幹向寄書言。久不能得京便。曠廢拜書。殊負初意也。雪明轉聞。詣黑岩老儒講啓蒙。已畢。惜乎渠不肯受頂門上。一大鍼。復拈出此死案也。苦事苦事。江戶先聖殿。再興及鈞命。老中令專講經學之舉。傳說沓至。遠近聳聽。但艾軒了翁。未聞其人也。如何如何。水戶主撰將軍家謁先聖。賀頌。嘗及清覽否。三宅儀平。際會明時。榮仕當路。家曲折度獲之。捧檄之喜。在渠或然。然又能仰首一鳴。以免爲立仗馬耶。否。因風示消息。天氣向寒。伏乞順時保重。使吾道終有賴焉。則幸甚。謹拜啓。不備。

又

臘月念日。某謹拜覆門下。伏蒙弔私門凶變。哀感惟深。且審比來尊候起居雅健。甚慰甚慰。某吐血稍平。而胸痛未愈。不生不滅。漂泊中有舊業不

能竭力歲月又如許。方此年暮。理感交集。懷仰德義。特甚。願自初奉教。歲支一周。幸賴日月之末光。少得聞爲己之學。而行之不力。情焉且疾矣。貧富毀譽。雖或不敢上念。究理居敬。竟未見妥帖處。追思昔時從遊之樂。一夢恍然。每懷靡及。輿言及此。氣索涕出。病況如此。豈足爲門下道耶。共聞太上天皇屢御經筵。大將軍家頻臨講席。學館鼎新。多士風靡。當豐亨豫大之時。講正心誠意之學。天下聞之。莫不舉手加額。以望其巍蕩之風。而況於吾儕賦衿。輩乎。然私竊惟念。今日天下之士。經術淵微。道義嶄然。孰有如我先生者。而於斯時也。尙且使之在澗在阿。不復能爲一朝道學之倡。此則有可疑者。而又知未卜吾道十分之亨泰矣。中夜以思之。感慨不自勝。雖然。事會不可料。而其具有在焉。伏惟不以優游遁思之樂。害汲汲惓惓之心者。此論想有素定矣。至祝至禱。卦變改字謹。拜領前疑一件。頓釋然。曲折已具前幅。蒙示講席箴。啓發振起。不可勝言。千里雖遠。清光照映。方且以此自律。又波及友朋之來會者。至愛仰佩。感謝不已。就審箴。

語有一小疑。謹此布問。蓋天載無聲一句。承以縣象著明。對以坤厚不見。則但以代乾健不息。視於大雅中庸所指。似些偏了。不知如何。明道論性一條。變幻難得。不可爬梳。年來病之。付不可奈何。頃始讀性論。明備重錄。反復數四。僅得窺一二文義之端。別帙抄錄。敢請塗抹。其他雜問。隨手筆記者。併以爲獻。若其故事滅字。或甚勞檢尋者。有人使之可也。否則雖不批無恨。蓋深懼煩瀆。以故云云耳。欲言者不止此。寒威嚴酷。硯漸毫帶。且呵且寫。姑規嗣音。餘祈爲斯文珍重。慰此引領。

又辛未

某頓首。白。春至。諸况奈何。向奉讀手教。慰誨勤勤。豈不感慨。去臘嚴寒。數十年來。所希有。南土且然。平安固想像。而伏承動止多福。教授循軌。何慰如之。某前服已終。遂著期服。迎春舊病蘇息。無足言者。易本義。放翁集。零金皆謹領。千菊詩。知書肆無之。此則爲幸。去秋有人寄名菊數種。愛賞之餘。不覺出斯下策。讀來。悔惕然。乃知心不可有一事者。爲不我欺而所示。

損之九二。銘佩奉持。以爲向後應副之要訣。顛趾之利。所得多矣。甚幸甚。幸。書笈誠所不照管。到。皇懼尤深。而亦蒙豫鑒察。眷顧之篤。不敢忘也。禮書一事。題目善美。深所珍重。云云之患。固久矣。人倫不明。恩義渙散。職此之由。不審閑中討論。編纂。以幸教後學。否。此間儒葬。附身附棺之具。大槩亦備焉。尤非他國之所及也。近日疏記。以內上耳。又承朱子文集。點校板刊。且有拾遺之編。鉛槧檢補。煩勞誠然。然關繫重大。恐不可辭。而太平百年。如陳潛確之徒。何妙。而此書獨不爲燕泥之汚者。天意蓋有待也。伏惟勉旃。書肆儻要。和買奉煩。亟示斤兩。著數圖拜領。改本具悉。尊意。但少陽圖。再變改可疑。蓋自全圖而分之。二老各自成一圖。二少互推讓。相吞吐。以成二圖。此啓蒙正圖之例也。若是少陰已用。均攤遷移。而少陽獨白直抄出。全圖之素。恐非作圖之體也。更審之要之。此二變三變橫排之圖。及六十四局全填之圖。併載放。本書使覽者知分合之法。可也。啓蒙正圖之全圖。亦恐可疑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卦變說釋。然亡疑。序例三陰圖以下。排卦低昂。刻版

之誤。亦聞命矣。大學再辨。題號及講席箴。改字照誨諭。改了。辨中所引明德說。未及拜受。切乞錄惠一本。三宅通問。事殊可恠。不知爾後獲信否。冒昧利祿一段。啓發至矣。此間某氏。亦頗欲舍靈龜。至使某作書。宛轉某時。苦口面責。然見其公言。稱人中恬然不恥。受變於俗。蓋非一日。恐不能信得及。而去秋以來。僅一相見。風裁茶然。非復平生湖海之某甲也。可歎。依光得遂。龍門之願。抃喜惟至。憑某再謝之。大坂人兵家者。流武田意玄者。傳說出入門下。然否。欲得指誨。而決真假也。承聞門下有奇才。姓名曰何。年齡幾許。賜具報。以慰寂寥。牧庵言嘗聞有。其作文併願下惠。千萬勿外。此間友朋。兩三輩。皆非有朵願之病者。但規模不疎濶。則窄狹未安穩耳。某講學之志甚切。而離索之久。宗旨埋沒。難認取。起豫擬欲除服之後。一行侍函丈百許日。然又有一宿志。先須便道參宮。留彼二十日。訪先達。講問神代卷一過。此舉諸友或訝。先生之所不屑焉。不知如何。但去春以來。邦君誤聞。鄭欵後。有意於犬畜之。秋後若不免此擾。恐失契勘耳。雪明近

日當到門下。自此得便，不難仰候。比來消息，伏冀茂對春陽，保畜護持。以禱。吾黨振勵之氣，某頓首白。

秦山集八終

秦山集九

書

荅淺見先生

某竊以三春已過，迎梅連日，恭惟先生門下，下帷清晏，起居萬福，向奉二月九日，手教及孟春初會聯韻，一律跪領伏讀，感慰之至。仰想上方風致，士子薰陶，不堪慨然而契濶之遙，滿紙學者，至一不相識，可歎也。性說疑目，承賜詳批，深佩至意，原問不切，尤可惶懼。然若來誨，固非常情可及。今既蒙開其端，尋將請其細焉。幸甚幸甚。講席箴具悉，誨諭無可疑，繫辭參伍考證，數年前所寫呈，几上如見。在命多士錄寄為幸，无思无意，本義易之體，傳義印本無易字，恐是也。不知無他，左證否。乾坤易緼一段，言陰陽動靜，易道之所包，以畫列之，易道斯立矣。故卦畫不立，則易道不可見。而凡所謂撰著求卦變通，鼓舞之妙，皆不可行矣。此蓋言易之為易，不過卦爻陰陽也。乾坤易緼，自統體而言，乾坤易立，自卦畫而言，猶言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也。易字語類彙錄。以易書言。不與荅張敬夫書合。恐似不可從也。先生荅書曰。易字指易書爲是。指言前之易。後之易。而始終本末。只是易書耳。乾坤亦指陽陰也。未班亦班也。已蓋亦蓋也。已未之閒。固不容髮。而終是就畫處而明之耳。夫易道二字。孰曰不然。以此等處。才說易道。則覺泛然不切。而似蛇足耳。所謂深解精微之謂易者。而區區辨說。亦已覺費辭。本義已分明。讀者默會而可也。雜卦咸恒。本義與大文不異。不知有說之可通否。遺言一本。脫二卷。第八板。煩令書肆補印。送下五卷二十板。表元人人當作主。六卷一板。裏宋社宋當作宗。春來應接不暇。疑義不能錄出。僅補綴目下所及。以備書中裝裁。亦殊瀆清覽耳。所示文集。目錄已刻成。快觀何日。渴望渴望。台命林學士。長髮復衣冠之傳。固已得之。此一洗東求以來數百年之陋習。誠可謂盛舉。而造端甚大。正名之政。次第將及見矣。何其幸也。比又共聞釋典親臨。寄附祀田百町。隆哉隆哉。吁。是士君子危言危行之秋。惜無學以副之爾。三宅書一見。還呈渠終恁地好。可愛可尙。但講學功夫。不詳頃來如何。離索之久。恐亦不能免。素衣緇塵之患也。迂緝明妙。年穎敏深。可珍重。聞貧苦殊甚。此亦大好。蓋貧苦患難。學者之一大罽。罽成毀。乃於此定矣。髻髮薜暴。不須枉費功夫。豈

不快便哉。奈何奈何。此閒學者如舊。但亦鼓作不起。孟子譏其進銳者。其退速。而近年此等人。尙且不見。况終始典學者乎。知雪明已至矣。新話想多端。望示一二。即辰夏氣方蒸。願言玉持金護。爲道自力。以慰此歸嚮。某九拜。

上淺見先生

某向見一文集。乃與李退溪看詳。朝鮮本點對者。著卦考誤第二條中。小圖正作。此爲得之。末附退溪所改著圖。此則可疑者。而文會筆錄是之。不知如何。今有小說二通。瀆呈左右。或有可取。塗抹還示。遺言跋。昔年所作。偶得於巾衍。語意輕佻。不堪看。而初意一念之感。不欲按排。遂獻以質。可否。併請斧柯。想以爲一笑也。便驛薄遽。事不他及。不宣。

荅淺見先生

重遠謹啓。秋風漸冷。共惟尊候。起居住勝。某幸無他。前月半已除服。物換情遷。日夕若驚。無聊之至。尙又何言。加以殘暑之久。眼疾脾泄。隨發隨止。



而至近來矣。讀書講學無分寸之進。尤不足爲門下道也。長書細批。前月拜領。眷念切至。感荷惟深。脚痛可念。將息是祝。有馬不知能成行否。此地舊年得諸人記文考之。又聞嘗遊歷者說及瘴霧陰霾。蝮蛇藜藿。恐非佳境。且狎邪無賴。遊女夜發。追隨雜遝。防閑頗煩。不得已。一湯療固可。風物興趣。恐是遊說者之談。不可信也。資給之說。爾後寂寥。聞執事者多方阻礙。不知東岡之坡感幾劫之宿因也。是可笑。今秋上京之願。風色不好。尙未發。此事未見收殺之期。倍增慨想耳。讀神書之說。終未明了。所示當審義理心術之微。以明君臣上下之大分者。亦未能詳其微意之所在。以愚言言之。今日學者雖悉讀天下之書。雖盡窮天下之理。於我神聖相傳之道。懵乎無聞焉。則於義理之大。心術之微。可謂大欠闕而爲人之臣子。不能知君父旨訣之要。此豈可言學乎哉。請更下一語。以俾得所以自處焉。渴望至懇。孟易數說謹領。繫辭考證返呈。雜卦感恒明儒說及彖傳訟卦說。佇企寫示。幸勿忘記。小過六二。本義如此。二字蒙引所舉作不進。誠爲

明白。然某竊疑不進。舊本如此。改本爾何也。在小過時。當著進字。不可著不進字。故改爲如此也。不知尊意以爲如何。雲峰所見亦同。今本著圖。改本裝成畢。幸早寄示。朱易衍義邵朱象卦圖。舊嘗有疑。擬爲別帙。敢乞塗抹。著卦考誤辨說。一時妄作。不意下賜品題。過分過當。至如此也。伏讀悚懼。不自勝。今且從嚴命。淨寫一本。獻納。請再審檢。必無遺議。然後藏之。但廁貼諸說中。萬萬所不敢當。恐更有所措也。切惟裁察。辱示喪祭小記跋文。編纂之本意。具悉雅意。且承有印板之舉。何其幸也。刊成當速下惠。是祈。是俟。神主不書旁題之說如何。豈以書吾名而拜之爲不安歟。然以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之義。推之。此亦當斟酌。伏請再誨。拘幽操附錄三十本。領之。四箴附考印出。便亦准此。送下。願俟。願俟。備筆極好。賃銀措畫已定。不至延滯也。遺言講義。劉因詩考易說等。最宜急辨。或傳有井田算法說。若然。亦賜一本。其他連篇累讀。片言半帙。望莫遺棄。固不暇一一指題目也。文集點板。不知漸成緒否。機會難得。願縱臆勉督。以成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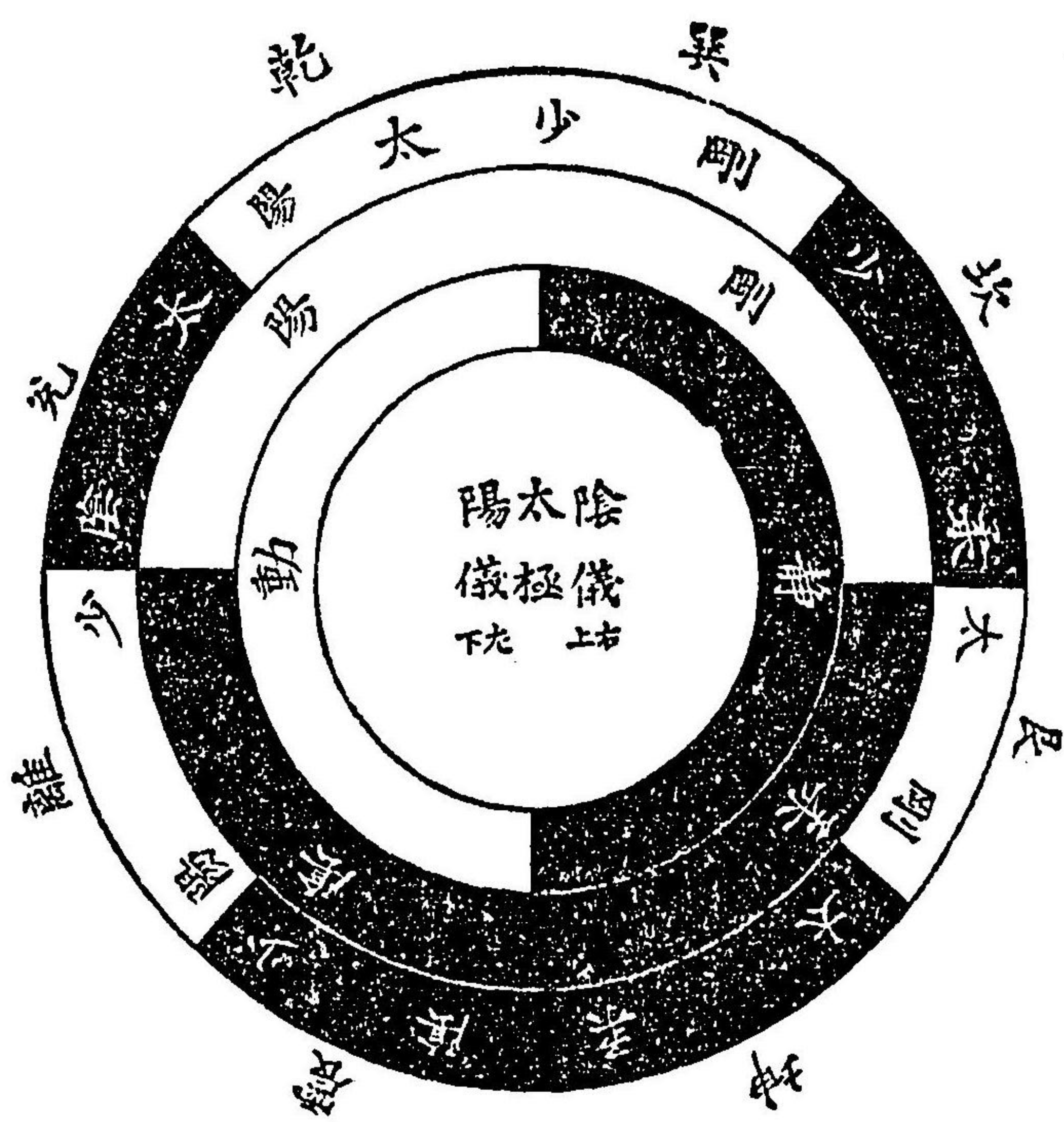
功。但書肆素憚改削，恐不能堪。此銖銜校考之責也。是可慮耳。雪明承期九月中歸省，垂白在堂，勢宜然。門下頃日，諸况候渠傳付來，是一幸也。傳語已達，諸友重勝久，患疥癬，步行不便，牧庵醫術無暇，皆久不講。曾事故無窮，光陰易過，後生輩亦未見可望者。南風不競極矣。可勝慚愧哉。守幹篤實終好，厚意之至。面次語之。渠夏中來會講席，昨以秋收辭去。近日當復到。講學之策，多議紛紛，莫能決。未知今年得終歲在城下與否。儒者未望深造一段，即時檢考，警發誠切。近時學者多昏夜乞哀，法門斯等，話莫復所開口矣。本國講學者固衆，但張布仇士良之術，久行乎上。日固月密，絕無蘇息之幾。其稱老練讀書者，非能讀大學語孟第講東方朔傳耳。此風殊可畏，亦未有救正之策也。傳聞京都學術多門，八宗九派，朋分角立，是亦不惡。但每悲陳勝吳廣等，囂囂稱王耳。是大可笑也。彥根遺言之講，爾後消息如何。此閒已及謝枋得半本朝武士閒，或雖有感慨奮發之氣，而志不根乎大義，學不講於大分。古今可惜者，不可舉數。是書之作，有益

於此。尤大矣。不知彥根某幸有鼓舞振作之力耶。某邇者一閱世史正綱，明白痛快，甚有益於學者。而可疑者閒，亦有之。暇時當論呈，因攷遺言魯齋論諸儒說，收載之閒，少有遺恨。是蓋當時不得史綱，本書而然。今抄錄一卷，附上之，恐有可商量也。其他碎義數條，具別帙。大學辨，前日附書肆，便去。仁齋援孟子恒言，而救韓子說本出日抄。韓文傳之駁中恐不可不攻。黃氏以拔其巢穴也。因筆漫及此閒，本諸友取去，未及細觀。麥飯之嗜，何如。某亦自許不在人後。茲有一小袋謹獻，左右雪明多能，固不憚是役也。因語課之，幸甚幸甚。馳筆及此，不覺發遠別茫然之嘆。不知何時，陪是盃酒，從容之樂哉。酸鼻酸鼻。餘爲斯文，保齋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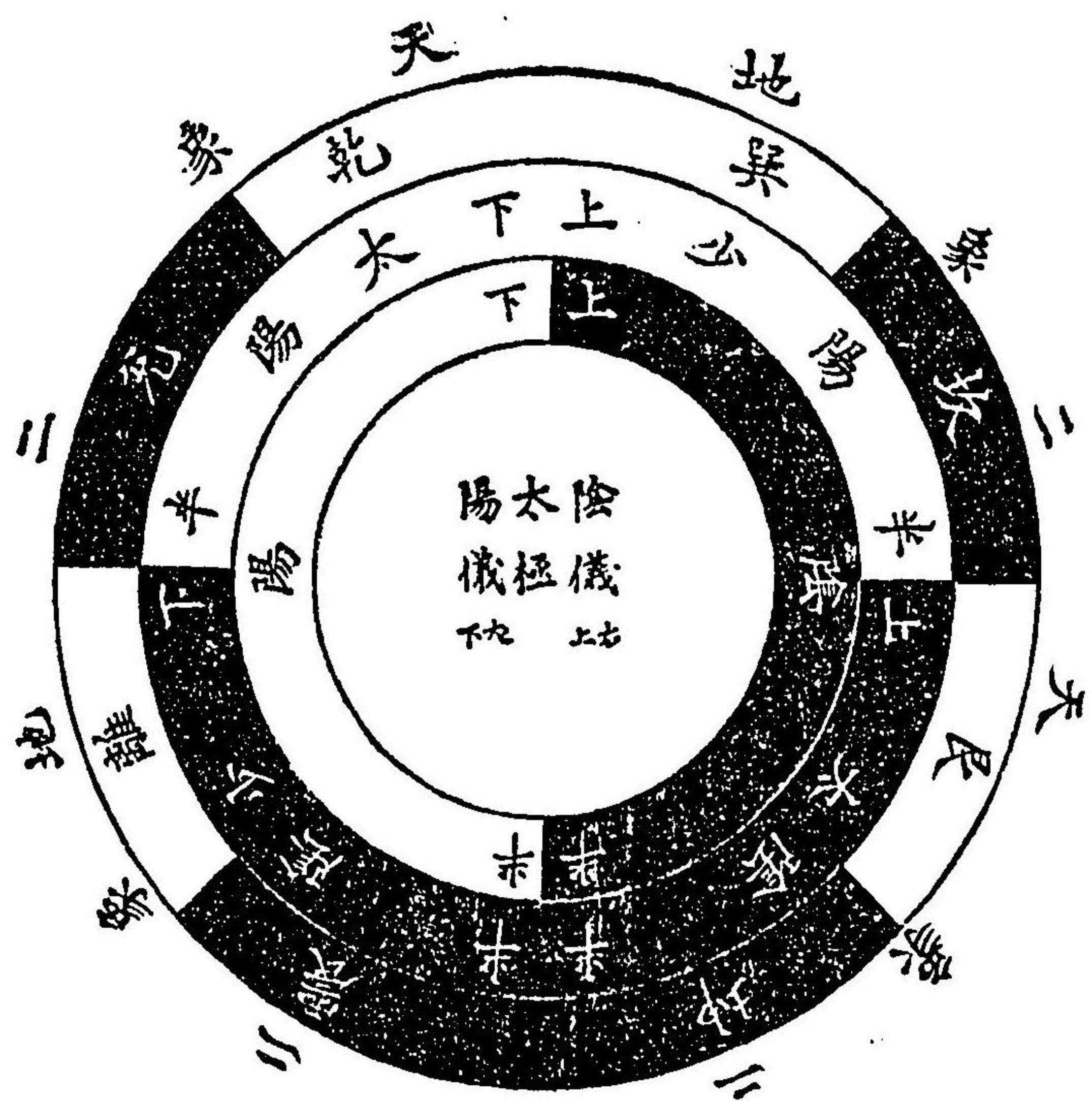
遺言似道輕汝之言，續綱目，本文代言口授之別，未見分明。而此所引上稱元主下逮，易以元人意氣，索然不痛快。未足愧死降將等，所損不爲細也。陳仁錫亦爲忽必烈一言，則改人作主，何憚之有。且驛括之閒，削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九字，故對話不相值。輕汝固宜之言，無所當。此恐可再

(別紙)

邵子四象八卦之圖



朱子四象八卦之圖



改。

謝傳欲改宋社字。此未有考證。然漢社唐社等字已少見。而於此特正名。曰宋之社稷。殊無謂。而於上下之文。意象亦不平。恐不若從宗社之穩也。謝傳尾附宋朝汴南事蹟。豈不以一時賢人君子。皆靖獻之徒。而有難於揭出者。因併載。以庶幾使覽者通讀中。自得其人其心耶。今其結論。只曰爲和戎之非。述焉而已。恐似不類。是書蒐輯之體也。

呼敬塘爲石郎。契丹固亦云。然其本出於唐主從珂之言。見清泰三年。蓋敬塘明宗之壻。故以家庭之稱云。然耳。燕歌行注。以爲專出於契丹。恐疎矣。田君墓表。貞祐注曰。當作真祐。恐非也。史綱及綱鑑皆作真。綱目前二年誤作真。後二年正作真。可考。

上澀川先生

甲戌

土佐國游民谷重遠。齋沐再拜。謹獻書澀川先生。侍右昔者垂加先生在時。講問之席。屢獲拜先生之德容。通唱喏於進止。某時垂髮未有知識。而

既聞爲天下之逸才。千歲之一人。心竊欽之。記得延寶庚申之冬。彗出於斗牛之間。垂加先生自起。開戶仰視。占驗鑑戒。教喻移刻。談論從容。及天文星曆之學。稱先生爲於郭守敬有光。賞歎喏喏。因命某以時從學焉。某固雖渴於請教。小學四書課業無暇。先生亦往往在江戶。以故不能遂志。而垂加先生亦即世矣。爾來一紀于茲。踰伏窮僻。從事侍奉。死喪之戚。嫁娶之會。事端無窮。歲月因循。雖未能決負笈之策。然私心拳拳。未嘗一日二日而不往來乎懷。奈何黃緣閒濶。聲問不及也。仰德之餘。去年數簡於阿部豐君之臣三宅某而問之。幸得悉先生比年以來出處有法。起居納福之詳。景戀益湧。不能默止。今春終聞於有司。請以百日暇。設得僉允。將不日引道。候伺門下。可否之命。惟聽於闈人焉。但自顧名迹鄙賤。恐不能蒙記認。而且以半面之識。犯過分之願。假令僥倖許拜謁。立談之間。安敢干冒威嚴。以及是私懇耶。因謹裁書。預獻侍右。伏惟先生幸無拒却。異日如通姓名。于下執事。冀賜一面。勿以林下三十年。視之。某不勝感恩之至。

矣。嗚呼。日月星辰象之見乎天者也。我不知其盈縮遲疾之道。寒暑晝夜氣之行乎地者也。我不知其分至啓閉之宜。此既可大哀。而閒嘗繙閱經傳子史。有言及天官曆象。則茫洋向若拱手思睡。亦斯困矣。兼又惟念生而不與先王同時。則已。而幸同時矣。不聞先王之名。則已。不識先王之面。則已。今也既有同門聚首之因。而懷山斗景仰之慕。亦非一日。然而不能一踵於門下。以有聞乎度越古今之妙算。則不惟取後人肉眼不識之憫笑。又安知不貽千歲無窮之憾也哉。此僕之愚。所以浼瀆高明。而不措之本意。實非有利澤聲明之託。世情炎涼之術也。伏惟先生憐其愚懇許侍席末。示以一二極卑極拙之門路。使其有漸次入頭之手段。某不特償其宿昔夢寐之望。垂加先生平日涵覆之餘教。亦賴於先生而終矣。幸甚幸甚。資性鈍滯。加以告假有限。固不輒致底蘊罄竭之私願也。接光有期。某不勝抃躍喜歡之至。不依紹介。卒爾具狀僭越之至。併乞鑑宥。二月望日。重遠恐惶再拜。

又

三月六日。谷重遠頓首再啓。澀川先生侍右。某前月之半。獻書冒瀆。具述執贊之願。不意有司者逗撓沮抑。到今不下允罷之命也。某也處世踈拙。惟知自守區區。以竊附於古人俯讀仰思之遺塵。未嘗能事大夫之賢者。以浴於殘盃冷炙之餘惠。是以公絕旃招之榮。私無干旄之訪。踽踽子子。形影相弔。某是草莽逸民。於公家非有一日之勤。而講學從師之請。訴陳數更。而屢見阻礙。良由是耳。尚幸賴國守正直含弘。有小善一藝錄。而不遺之意。竊料片言上達。許可如響也。因前日竭盡鄙誠。以庶幾萬一。而里胥輩果左遮右攔。日復一日。遂至今日矣。即今國守將參幕府。徒御已戒。行陳棊布。國老諸臣皆出拜謁。既行祖餞之禮矣。某從此無所依怙。豈復愈允之望。痛憤極悶。不可比物。感激之切。方將發號天呼父母之哭。出牽裙折檻之下策焉。然嘗聞之物有數。而不可踰。事有幾。而或難執。是乃出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魯平公之於孟

子乘輿已駕而尼於臧氏滕小國也。莫有所施。漢文帝踈賈生。董仲舒廢於武帝。有爲之朝。諸葛既一目中原。而大星俄隕。唐憲宗中興之主也。亦不足知韓子。司馬君實與伊川先生相好。而斷然不講此學。岳飛方指日渡河。則十二金牌一日降。孝宗之賢明。不能用朱子。以陸放翁之爲人。胡爲不問是道。真西山不面考亭。丘仲深可謂博洽。薛敬軒何等高識。二人同朝。而不與共適道。凡此皆物情事勢相計會。而運數幾兆頓睽乖者。空使後人捲卷而三歎焉耳。豈非天哉。夫所謂數君子者。或器識冠古今。或道德貫天人。而境界左逆。不如人意也。如此。況乎吾儕巨海之一滴。其何以得不引義而自安耶。然竊自恐。先生執前日之翕翕。而視今日之索索。豈得無從橫連合之惑乎。以此惕懼。不敢寧。亟裁書追附。是便肝腸吐出。雖涉激發。亦不可不明白布呈。憑吾先生之諒察也。伏請先生垂鑒宥恕。切勿問前日妄言之罪。枉容在遠方私淑之列。則某仰德懷恩。不勝感忭榮幸之至矣。抑山崎先生既以天挺之人。豪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讀。於天

下之理。無所不閱。又幸遭逢先生之出。復得聞晦翁未聞之事。以遂千古之一快矣。偉哉偉哉。某也么麼。謏劣。講學不力。既已爲天地閒之一蠹矣。偶大寐之一覺。將追行迷於已遠。則命與仇謀。又復如此。卒乃至不能聞。垂加已聞之事。有以償十數年之懷也。可謂窮甚矣。不審先生何以教之。卜此閒事情。歲去歲來。決不見上達國守之消息。而先生之德之功。雖神相人依。眉壽多福。不敢疑。而以某之資。真孱弱無年。而不疾。恐終莫有從容陪侍之期矣。興言及此。感涕交零。伏想先生亦不能不爲動念也。傾仰之餘。竊有請真令嗣尊稱曰何門下人。誰有得乎先生之學者。姓名曰何冀。一二賜批注。少慰企望。天文之學。不知讀何書。可以通其大概。曆象之法。不知依何術。可以下其籌算。舊嘗讀周禮疏書。通考馬史。班書。大學衍義補等。及此者。每艱於其盤錯肯綮。不可爬梳。或有可筆授者。幸勿吝惜。至懇至懇。有谷彌太郎者。在國守鍛冶橋邸某兄也。如惠辱報音。附到于彼。決不至致沈滯也。藥袋帑一篋。少見區忱。是土物也。一沐笑留。不勝欣

躡。即日仲春和煦伏祈順時自重。不備重遠稽首再拜。

又

重遠伏啓。仲夏蒸鬱。恭惟尊候起居萬福。某向日以私懇兩次獻書。仰瀆高明。雖未敢必納否。月日已久。或幸獲關聽矣。負笈之願。前月朔日再捧狀訴。有司有司乃直報罷。事固前定。其復何言。但念少年嘗有志于此。獲先生所著分野圖。心竊好之。每清夜人定。懷圖手燭。獨去荒原平野。通宵仰觀俯考。或至被病而不息。又性迂疎。不曉籙子。每妨應用。嘗欲學之。或語曰。世俗算法。苟非極其精妙。反害於曆術。以是絕念。不講。到今猶不辨阿堵物也。比年以來。應接多事。馳逐紛紛。雖不能決意推窮。然私心固恃先生不爲惱。每與友人相會。讀書。至於周髀渾天等說。糾捏膠黏。挽而不來。蹙而不去。反輒侈然張臂大言曰。吾識先生矣。好待吾犢窮性理之說。乃一扣函丈。使卿曹觀列宿於掌中。步氣朔於指頭。夫豈無日哉。何謂年去歲來。事志頓乖。至於此。爾來兩月。氣湧如山。仰屋咄咄。早夜排遣不能。

釋也。頃適讀西銘。至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喟然歎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過矣。吾之今日事安知非講學體驗之資乎。夫道之本體原乎天理。而根於人心。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無一毫空闕。無一息間斷。而其流行發見。常不離乎日用至近之間。是以君子之爲學也。根本必深厚。察識必細密。亦無時無處不用其力。銖積寸累。日就月將。至於一旦廓然。欲盡而理明。然後所謂道之體用者。其庶幾見之矣。此豈淺易鹵莽之所敢擬議哉。某也質本輕浮。加以孤陋。其一二所聞於師友。年歲久遠。埋沒無端。幾不可拈起。而淪胥陷溺。乃爲兀然一庸人矣。宜乎父母之拂亂於我。而使吾動心忍性。以有所省戒焉。邇日以來。以此自驗。日夕洗心。從事舊學。而事益往。境益新。隨分快適。粗遣懷仰德義。雖未嘗不厪而至。向來憤懣無聊之氣。不敢復留乎胸襟也。由是漸進。痛點檢於日用應接之間。千孔百瘡。不勝改易。而最所恨者。前日所獻之書。怨誹淺激。嫚言無禮。無所不至也。昨日探得書稿。乍讀赧然面赤。再讀通身汗出。先生德性溫厚。其謂某何如。漢慙

愧尤悔無地理頭。蓋前日訴陳漸見抑滯。編懷素不平。會國守已上道。欲追驛附之。遞便催促。事出忙迫。倥偬裁呈。易稿不能再三。以致是露。率涵養無素。可勝愧哉。伏冀先生恕其狂妄。前書尙存幸卷。而還之。否則命侍右。投諸水火爲妙。千萬至懇。兼又稟請。是等情素。事涉曲折。俗禮纏蔓。不易通代。以真書有不得已者。而使明者見之。其朴愚無味。不足品題也。明甚。則又何待顧惜也。但恐或被不識字人訝其真書。誤認以爲文章。令姓名傳播。言語漏洩。則其銜賤物粉。腐敗之詬。固非所以飾身。而蹤跡賤實不能無嫌也。既作而隱諱。雖似乎不情。近日此類已有極可悔者。因復及之。伏乞先生特賜諒察。自今而後。蒙許通問門下。每次所獻書紙。或賜數句批注。直送下。或一覽火之。前日第一書亦併之毀。或取兒輩散出。煩爲追尋。則某長免首鼠之慮。時發狂言。以冒侍右。脫得奉先生莞爾之喜。不亦償平生景戀之萬一乎。前日兩書省覽未下。累奉煩言。猥襲是懼。然中心所感。不忍默默。而事幾冥茫。亦有不可料者。所以不憚縷縷也。先生老成。其必蒙鑑察。抑非某傾倒。

先生之深。又安敢及。是含糊摸稜之私耶。如何如何。凡此皆由乎衷情之不容已焉。千里捧書。呈於闕人。夫豈挾老子闢闔之術也哉。伏惟先生有以知之矣。遠附脚力。書式不恪。五月四日拜狀。不備。

荅澀川先生

重遠敬啓。春夏以來。累布簡牘。仰塵清聽。方懼以狂愚獲罪。侍右不謂雅量宏博。還賜手教。開曉諄切。許請教於門人弟子之末。宿願頓遂。感作曷已。某即日東向再拜謝恩。訖伏承惠寄。令嗣賢郎之妙墨。意愛殊渥。義比家人。荷德萬萬。非幅帟可既。細讀兩書。粗悉十數年來進學之驗。寵遇之榮。又知賢息生育成長。且讀書運筆。頭角嶄然。已有世家之器。控引昔今。感喜兼極。即日酷熱。共惟尊候。德履嘉祥。貴家大小平安矣。其株守如昨。不賜遠念。改曆之說。當時傳聞紛紛不一。三復來示。始得其詳。幸甚幸甚。嗚呼。政治之要。莫先於欽天授人。而變革之大。無難於治曆。明時歷朝。英君碩輔。豈無志哉。願其功之不易集也。方今國家閑暇。理當有制作。於是



乎聖天子特發明詔。大將軍左右參贊。又會陰陽。頭得其人。曆博士達其術。相與協謀。忽起八百年之廢墜。遂成千萬世之大典。可謂盛舉矣。然自非聖天子聰明睿知。洞照吾先生之妙算。擢拔以爲之總裁。俾其大伸乎張皇補苴之力。則何以及此耶。宜乎先生於此辭避。不敢當也。改曆以來。七曜循軌。風雨調燮。五谷上熟。人心和平。普天徧蒙其賜矣。凡厥黎獻。豈可不知所由邪。且夫本朝之甲於萬國。尙矣。正朔衣冠。皆自我創焉。何曾求於人。而中葉以降。神道式微。古事不傳。因循陵夷。卒至用異邦之曆。不自振甚矣。夫所謂異邦之曆。亦豈真義和璣衡之遺。往往彼國已試不驗之朽案。而堂堂神國方且上下尊信。爲百世不可改焉。豈不犯外國之笑侮乎。以此言之。貞享曆之頒布。詎止歲時氣節之得其正。抑亦足一洗元嘉儀鳳之辱。爲聖朝吐萬丈之光燄矣。此有識者所以重爲世道咨嗟慶幸也。獨恨先生當職。副介欠員。門人亦散亡不聚。或不能盡著述獨識之祕。以貽諸後世耳。樞星定說及壬申之歲。歲星在處。天下文明之占。深造

特達誠所未聞。示誨詳細。警發尤多。謹已記認。喻及本邦及唐山西乾北。輒分野之說。釘確可喜。而所論各國國勢之疆弱。制度之文質。理道之開塞。因由覈實。無可疑者。本朝冠於萬國。得斯一證。益灼然歎服歎服。蓋分野之說。難明舊矣。創見周禮保章氏。散出春秋內外傳。詳于史記天官書。裁祥占驗。歷歷不誣焉。然而未嘗及地與列宿如何分配之法。說者或曰。其書亡。或曰。列國之先。各所主祀之星。或曰。指其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群議互屈。迂濶難信。故語類亦謂不可曉。張景岳之博識。亦曰無解。所謂近世或至言決無星土之理。某嘗觀先生分野圖。載天問朱註。以謂天運雖無停息。鶉火與午位有相合去處。然則天以孕地。地以嵌天。以大射小。以小寫大。如轂受輦。輻如粟。負衆刺。固可相照分布。何患乎無說也。後覽長崎商人齋來萬國球圖。布刻南北極黃赤道周期度。雖不分屬列宿。心竊恠。妄料或可偶中。而今先生論以前說。雖未聞其法。然平生揣量之不爲無謂。則於此得之矣。但斯說以大地全體。則可通就各國一州分

之則似不可用。某又謂天運無處不徧。而物物各具一天。無不可分配之。理故班固以十二次配十二野。魏陳卓因之。更言郡國所入宿度。此法甚明。雖出後世。不可廢焉。試就六十六國言之。先以北極出地。定南北。因准東西。次開之。爲一大平圓。次查各國之小大廣袤。以均攤于其中。然後冒之以周天。則星土之大略。庶乎可見歟。然此自非王者之力。不易測驗。而分之。則各國地形。羊腸觚稜。合之。則群國地勢。華離斗絕。遺議聚訟。終不可免耳。先生之法。未詳何如。竊錄妄意所及。伏願先生仍示萬國分野全圖。併及本邦分野隸屬之妙法。則某不勝幸甚。但某於天學極鹵莽。分野之論。玄妙難曉。或非引導之急。則惟先生之命。來教似言分野。見板有謬。不審賜改本否。謬誤曲折。某等可會得。亦望垂誨。某天學殊無頭緒。雖辱許扣問。終不能起端。竊悲戴盆而死。蓋天學之講。務在測驗。古人日夜闕闕。猶恐其不密。今也不置。渾儀圭表之一器。徒欲以空言擲掄。是顛項重黎之所不能及。癡呆之嗜。莫甚於此。故列舍之一二。雖得聞之。亦不能步

其躔度之實。而至於緯星。或有不能認其光芒之彷彿者。其安能及。祿祥薄蝕之蘊乎。憤惋累年。狂志不喪。嘗欲製一器。以快觀。而逮詳考。至元銅儀之制。所費雖破產。鬻屋不足給之。則徒悵然歎息而已。然舊癖易動。熟處難忘。每一念及此。未嘗不憂煎搔頭。戀金慕錢。妄擬百出。而又未嘗不自笑其初望之極。崑而終念之極。狠也不審先生何以教之。新葺亭恭審將軍家所賜在齊之所。地方曠寬。眼界豁如。蓋得觀雲之宜矣。不知備賃畫工。臺基尋丈。器象規制。逐一臨圖題識。可以資僻鄉考究之萬一。耶否。此閒書籍固不多。而天學之策尤少。伏惟先生曲垂鑒察。或得異書。少推有馬者之惠。以救一方道術之窮。此千萬之禱也。清朝時憲曆謹拜領。展玩嗟異。不能釋手。友朋渴請。一覽而印。河不肯示。尤遐陬之嚇賞也。圖書賢郎筆寄詩卷。圭復不措。一時雅會。徒切引領。某不能作詩。而願賢郎妙年千里相期之意。不容無謝。因效顰賦呈二篇。聊奉擬家庭慈祥之戲耳。水火之請。前書醜縷。未蒙開允。尤切惶懼。今又不敢瀆告。然更復前說。微

意所在。漸賜默納。某不勝銘心。蓋某山澤艸野之人。與門下多士。勢有難例者也。伏希亮察。日月右行。辨舊來所筆記。其他汎問數條。別昏錄上。應接之暇。敢乞附批。千萬至懇。餘祈以時珍愛。副此馳泝。

與益軒先生甲午。代。松。下。長。敬。

土佐國高知城下。士松下長敬齋。沐九拜謹上書。益軒先生門下。長夏蒸鬱。恭惟神相起居。尊候動止。多福長敬。幼時鄉友。閒偶獲小學備考。繙閱聊爾。未知爲何等書也。乍至。其論廡戶皇子者。初駭中訝。終而翻然悟曰。嗚呼。世豈有是論乎哉。有是人乎哉。實霧海南針也。從此以來。懷仰德義。日日不忘。甚願一操几杖。而仕途拘絆。不可得也。乃購求先生編著書。凡在書舖者。無不反復而誦習之。大哉書乎。道體人倫之奧。家庭訓之宜。方輿名勝之觀。下至詩歌草木醫藥之說。所以脩身居業養生開惑之方。靡不綱舉而目張焉。先生之於學。其博學詳說而造約者乎。其爲人也。親切懇到。真大賢君子之用心也。至於樂訓一書。千古絕作也。夫孔顏之樂。

程朱之教。雖平日不忘從事。而初學淺識。豈足以窺之也。今幸憑此訓。得相像其髣髴。而知鶴林南村之志。猶有叮咛矣。吾輩固將拳拳服膺。以終身焉。而豈惟吾輩哉。讀此訓。改多年之非。興懶廢之志者。我鄉有之。他國亦宜多吁。仁人之惠廣矣哉。且其詞之瀟灑不羈。於紫式清少等。不見因緣步驟之態。難哉難哉。願是豈足爲先生云云乎。多罪皇恐。抑先生博學淵識。齡向上壽。齒德之崇。天下無比。長敬何人。而敢以寸楮。干侍者耶。然竊惟念。長敬立身行事。凡百莫非先生之餘教。而拜趨之私願。不得伸。苟終身受賜。不一言之謝。以聞諸左右。豈禮義與人情也哉。因率爾裁書。託茨木氏。獻于門下。伏冀先生亮察鄙衷。勿拒却許附賤名。於門人小子之末。自今以往。勿替引之。長敬不勝感激之至。黃昏二帖土產也。少見區忱。賜莞留。千萬之幸。深恐煩瀆。書不多及。伏惟眠食自珍。爲道保裔。至祝至禱。不宣。長敬稽首再拜。

與井澤長秀甲午。代。松。下。長。敬。

稽古之說談何容易哉。昔者藤森神徧閱天上中國龍界之籍，熟窮精擇，撰成帝紀三十卷，系圖一卷，上明神道之淵源，下正王政之紀綱，學識之該博，既已如彼，而其立朝守身，言論風旨，躬行心得，無復毫髮之間然。有識家以此神爲萬世人物之表儀，雖武內宿禰之老成厚德，不得比焉。稽古之功，至乎此，嗚呼，盛矣哉。爾來一千年，歷朝文明，豈乏博物洽聞之人耶。但文詩之嗜，利名之競，非吾徒也。藤太閣也，林羅山也，亦可謂近世之俊髦也。然援佛解神書，執周爲我祖，大本之謬如此，未暇問稽古之益何如，而亂道之罪已滔天矣。悲夫。若我垂加靈社，守伊奘諾尊之道，從大日靈貴之教，著書立言，一掃彼俗儒異端之習，則藤森之後，蓋一人而已矣。長敬生也，晚不及灑掃於垂加之門，固爲可憾也。因欲博訪當世有識士，講問所未聞，而仕途奔走，負笈無暇，且竊聽上國名家之說，往往重異邦輕我國，舍其田芸人田之論，顧所嘗歎惜，有不屑投刺者，慢懶不恭，誠可笑也。頃日書舖茨木氏寄示新刊俗說辨三編，伏而讀之，說極該博，學有

根據。今世豈有新書耶。三復恍然，宛如流落多年人，一旦歸乎鄉里也。奇哉。奇哉。其間收垂加之斷者亦多，私意必有所受矣。感仰之餘，探貴氏於印章，又簡茨木氏得貴稱及本貫，又資緣貴國，伏承龜齡方強，賢息有人。既而喟然歎曰：噫，不意不知火之筑紫，洲得是稽古之真傳也。不勝忻慕之私，不覺致此大言。惟賜省察。長敬本國一介武夫，僅廁士林耳。儻蒙許通書於門牆，質訂疑惑，開廣偏諛，何幸如之。山海悠遠，因緣無緒，不憑紹介，徑干侍右，不勝惶恐之至。黃紙二帖，此土之產，聊獻侍者，勿訝塵浼。此書姑附茨木氏如賜報訓，直寄於大坂當國邸，亦可也。蓋渴於承教，私布急策耳。宥恕惟幸。時維蒸鬱向暑，伏冀多愛珍膏，以副遠友，願望不宣。長敬再拜。

荅井澤長秀

長敬

長敬敬慕之餘，往歲卒爾呈一翰，自料燕陋之甚，不免拋擲，不意雅量廣博，誘勉後進，蒙回賜手教，薰讀反覆，啓發殊深，信後涼燠，代謝不審，尊候

起居如何。鱗息意漸成長。日日有過庭訓導之樂。慶幸之至此。閒無他。京師書肆寄致菊佐傳記。東國太平記等書。考索敘述詳博不猥。奇賞惟甚。喻及神世七代之說。發明切當。三復歎仰。此閒朋友亦著一說。曰神者天地人物之本心。明而不可欺。幽而不可測者。故指言一物也。國天地也。常立自開闢。至永永堅固不動之謂。狹槌少土也。國狹槌尊水神也。斟淳汲。資也。豐斟尊火神也。國常立者。天地萬物之靈。一而無對之神。天之運行。水火燥濕之氣各運而不交。故曰乾道獨化也。此三神純陽之神。言天成也。壘土資沙土資木神。大戶之道。大苦邊金神。于輕音須重音。道身邊。姬皆陰陽之神號也。至此二代地成矣。蓋以木金之形因地而出也。面足惶根土神。面爲陽根。爲陰。顏面具足而恐惶之根存。人之道也。蓋至土萬物備焉。故以人言之。伊契相誘之言。那助語。義牙音爲陽。美唇音爲陰。此皆男女人神始生相共爲夫婦之名也。此二神者五行兼備三才全體之神。而凡造化氣化心化胎化之本根也。木金土主形質。陰陽相交而成化。故

四代之神。男女耦生焉。分之七代十一神。合之一代二神而已矣。所謂未生之諾冊。已生之諾冊者。蓋謂此也。是說規模氣象之大。雖不能逮來說。同是垂加遺傳也。因寫皇以求批誨。千萬勿鄙外。茲有一少稟仰瀆高明。垂加翁之神道。卜部獲之。視吾土津。忌部受之。石手吉深伊勢得之。度會延佳。其他阿部有土御門。賀茂有梨木。稻荷有大山。各奉家傳之秘。以告之。翁年來折衷集成。以著風水風葉二書焉。斯書也。翁沒前數日。函封親授。正親町公通卿。曰卿四十歲之後。始可開此。緘也。蓋戒其成心耳。爾來多歷年所。至近歲。其書稍有漏洩者乎。頃日伊豫國松山書生大月勝藏。勝藏學神道於高田。未白。後國。兩人。垂加門人。今年八十六。後無恙。新文有引其序段者。尊兄牙籤萬軸。或貯其書乎。然則推有馬者之惠。救一方道術之窮。至懇切祈。如未得其書也。尊兄年來購索之富。豈無其手段邪。伏乞垂念。我鄉有谷重遠者。嘗暫侍垂加社。時年甚少。雖未能盡其學。而彼家大小雜事。聞之熟矣。僕少從渠讀書。但渠得罪。廢錮殆十年。不得面會講論。爲可恨也。近聞渠亦得尊兄諸

書爲好之聞僕書疏往來想爲慨然也。今春武江新刊垂加文集編者旗  
下貴士跡部宮內良顯而序者其門人友部武右衛門安崇也。據發垂加  
神儒之遺旨可謂近時之傑然者也。遙料必得清覽垂加易簣三紀乎茲  
筑紫有若尊兄吾妻亦有此消息推尊發揮如拂雲見日天意果欲開此  
道於當世乎。豈云偶然哉。會津風土記筑前續風土記各國十襲祕籍也  
俗說辨引之知夙在几案何其剽掠之敏妙也。驚喜飛動伏乞惠借各一  
部療此膏肓之癖渴望不知許之否。然山海阻長非無六丁之慮貴國必  
有筆人之可雇如得寄備賃取之幸尤甚未繇晤言仍冀珍重鼎實以須  
川至之福長敬不勝拳拳。

秦山集九終

秦山集十

書

荅小原正明癸亥

日者陽也質精而陰陽之陰離中之虛也。用光而陽陽之陽離表之實也。  
月者陰也質魄而陽陰之陽坎中之實也。用映而陰陰之陰坎表之虛也。  
日之光及月之魄而有華是陽與陽相資而同氣相求。施受得所此正交  
也。然合朔之時同度同道則日過月之上而魄之空撞精之闇而日掩於  
月。是以陽合陰此反交也。對望之時對度對道則日月正相向而精之闇  
當魄之空而月射於日。是以陰遇陽此反交也。向日所論精魄之配相反  
宜如此看爲穩不知尊意以爲如何。經名考附錄使一介還到爲幸。且夕  
當復拜納耳。

荅富永成是己巳

昨蒙面諭敬以直內與以敬直內同之論於鄙意尙未安茲獲所答貼文

會筆錄。乃知前說極有證據。歎服寔深。數日來一循其說。推求文義。體察意味。資性鈍滯。竟未釋然。斯義大段爭事。恐不可不商量。以求是處也。敢疏所疑以呈。吾人講學。固不容差者。而區區踈陋。又何有議前輩之嫌也。正惟諒察。文言曰。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內。傳云。直言其正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敬立而內直。本義云。正謂本體。敬則本體之守也。凡是本語。文義明白。意味親切。深體乎此。則不待多議紛紛。有以得其實矣。蓋敬雖曰是功夫也。然本非有一件之事。只是合下持守收斂。涵養栽培底意思也。直雖曰是訓。直之而實非矯枉之謂。只是正其本體。而無委曲也。敬以直內。云者。謂持守收斂。以正其本體也。敬直皆本體也。但直其自然。而敬則在乎此耳。脫又覺說愈加詳愈易。差。但然玩文。自本文及傳義。以身體起為妙。今日以敬直內。則離於本體而指敬。而直又出於矯揉作為。大失學之實矣。此可疑之一也。此句本坤文言之辭。蓋言順成之功。莫之為而為者也。今日以敬直內。則似亦是進德力行事。而非坤道矣。此可疑之二也。蒼張欽夫書曰。未發之前是敬也。固曰主乎存養之

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間。今日以敬直內。則已發之際已礙於省察。而於未發存養之地。又全然無管焉。此可疑之三也。易傳既曰主敬敬立。而遺書復言以敬直內。便不直矣。朱子蒼潘恭叔書有纒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之語。筆錄所舉語類二條。非以敬直內之說如此。而其與以仁存心相照對。以斷不同者。可謂最明白矣。今欲以悉排之。此可疑之四也。朱子論脩己以敬云。敬以直內者是也。者。尤可見其全體涵養之氣象。而今以為以字之證。恐非本意。此可疑之五也。朱子曰。敬本體之守也。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則不易以一意一義名焉。與義禮莊刑有意義所指者不同。文言曰。直其正也。本義曰。正謂本體。則不可以用意造作言也。與制臨蒞齊有態藝可使者不同。今引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臨之以莊。蒞以蒞之。齊之以刑。刑以齊之。以為以敬直內之證。恐非其倫。此可疑之六也。直內以敬。以敬直內。決然不可也。故曰。直內以敬。以敬直內。決然不可也。經傳中用以字。固夥。其在上下。固應莫甚異說也。而獨於敬以直內。之以字。程朱特

汲汲云云果可無意謂乎。今例曰不可拘恐似欠精細。此可疑之七也。嗟乎敬義兩言是乃千古聖學之實。於此差豪釐雖有零碎功夫。惟其一事之美而已。於學無可據之地。於德無可積之基。其卒不為異端俗說之所移者幾希。此區區所以不敢隱於吾兄。而淺見丈敬義內外說。既已無滲漏矣。願取而考之。併義以方外一截。令有下落哉。抑又記朱子常言。敬以直內。克己復禮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辨論。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求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下著頭做。便是不待問人。切哉言乎。尊兄請勿疑。

與富永成是

荅林擇之書曰。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閒便覺得力。嘗驗之否。荅潘恭叔書曰。所謂敬之為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

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荅余方叔書曰。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荅胡季隨書曰。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荅張元德書曰。明堂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閒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荅熊夢兆書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會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禮。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得做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以上六條。見朱書節要。謾爾呈似。荅潘書所收內。外則係書文。向來所勞。頰舌蓋悉具于此。



矣。檢討不敏，誠可愧也。其他未發存養之說，極明白者甚多。次第好玩索。

又庚午

別來忽二旬，不知今到何許。海山悠遠，殊切馳情。時惟和煦，雖官務之劇，亦却乘興也。某眼疾未復，固不讀書，但挾策來者，日日不怠，不得默坐晦養，頗妨攝理耳。解携如昨，而欲言者已山積。朋舊各自薰飾，絕無開口快論。尤覺仰德之深，向來不察聚首之樂如何。今乃惜當時欠主張也。如何如何。安東鄉主使其家士來論，去年交際之禮，劇談半日，使者吐舌而去。翌日鄉主手書來告，有驚汗浹背之語，是亦為不易。而彼鄉一二士人亦聞其所立卓然不混時俗，喜慰不可言。寄到疑目間，有切問將來未可量可愛可愛。重勝周易任安論語，比日漸見緒，尊丈甚健，與重勝共來讀本義，講論往來不寂寥也。幸不勞遠念，歸去來固可揮染，非有所吝。第恐此亦近於玩弄，非重服者之宜。俟他日筆也。正惟原亮病羸不能細書，臨風

惘惘而已。

即今忽復吐血，多至一盞半。去秋以來，未曾有之。意緒索爾，不知筆所落，固審前期之不可易矣。

與富永成是美代重本板垣信義宮地介直手

謹啓。谷氏出自大神姓，近日考證頗詳，將決之。然此大義也，豪釐有誤，其豈無神罰乎。因第錄古代所傳及近日所考，如別紙。既稟家兄取決，此復寫副本呈四賢以請教。四賢皆學問老成，當世有思慮人也。伏願刻日會論，無吝苦口，以斷我家千載之大議。幸甚幸甚。此冊數條，無一語之偽，神明臨之，千萬亮察，不宣敬白。

荅美代重本

丁卯春

十四日書并京都兩封，廿二日到來。詳別後，動履甚慰。甚慰。某到此一番擾冗，又地幽，時春不免任例，涉歷往日所準備，皆未得下手也。所屬小學說，即今納去，有遺漏見示，其間除四子外，係五經周書近思者多，削之。史

漢程張數條。照投一過。其他未暇。高唐賦。目今無文選。城中自有白文。可檢。大學衍義後便遣之。剪貼苟完。當亟寄到。將淨寫反復也。京都諸况。錦陌先生所教。各已具悉。佩服佩服。但賢兄所喻一事。尤未易測。暗覺有笑裡磨刀之氣象。疾首蹙額不可言。今無良策之可馴服。只欲一味直前死中求活耳。不審賢意以爲如何。須賀某託於中村主參幕府。船便待來朔發去。施設次第。復以爲悶。不得已。既授一則矣。是亦拊龍鱗。捋虎鬚之尤者。不知渠信得及否。三宅自江戶寄一書。書中曲折可悲。麻生田不謂稽緩到今。嚮經過戶波。嘗作書促之。然得算之多。不足爲慮。岩神講論。岡添筆札。欲聞其一二。望達此語。此閒大學講。僅終經文。又時馳馬。知章之風信願之相。觀者絕倒。不使賢兄睹之。爲可恨也。辱示愚家老親無他感謝不少。櫻花接樹。想方可觀。幸勿嫌拙者之虛。時賜省問。千萬至懇。孟講定開卷。願探索辨析。以警不逮。拳拳。

又已

不知性善。則聖人不可學矣。不主忠信。則窮理推行。皆無實焉。故明道以此二者爲先立其大者。更細玩之。葉氏說亦無甚得失。但以知行分配少。覺非本意耳。

又

志動氣。猶心要行。足自動。心要坐。脚自屈也。氣動志。猶久行而不休。久坐而不起。心爲之昏擾。而不妥帖也。推此說。餘可見。蒼林擇之。書甚明。語類蓋卿所錄。疑不可爲定說也。此章數動字。各有體面。更詳之。來說恐有病。

又

傳之九章。見得已無疑。來誨及牧庵說。大意皆好。但康誥一段。說得不簡潔。是爲同病耳。此段章句分明。今欲做數語奉告。而終下不著。更俟面布。其他可疑者。已附批來紙。又疏一二於下。若以爲然。可示關兄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云云。此段言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乎家國者。其道有由也。章句或問。意甚明白。向時不得是意。驟夾帶使衆一節。而言是以全。

與章句不干涉。而見說得益困耳。來說及牧庵一紙恐亦不免此病。或問所引程說推行本語之意至矣。而未悉傳者之全意。故朱子更下傳之言。此以下之語通兩下而考之。方始穩實。幸細究之。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慈幼使衆一理也。故上慈幼則使衆之教成乎下矣。此數句極不安。語類泳寓二錄不言推字者。就上段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以下家國一理之旨而發之。或問斯語則自使衆本於慈幼。自慈幼本於本心不容己者。節節相對而探其本焉。所以下推字也。何必待增益言句以救之耶。

又庚午

序例集說粘聚來。珍感珍感。文會筆錄七之一附去。細究畫前之說。早以見教著卦考誤策圖。退溪改正極無謂者。而此是之。及降帝而王。與卦變變卦之說。恐皆非是。更審之。其間文集薛錄二條。當收入集說。告筆抄之。諸處已簽貼。幸看到重拆單交。本出何書。煩為檢出。此間固不乏書。但兩

三日胸中刺痛不能擡頭。未有意思此等耳。

又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王程二說雖小不同。注疏謂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群龍之義。則吉也。程傳謂處乾剛之道。觀時隨之。無為首則吉也。而以爲總論六爻之義。而結之。則不異也。本義之說。與此大異。蓋用九爲諸爻之占例。得之。歐陽子也。此辭爲乾卦皆變之占辭。得之。蔡墨也。而實無與諸卦皆變之占例異者。特聖人偶繫之辭。爾。故朱子更發純坤卦辭。牝馬先迷之意。蓋此足以見蔡墨之法。決非妄例。而舊說之差。亦不待辨矣。前日說未盡。幸詳之。

與美代重本

易講約十日。已報富永丈矣。某明日將省先塋。於豐岡。驢馬已取於依光。但鶉衣百結。往往不蔽體。貴下木綿裕衣。敢借一領。不問垢潔。只不破綻足矣。愚拙雖愧乎由也。之不恥賢兄宜志於子路之無憾。幸甚幸甚。

荅美代重本

畫前之易就將畫而未畫之際而看最分曉原卦畫一段意甚明當細玩蓋已畫兩儀則四象者雖未畫而自不容暫停手已畫四象則八卦者雖未畫而自不容暫停手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皆然此則固然今須試以六十四還諸三十二以三十二還諸十六以十六還諸八以八還諸四以四還諸兩以兩還乎方且畫而未下手之初焉乃見所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交者渾然之中幾微爭動活潑游泳漢湧奔迅雖欲不畫而自不容已矣此是邵子所以別撥羲皇之心體真正畫前之易而畫前畫後雖孕生之或殊然其出乎陰陽自然之法象而不容毫髮作為思慮於其間固一以貫之而無可疑矣豈不喜歡哉來論論薛氏以太極言畫前之差甚精到而引荅袁機仲此象此數依樣畫出之語極善但於已定之形不可易者為得之而於已成之勢不能已者尚未免有微不盡更參之於啓蒙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之說

益見親切也黏貼諸說更刪補如此文集三十八荅袁機仲書又附一書不能生四一也立論也一條薛氏六十七條前易真箇是地一條同卷聖人畫卦其始也至其終有不齊已者一條薛氏一節子所謂畫前有易者一條凡五條薛氏數說因來喻再推之其冲漠無朕萬象森然之類皆不為精緊而天地間自有此象者雖似可采徐思之此亦未能免卦畫與天地殊觀併刪之所存只是一條蓋此正為得精意能通乎此則他不難辨也僭率之甚幸勿傳播來說謂畫前之易主卦畫而言又曰以墨畫去謂之既畫此等數語殊警發人也歎服惟甚更涵泳之

與美代重本

易二首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十文集此賦畫前易宜附入諸說之首也後詩三四極明了殊好玩索重拆單交出于周禮大卜賈疏不煩檢尋也

荅美代重本辛未

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言此段之張本非正解本文也。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合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也。定吉凶則天下之能事畢也。凡四十九卦舉引伸觸長之實數以象天下之能事也。明神宗此段之格又一說也。厚卦引而伸之可活看。舊說及來喻之當否可於此定矣。陶來強以引伸為事而配千九十六是。人之可以象事而知器者依天道有變化人事有云為也。人之可以占事而知來者以天下之事吉凶各有祥兆也。此言易道之用有如此者。語類曰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分配當從斯說不必泥着上文乾坤之事也。

與美代重本

詩會本欲以五月朔開卷而忽有一說禮云喪復常讀樂章今人於詩固雖非有詠歌音響之節拍要不可無吟哦上下之風味然則是會恐非有服者之宜某除服正在百日內外得少假之幸甚况有他書可講不妨挾來亦未必為空度光陰也。惟高明裁之以告諸友。

又

重遠啓某去年乏絕中時或斷糧某則男兒何以翠蹙惟一僕困頓不忍見每苦之今年則乏絕中之乏絕以故月初遣歸一僕兀然獨坐幸依怙舊知不敢畏也。自以為得策兄之所知而昨日仄聞諸友憐某之自炊欲買僮以助之合議已定矣。可謂相愛之切也。感謝曷已。但某有一說仰懇高明某嘗聞古之君子窮而乞米丐食者矣。未聞令釀錢買僕也。以為不必之事耳。不知此說何以通之。况某伏膺未期而僮僕乃挾資以來耕牛倉鼠之命固可哀而虎視眈眈之願亦不可料焉。豈不瑣哉。某之遣僕本籌上實算初不為斬絕過矯之事。煩兄宜以此意曉諸友却釀錢遂區區之志。萬一異時疾病狼狽不可支吾自報之臨時垂念可也。及買夫未來遽作此報瀆不暇多及亮察是憑幸幸餘期面言不宣。

又

昨日所問子張干祿章不知有明說否。荅樊遲稼圃之間截直如彼而此

問反，不斥其鄙陋，何耶？願下一語，主一無適。向來覺無適二字解，不下，每不快意。邇日因講敬齋箴，得一語，不知當否。姑舉似吾兄，煩檢尋諸說，以賜批抹。主一是所用力，無適是主一功得無走作處。故有主一功夫無無適工夫推而言之，無適無時不主一，主一有時不無適。何者？主一不得其方，或迫切或忘却，則雖曰主一終不能無適也。則謂之非真主一亦可。然主一與無適非地頭有分段先後，纔主一得其方，即便無適耳。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命意之旨可見，而朱子合之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則用功之方無慘漏矣。不知此語謂何耶？

又甲戌

出婦雖親友不可豫告，反復推考此理不可易也。蓋告人也，說不明則人弗信，說明則傷於婦，故禮經無其文，其不可豫告明矣。且若曾子以藜蒸不熟出之，鮑永以母前叱狗出之，此為豫告耶？抑將不告也？若以為豫告，則其不情歎說如此，何以服人哉？昨日某之後說非是，因復寫呈，此非言

近日事直論其理宜如此耳。幸勿告渠，亦勿示人。某敬白。

與宮地介直

重遠啓，介直足下。去年更師之命，京師之遊，時事雨雲，寒暑再易，而寂不獲一書，鬱陶萬萬，馳情殊劇。昨夕忽聞以疾辭俸給，且陳更師之訴，朝廷震怒，下命禁錮，遠鄙雷霆在耳，恐悚吞聲，北堂憂苦，不知何以慰之。處世多艱，吁至此耶？某也驚魂累年，招之未鎮，乍復聞此事，食不下咽，寢不交睫，悵然大息，飲泣踉蹌，竊獨惟念往歲戊寅，正明翁竄謫，不歸，丁亥某也如此。今復逮于高明，雖罪條各殊，而為我學之大厄，則同。所謂黨錮傳何必讀者也。然更師之命，事出非常，小學言君父與師一以致死，事之君父天也。臣子地也。君父不可改也，師其可改乎？某之於高明，固往來言所聞之輩行耳，豈謂之師耶？然指之為舊師，而可更，則分義繫焉。噫，此命之下，我學之否塞極矣。自非若此一刀兩斷，竟無好出場，雖布施題目髓腦，尚復何論。今般之舉，可謂差強人意，甚慰甚慰。大丈夫生乎天地間，直須立

于城謂論  
語云其在  
宗廟朝廷  
便便言唯  
謹爾朝廷  
謂魯國朝  
廷此朝廷  
亦謂在國  
政廷

身分明。死生以之。豈含糊摸稜。辜負所學。憤憤乎。保是六尺之軀哉。高明久絕。書信。蓋訴陳之志。留在胸懷。恐重傳染賤迹也。此意甚厚。向來不悉。賢慮。猜疑多端。淺薄之愧。何以謝之。多罪多罪。此問如昨。不勞遠念。禁錮五年。塊坐一室。左經右史。俯讀仰思。蓋得一生之優閑。然講學體驗之功。分寸不加進。氣習卑陋。工夫生硬。真爲天地間一蠢矣。不審高明何以教之。因念某與高明講書。幾二十年。雖談論經傳。非不徧。而或發乎稠人說書之冗。或出乎杯酒談諧之機。年少輕脫。磨練未至。非懇惻憤悱之氣象。至今讀書少味。進脩乏力。此高明與某蓋同一病也。今也各屏居一方。不許出門。與接人。此天賜講學之暇。於予二人也。豈不幸甚耶。只願須急從小學。書爲首次。四書次。近思次。五經與夫濂洛關閩之遺言。垂加綱齋之發揮。一一細看。件件別出。熟復先賢所已言。發明前人所未言。寢食起居之微。妙道精義之祕。所得所疑。悉筆以見寄。某衰惰年久。無足道者。然高明果有志於此。策厲駑鈍。考究切劘。某亦豈不阻勉哉。賴天之靈。萬一相

與庶幾。平生順死寧之髣髴也。陽復困亨之吉。孰大於此焉。伏冀高明勉旃。書疏往來之計。不密害生。然故舊林立。豈無一人。義士哉。固不煩多言也。若夫稷下甘陵之覆轍。先賢戒之。具備而抑鬱無聊之歎。唐賢不聞道之愆也。今又何可尤效耶。他眠食自珍。以副交友遠望。重遠再拜。

荅宮地介直

初秋。惠書。不日落手。再三反復。敬悉雅志。歎服良深。爾後不聞信音。秋去冬來。水涸雲降。謫居氣味。頃日何如。想者浦之苦屋之冬景波。只此許之枕上。不能不動鐵心也。不知人情物價。漸平穩否。聞僦居矮陋。不免小營繕。比日漸安帖耶。欲知詳細也。北堂令兒。猶恐不免聲蹙。苦事苦事。然亦忍過歲月。爲妙耳。此閒如昨。季男四歲。病疴羸瘦。頃稍得輕快。不足垂念也。池文藏高明。亦嘗識之。三年以來。投夜密訪。講論有緒。粗慰閑寂。八月小盡。夜友朋宴席。患食滯。翌早忽不起。年僅二十八。渠亦非塵埃中易得者。且悲念八夜來。訪講論從容。至夜半不意以此爲永訣也。雲象如此。豈

一一咎。章子厚哉。但聞城下舊友。一二有立讀書行己。悔吹死灰。雖不下。末稍如何。只此亦可謂不易也。我黨之外。鈴木主錦陌尾池主佐藤。論戰動起。我土好學之不替。至今如此。風氣不可謂薄也。向來吾輩工夫不勉。手段失柄。不能率勵後進。振起此學。徒使國風之美。止乎此而已。豈非可惜之尤乎。先祖祭法。自天子至公卿。則歷歷可考也。惟士庶之賤。禮不下。逮。自浮屠冥福之說盛行也。終以人家祖先。爲胡鬼。附食馴習之久。恬不爲恠。人倫廢壞。莫此爲甚。近世儒者。或頗知其弊。祖先之祭。專用朱子家禮。夫朱子豈可間然哉。但以我國之人。不從我國之典。私執外國之禮。於大義不安也。綱齋嘗言。我國無祭先祖之禮。其用家禮。有不得已者。嗟乎。何其考之疎也。夫伊勢賀茂。天子祖先之祀也。春日三輪。公卿祖先之祀也。此乃吾所謂歷歷可考者。而由此推之。士庶人家。祖神之祭。豈亦無准依耶。但爲儒士偏執。西土不暇深思耳。今諸國鄉村。有姓神祭。有本居神祭。而我土佐國山野。庶民有御先祭。亦曰內神祭。其神靈所鎮之室。或

圓似麻笥。或方似韓櫃。內或有鏡。或有衣物。或無物。秋冬卯日。以五穀初穗祭之。其昨一家。男子妻婦拜受之。惟女子不與焉。謂女子不能繼姓氏也。明是士庶人祖先之祭也。蓋京畿四方人物輻輳處。朝晉暮楚。喜新銜奇。此等古風存者幾希。我土僻陋。反得先王遺風。如此比之。西土古禮。既亡。而新以義起者。萬萬不侔焉。夫子歎。邾子者。於此乎信矣。抑我邦開闢以來。不亡之國也。神代古風。猶尙可考焉。可以軌則乎。普天而無愧。而我國之人。質朴有餘。而考究不精。反信乎外國敗亂。百起百滅之遺塵。欲移彼風以化我人。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我國之人。以天竺之法祭祖先。固非禮也。儒者議之是也。然則我國之人。以西土之法祭祖先。爲合禮耶。以此相譏。誠同浴之裸程也。重遠自蚤歲爲之。憂博求我國古禮。鎮齋之法。得之。卜忌伊勢之傳。祭祀之式。得之。有職家皆有證徵。決非杜撰。近年又得此御先之法。契勘古傳。如合符節。是。以益自信。而不疑。既嘗舉行祭典。有年矣。惟鎮齋先靈事體。非輕揆之。人情審之。時勢深思。遠慮日復。一日加



之以近年罪廢坑焚之厄。朝不期夕。以故不能決然行之。然霈恩曠蕩。不可期望。年齒老大。來日無多。深恐一旦溘死。或貽無窮之恨。因近以筮決之。遇中孚之復。不料神意尙未吾棄如此也。歡喜再拜。遂以秋祀之日。鎮齋我谷氏祖靈矣。罪戾之餘。雖不能發鼓笛之音。振旗幣之垂。一家受胙。隨分相饗。誠亦大幸也。回視平生。爲學不力。尤悔千萬無足道者。然而人家一二大事。如今而後。庶乎無遺憾矣。是所以勇爲高明言之。想亦所樂聞也。朝鮮聘使至今未到。難波可疑。頃日有人示東萊府使李正臣所寄對馬國守書。因審之。聘禮舊儀三件。對守有改議。而朝鮮不肯問答往來者也。意者遲滯日久者。以此也。不知嘗見及否。同是廢錮。希聞外事。因漫及此。他俟嗣布不宣。

又壬辰

承謫居無恙。迎新年甚以爲慰。臘前已成營築。想當漸拈出舊業也。既爲浦人矣。不知漁父舟子輩。頗知敬愛否。二十年前。素庵謫處。號柴坊。某嘗

訪之時。聞正念寺住僧讀書。學作詩。不審其僧見存否。柴坊已爲故人。其門弟謫士佐藤某。今榮仕大家。權勢薰灼。不可邇焉。雨夜燈下。每翻尋舊詩。追思昔遊。慨歎愴然。聞丁亥之地動。谷陵易處。浦巷蕩滅。柴藤遺宅。皆爲魚鼈之窟。今而使某觀之。豈不發淺茂川之感耶。此間如昨。開正以來。風雪暴烈。無一日之暖。右邊腕腿冷痺。執筆伏几。稍覺不安。暮景勢當然不足道也。去冬謫錮。早春引決。想風聞之。是皆貴戚異姓之大臣。宜乎士民驚恠。巷談嘖嘖也。癸緯之歎。豈分之宜。願忠愛之私。雖在縲絏。不能忘焉。竊意高明有以同是懷也。朝鮮李正臣移書及武江移對馬。以曉諭朝鮮。書各一道內。去當熟覽。見返武江之書。三宅緝明所草也。緝明乃綱齋門人。某雖未嘗面。且通書。先年囑中村恒亨傳語往復。無所不言。十二三年前。綱齋與渠絕交。渠遂遊江戶。仕水戶主。聞去歲依朝鮮來聘。將軍家徵召。以掌文翰也。此書文字。比林氏似差勝。然不可言無遺憾也。緝明方妙年也。英敏可畏。不謂只止於斯也。後學可不戒乎。然此只論語言章句。

耳若夫論大義則豈唯遺憾哉日本開關以來億萬載帝皇一統聯聯綿綿如一日矣中古而降武家執權施政天下閑衛王室而君臣上下之大分與天地同位未曾有搖焉是其本末曲折顯著明白舟車之所通孰不知之况於鄰並朝鮮乎然而此書稱贈太政大臣爲某廟謂城爲闕其他紊乎名分之言閒見竊發豈唯朝鮮掩口而笑乎正恐俾覘國者有不均不安之疑所係非細也此皆在武家非有分毫之差忒而儒臣行詞者之誣飾也已噫其惜乎大義甚矣遂使朝鮮稱日本國王之號至武江受之則是以東照宮全忠盛德之國誤墮鹿苑慈照無知妄作之轍也悲夫夫國之強久不在土地甲兵之盛在乎名分之嚴周公之聖不能折服殷之頑民強秦之帝屈乎魯連之片言儻以勢論之頑民魯連之於周秦鴻毛萬鈞不足譬喻而天理民彝之在人者不可泯沒名分之所存不可罔也我朝終古不受外國之侵侮者豈以大小強弱之勢哉唯其名分之正冠絕乎萬國也今也以我之左右大臣對於彼之國王此乃應神天皇以

來之舊規我邦之盛事而儒臣等慮不及乎此徒羨彼之不官銜欲企而及之陋醜之見莫斯爲甚矣抑曉諭蕃國事體非輕當世幸有義理精鍊文章謹嚴若紉齋而不肯用願任是年少初學不知大體之人竊爲明時惜之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賤息年漸及方額去冬十一月半託松下氏問馬場氏馬場不能私決以稟福岡國老國老荅以待反復思之爾後寂無消息鄙意固期報罷忽前月之望馬場報松下曰谷某已在罪籍方額之請如聞諸朝在所不允但此男未經拜謁公庭私行方額非所問宜任意可也國老內意如此乃二十九日行禮畢竊意此亦安知非朝廷之美意也西向頓首再拜恐高明欲知此曲折因漫及之十月念八及元日書皆薰讀珍重珍重律詩一首聊見區區餘惟既濟象爻不可忽耳至祝至禱

又癸巳

獻歲發春陽和滿布海濱謫居有何事不知何人雇高明守月臆蜥蜴舍耶窮居如昨虎兒以舊臘廿六日元服稱神介自直已免垂髮漸便薪水

喜感可知也。他兒皆無恙。某也飽食醉眠。閒以讀書講學。爲樂。廢錮之寬。近年罪人中希聞焉。誠君惠至渥也。去年二月蒙惠書。比落手已蠶時矣。狹屋中曲植篋筥。縱橫狼籍。不能從事。筆硯蠹蝕。漸苦酷暑。某近年此惱尤甚。六七月閒。幾廢人事。早寢晏起。僅堪起居。因循困情。日復一日。又頻見寄八月五日書。秋後季男疝疾再發。以故無意執筆。報荅曠闕。殊背素志。衰老多緒。卜登惟幸。所示兩詩皆佳。所問易說。知向來不枉光陰。深慰所望。已是陽春。固無他冗。頻頻啓發。警動昏惰。尤所冀幸也。著尺長短之制。玉齋說舊訝其難信。朱子已無明說。闕之可也。掛一必用右策。未聞義例。但從本義。則四營各有事於左右。而不偏。如從或說。用左策。掛之。則第二營偏有事於左策。而右策寂然。於事理不順。是不須問義例。而知其非也。勉齋疑大極圖解。退溪從之。皆非是。辨見筆錄十卷。別帙寫呈。當細考之。綱齋爲古人。再易甲子。痛哉痛哉。嚮重遠以崇神道。見義絕欲。漸祈緩頰。而重遠入罪籍。念之酸楚。情懷不可言。嗟乎。自綱齋斯喪。儒學失砥柱。

其卓然爲天下師表者。世未聞其人。甚矣儒道之厄也。去冬大將軍家捐館。天下同傷痛。觀其戒勵有司數條。可謂有志乎治道也。遺戒一書。其警老中深矣。惜乎天不假年也。但以新田忠義之裔。慕做室町逆賊之制。是豈祈天永命之道也哉。有識嘗竊寒心焉。如何如何。去臘十八日。幼君受諸大名拜謁。各獻真大刀。幼君常服帶短刀。閒部越前守奉抱從事。誠天下大幸。且所以感泣也。又恭聞去冬近衛家熙公息女應后選。普天同所抃喜也。板垣無恙。與宮去冬喪季兒。悲痛可念。西村本山麻生田等。臘春兩次來講神書。且銳意欲寫鹽土傳。各勉勵松下時寄書。問天象。亦不倦。皆可謂不易也。但某精力耗損。閑懶習成。不能酬遠訪之志。是既可恥。蒸出芝菌之望。豈又發於夢寐乎。呵向老婆奪鬼腕。一傳定獲之。貧乏世界何事不有。劔卷何必讀。所在親見之耳。近日有人歸自田野。言彼地米斛百二十五錢。此閒不下百錢。燈油升至七錢。物價騰涌如此。不知末梢如何。聞前日友朋三五輩訪貴下。阻雨一日。餅壘罄恥。殆至枵餓。某譏之曰。

先襲正念寺。後及謫主可也。諸友不講軍法之過也。諸友皆大笑。近日風色未問。四科十哲至陽貨。輩皆將追在陳之躅。更意三四月。光景尤可畏也。乍聞有兒輩有隕自天之會。想一回一愴然耳。餘意妙在不盡言。不宣。

與宮地介直

梅霖如許。海鄉何如此。閒無他擾。不足道也。三曙清少。葬處新說。一條納呈。可資夜話也。

秦山集十終

秦山集十一

書

荅安藝恒實

前者承示十年以後有學無教之說。惠愛厚矣。但所謂有自學而師無教之者。恐似誤認鄙說。妄意以為有學。謂就外傳而學。無教。謂子師無教之。本文自能食能言。至九年數日子師教之也。十年以下就外傳而學也。教者全然提挈扶掖。唯其導之從學。則十年以後稍有知識分別。是以用己力為多也。故上文逐節以教字言。下文逐節以學字言。可以見矣。後讀大學。行義。引。者。關於師友。而不繫於父兄之家教矣。

又甲子

令兄來訪。出示去臘十八日。正月十五日。兩書及所著魯齋論一篇。遙承動履迪吉。講學不倦。欣幸良深。魯齋論議論正確。剖判直截。伏讀數回。始審許氏出處之差。海波不足以湔其羞也。君臣之大義甚明。華夷之大分



之密啓固已如此而成祖欲使之草詔借重以服億兆士民之心是以其欲獲孝孺之切不下於取江南之急其駐師於金川門也目窺手探務搏執之至其得之也蓋以爲羽翼既成矣是以或諭或迫惟草詔之求而及其竟不可回則其忿之之甚倍前日獲之之喜故其刑戮之慘極前代未曾有之十族夷滅者此豈可以尋常自好之類得失無甚關係者擬之也哉陳氏又不詳此曲折以此爲過以彼爲在忠智之間可謂儼人非其倫也吳應賓書正學先生傳記後一篇實可謂確論矣大抵此等當時臣子之所記多當忌諱者故動爲微詞謎言欲晦昧其迹而不彰是以在今日難的考而明人姚履旋爲所謂外記并載以上數書而無取舍之定說則可見當時亦不可檢覈也今且合三書以時勢考之以事理度之略似應如上所云云爾更願以皇明通紀方氏年譜等詳之并評陳氏之論以賜教抑成仁取義炳耀軒輊乎宇宙之間者文山于前正學于後而其迴天之力指冠之氣懍懍然蕭森乎耳目使萬世之庸人懦夫心奮氣激而有

所竦立焉而後之大儒者反鑿空沙汰之只恐其無疵何耶甚可異也

此書已到此。忽有友人寄武林羅氏所編皇明通紀一編來。取而考之。方氏傳未載此論。而此書詳要之。以此皆非全文。而其排方氏之非。非此節取之。則所見其不知量者。慎固與者。不勝感也。此不復復。謂于寧周。是前王叔英。曾與羅之傳。皆記其忠死。而王曾各有七經及鞭策錄改正本。錦

陌先生所編書。成就數本。各惠借一本。爲幸。謄寫凡例。歷錄諸說。首尾便當。亟奉還。此間人事屢變。非紙筆可盡。家兄復適江府。仲兄未期。何年可歸。家務叢委。且洒掃炊爨之役。有未得如意者。每誦退溪荅鄭子中書。懍惕不敢安而已。大學講席來會者多。其間兩三輩。有志趣堅實者。但大率四十者衆。三十者寡。則其倒行逆施。難著頭緒。可知也。又况不免時魚金橘之恨乎。某居常甚壯健。讀書不敢怠閒。或目心刺痛。乍作乍止。而比舊不足慮。春且盡。漸蒸鬱。惟鍼灸時施。寢食珍練。以副交遊。遠望。

與野中繼善 丁卯

朱子之書在乎宇宙之間。其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脈乎。生民可無也。朱子之書不可無也。今且舉一事而言之。使楊雄之賢可師法也。天地其立。

乎。曹操荀彧之舉，可信然也。天地其立乎？使天下之論事者，咸司馬光蘇軾也。日月墜地，世界劫火，固已久矣。趙宋之末，朱明之始，忠憤義氣之盛，開闢以來所不有，謂之非朱書之功，可耶？朱書之行乎我邦，已在元弘建武之際，而時人不得而知。師鍊玄慧等時，採其說充談柄耳。爾來三百年，沈淪埋沒，以藤太閤之老成該博，尙弗能深造，其他可知也。幸賴貴家先國老崛起，弓馬之中，我山崎先生勃興，髡髻之間，相與推輓，引重然後小學也。四書全本也，近思錄也，文集也，語類也，實始出于人間。若雷霆日月之不可揜，而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閒亦有可觀焉者。不幸雖不得就其志，而天下陰被其福矣。然則後之讀朱書者，雖不及自託於下風，猶欲見其胤子，而聞餘論，其豈可言過乎哉？僕九歲讀小學書，時先國老沒，既數年而聞胤子之在，宿毛已私識之矣。後稍交接，士大夫而貴家故臣之出仕者，往往與時浮湛，問之而不肯對。十五歲時，宿毛童子來學于府，僕爲之遊敵，邂逅往來，童不及知。伯子仲子，獨道高明叔季事，頗詳。五年前徙居

秦山而隣民，又有嘗廝養先國老于中野，亦不識伯仲季，惟細稱高明幼時岐嶷之狀，往年從蹉跎轉遊宿毛也。私心於是喜其遂，初望之有日矣。既至焉，問其居，則園牆也。訪其僕，則獄吏也。乃悵然大息，泣然出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七年而不能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尋得數詩而讀之，既歎不墜家聲，又悲窮困之久，感慨歔歔欲言如麻，無緣而默。復二年于茲矣。僕今年二十五歲，然目昏耳聾，殆如衰老之人，素不受儋石之祿，而頻觸罪案，恐或一旦溘死，弗能償宿心也。以故不得已，此效其愚，展轉附託。仰濟高明，意未必當於理，只要呈似區區景戀之萬一爾。覽畢，火之。蓋聞之，朱子之道大且博，然而其實不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二者而已矣。此二者，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得以爲性，根乎人心之不容已而無所逃於天地間，是以子之事親，臣之事君，一盡其心，有死而無貳。其或事變不齊，雖有遭乎放逐之悲，竄殛之慘，而我之不容已者，自不能息，則引屈致身，莫敢有一毫怨懟之私，或不幸君父亡沒也，雖若無所施此心，然此

身即親之遺體。君之遺黎。則我之不容已者。亦依然不可易也。故葆齋守節。莫敢有一毫解弛之念焉。此非有德於君父。蓋必如此。然後慊乎本心。而無愧於天地間也。已。譬叟慘父也。每欲殺舜。而舜之知不知其慘。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紂忍君也。拘文王於羑里。而文王之聖。不知其忍。曰。惟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父沒矣。曾子履薄。臨深。於一息尚存之間。君亡矣。伯夷求仁得仁。於天下宗周之秋。是舜所以性者。文王所以至德。曾子伯夷之所以以魯得之。且爲聖之清。而要之於本分之外。非有加毫末也。若夫湯武之所以以慚而未盡。其亦謂此也歟。朱子羽翼六經四子。蒐輯小學近思。其用心精力。蓋在乎此。而通鑑綱目。舉其實事。楚辭集。註述其實情。者也。世之放臣屏子。往往不能聞乎此。迫於其抑鬱無聊之感。有不勝焉。而天年者。有遁於詩。遁於酒。遁於老釋。遁於琴棊書畫之玩者。如此者。皆惑也。亦有罪焉。嗚呼。天之所與。夫奚避哉。昔者程朱之所以處窮困爲不可尙焉。後學所宜熟考矜式。而范忠宣之安置嶺南也。因疾失明。聞

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忠宣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劉忠定之竄于梅州也。章惇蔡卞蔡京怨之尤深。累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而將必寘之死。屢遣使者。脇之令自殺。忠定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爲。朱子曰。此須學得他始得。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陳忠肅之羈管台州也。何執中令石幟。知台州。欲寘以必死。幟至。執之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所以窘辱之者百端。忠肅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義。干犯名分乎。幟慚揖之。使退。終不能害。至朱子門人。呂子約之安置吉州也。賣藥自給。讀書窮理。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蔡季通之竄于道州也。聞貶。不辭家。即就道。朱子與從遊者。餞別蒲寺中。坐客興歎。有泣



下者。朱子微視之。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季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來學者日衆。愛季通者。謂宜謝生。徒對曰。禍患之來。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夫數子者。處雖各不同。要皆欲於天命。民彝之不容已者。竭盡而無遺焉。故其於禍害患難也。從容整暇。不特不爲避而死。實甘樂生而受之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旨哉旨哉。高明一諦二十四年矣乎。境界危惡。層見錯出。然讀其詩。而逆其志。溫雅冲澹。類非齷齪者所能及也。想亦有見乎此歟。西江波浪。蓋未易平。更願於朱子敬格之方。益勵力於向。所謂本心不容已者。果灼然有見焉。則潤鏤伏鑽。如易牙之味。雪窖土室。無適非出。王而游衍者。僕知高明之可庶幾矣。今奉納靖獻遺言一部。書新而義舊矣。忠臣孝子之

蹟具矣。使高明終于狴犴乎。得抱以沒。則死無恨矣。幸而有見天日也。其亦莫自處耶。躬之不逮。雖恥徒言。此則區區宿昔之望也。先國老之志也。抑亦朱子之遺旨也。

荅野中繼善己巳

所問孟子音釋。訓詁極精。固以爲慰。已各批疏其下。有疑更反復。甚幸甚幸。然爲學只如此。亦有何味耶。須讀來讀去。知有堪咀嚼處。方佳。大全蒙引。欲資於講說。不爲無助。而於爲己之學。大有所害。蓋科舉末技。口耳浮說極多。恐不可讀也。一詩亦佳。衰服在躬。未緣吟賞。姑謹藏巾笥矣。蒙惠乾墨。感感。此未有可奉酬爲愧耳。謫居氣味。頃日如何。高懷所處。想亦無不安也。賢弟妹各煩致意。會面無時。臨風酸鼻。不宣。再拜。

荅安履亭夫人戊寅

令兄賢丈德氣。靄然僕雖不接其顏。飽讀其詩。玩其說。固知其德人君子矣。不幸溘先朝露。痛哉痛哉。賢弟妹傷感悲哀。不知何以勝堪。僕荷知愛。

有年夙夜庶幾。廢錮一除。同堂合席。有以呈白宿心。不意今日忽至。披遺文。起龍門原上之歎也。夫以先國老之德之功。而嗣息之卒。於囚謫者。弗一二而足。此非常之理數。不可得而知者。豈莊周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者耶。噫。然近來河內守酒井主編。日本名臣言行錄。載先國老傳。而極其稱賞。俗閒亦刊遺事。以著其功業。則輿人口碑。蓋不可磨焉。天聰明自吾民。聰明天意果可測哉。伏願賢弟妹倍堅操執。以俟陽復。僕之所不得於先令兄。其亦未絕於企望。正惟諒察。蒙謝祭文。恐懼罔措。一詩別錄。些見區區。月初六日。府中大火。焚屋舍二千餘宇。城東一空。死傷如麻。山居雖免災。窮鳥求枝不絕。忙中不能悉言。十月既望。某不宣。再拜。

荅僧快雲丁卯

遠別忽三秋矣。獲書數四。無便之可報。殊增馳泝。適武役交代。遙承禪榻。動息慰喜之劇。某碌碌如昨。別後人事物態。變改百出。友朋知舊。漸盡塵滅。兀坐山中。時披遺編。亦無尺寸之效。可示吾快雲。愧汗萬萬。閒獨惟念。

少年取友之多。蓋或埋沒衣食。不能自出脫。甚至敗身喪名。以取笑者。往往而在。然學吾儒者。尚且引家貧親老之說。以爲援。雖不足言。亦可備分疏也。彼釋門之徒。稱棄恩入無爲者。乃尤效之何耶。凡其邪佞側媚。乞丐諂諛之態。所以患得患失之術。當世儒者或反不能及也。是嘗所憫笑。而在吾快雲。亦豈不在所當省乎。想從師之久。必有以發矣。願益以勵力。碎璧沈金。行住坐臥。瞬息寤寐。喫飯如廁。勇猛精進。振起提撕。果透却汝所謂本來面目。去縛解粘。抽釘拔楔。此則所願聞焉。不亦快哉。不亦快哉。道不同。不相爲謀。固非吾之所敢言。思吾快雲。聊爾輕發。切勿以示人。

荅桂井素庵己巳

別忽經年。願望惟厯。茲蒙惠閏月望後。手簡詳悉近况。暈症再發。殊可慮。尊兄方壯矣。調攝有道。未必不復。勉之。勉之。賜阿兄書。三復愴然。去秋以來。家門禍故。往來曲折。宛然集眼。讀者蓋未嘗不墮淚。而況於人閒父子。情某兄弟。悽黯哽塞。何以爲心也。意愛之厚。哀感不已。圖南墜馬之說。頻

頻聞之。或云莒人。或云郟人。蓋恐郟人。而郟又有東西。郟而東者爲近之。然則名正年亦長。誠大慶也。近有一傳。郟東能蹴鞠。癰疽每侍場。一日從容進曰。臣仄聞。君將爲我主矣。郟東駭而却之。疽乃再拜頓首曰。小臣微賤。願賜哀憐。臣明日不得發。是言矣。且拜且祝。此語頗有據。決非妄傳。吁。姦人用心。可懼哉。此輩不爲佞文。則弘石明夷。左腹何其入之速耶。格軒與彼姻連。度聞此。不得不寒心也。令弟農暇來會。某春閒病羸特甚。不能講論文字。殊非素志。大學衍義補終。一閱頃復拈起尙書。又美代生時來。讀易。山閒典籍不備。訓詁引證頗艱。考索尊兄所蓄二經大全。不吝惠借。甚幸甚幸。若蒙見許。千萬早報。專价取之。蕭統陳去非等書久假不還。極爲皇恐。哀苦之餘。無緣吟翫。而亟返。又沒箇題目。以故一味扣留。惟恕之。但矮屋朝夕。柴茅薰鬱。卷軸縹裝。漸漸黯黑。爲可恥耳。所示傳語。已達任安渠前。日患面疔。忽絕。方甦。神氣至今未全。復也。府中兩老。南孟子。北中庸。講論駸駸。杲日出海。本國學教之機。蓋未必不啓乎此。而其藏書之富。

亦可喜。欲言者非特此也。春眼朦朧。不能細書。東溪櫻花。今方十分矣。近日將携一壺命駕。忽來。願終其說。如何如何。

與百百直廉壬申

足痛比日何似。寒威慄慄。深以爲念。某自遣如昨。但是無聊之甚。不可比物。雖不廢讀書。精力耗損。眼翳澀痒。加以齟血不止。往往不堪專志。觀此氣象。已是老境。莫復長途逸駕之望。可愧可歎。大抵近來讀書者不寡。但其作輟不定。而又無志於深造者。此等固莫足論也。吾弟才氣卓然。讀書易解。交友中少其倫。而小恙故障。日復一日。不能大伸講習之力。是甚可恨。明道先生自十四五學聖人。而其讀書也。暗舉史書。成文而不誤一字。范文正公自秀才時。有志於天下。而其講學也。八年未嘗解衣而寢。此二賢者。閒出英材。其資隣聖。而其勤於講學如此。則後學所矜式。宜如何哉。度吾弟有以知之矣。綱目見到何卷。須反復熟詳。漸有審乎治亂興亡之幾。出處進退之義。乃可切戒。不可自比兒曹。草率迫逐。但應文具數而已。

也。計應歲前終六朝，開正迎，貞觀太平乎。此開楚騷已至九章，肝膽輪困，徹於風雷。一字一淚，殆不可讀。不俾吾弟聽之，爲悶耳。忠孝說甚好，欲施以朱墨，而來本細筆，無復措手處。姑卷而還之，有暇改寫，見示面布不知何時。欲聞起居之詳，艸艸裁寄，不宣。

擬與林道榮

土佐國游民谷重遠頓首再拜。啓：林姓大賢丈，侍右久，聞盛名，景仰惟厲。但土壤參商，風音莫及，無由請教，尤切企望。偶有本國商船詣貴港者，因裁書代上刺，幸勿拒。至懇至懇，僕嘗聞道之全體，流行發用乎天地之間，無古今之異，無內外之別，是以君子之於道也，莫時而不致其察，莫處而不用其功，而及其至也，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曷曾見隔人已存形跡，有偏黨反側之累也哉。許其潔，則互鄉童子可見，難言之，惑不必問也。取其言，則上宮館人可錄，廢屨之誣不必咎也。此乃聖賢之至仁，非賤丈夫之可擬議焉。以此言之，僕之於大賢丈，雖無傾蓋半面之

識，而其所求，苟不出於利澤聲名之託，則僕固有可冒而進者。左右其可，麾而却之耶。伏惟鏡燭，茲有少稟仰，濟高明，幸垂鑒念。僕自少讀朱子之書，幾二十年，資性鈍滯，用功不力，雖未能徧閱其大槩，可舉也。惟儀禮續經傳一書，朱子所以屬託，勉齋諸子眷眷如彼，而未嘗得快觀，是宿昔之遺恨。貴港書籍之叢，天下無倫，而賢丈博洽之名，籍甚當時，牙籤萬軸，豈無其書耶。不知推有馬者之惠，以開廣一方之道術，否。是千萬之望。若書肆有此書，請指示可求之路，將友朋相募，醜財取之，伏惟裁察。其他楚辭辨證，板本脫漏，韓文考異，混於蔣氏注中，此等亦嘗所爲病。意貴下著全本，而未敢煩瀆也。地僻家貧，所志不伸，顛願高明憐而許之。千萬炤亮，藥袋紙一筐，聊致寸衷，伏乞筭留，幸甚。欲言者不少，船便忽忽，不能縷縷，重遠再拜，不宣。

荅鹽田任安

庚午

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此守約與孟子集註之說，有些不同。言曾子之

學專務要約。故一言一動。必求諸身。而不放過。非如他人汎事于論議。辨說之閒。反失却用功之實地也。語意恐粗如此。然則守約二字。乙轉訓讀。爲可。若向所面講。守約雖與孟註合。而故動以下。少覺牽彊費詞說也。不審賢意以爲如何。

與杉山直淳

某啓。數日陰雨冥濛。不知所苦。向平否。山居如昨。不足軫念。曩者所語及賢主近來命賢者令關聽諸務。雖宰臣所陳。無不干預。仰見賢主知人之明。爲不可及。而又知賢者奉上之忠。爲不可蔽也。甚盛甚盛。命下數旬。不知所試如何。某私竊默究。此正大家盛衰之機。賢者安危之兆。不可不審也。君天也。無所不包也。臣地也。有所不及也。故或有干。或有不干。臣之常也。自然之理也。今也非宰臣而管乎諸務。至無事而不經耳者。是最臣子所難居焉。忠若霍光。勳勞著於社稷。而終不免貽漢家之大禍者。何也。只是一箇專字。爲之累也。賢主之明。賢者之才。君臣相得。雖不可疑於此。而

此職之設。於理不安。危疑之地。讒慝之招。薰灼之久。恐未及有益於大家。而怨敵四面至矣。况近時風俗薄惡。嫉賢妬能。姦謀如湧。事十分是當。尙不可不加三思乎。不審賢者慮嘗及之否。夫爲政之道。在正名分。名分不正。紀綱撓敗。紀綱撓敗。則上怠下陵。衰亂之形成焉。何謂名分。君卿大夫士庶人也。何謂紀綱。君有君之職。卿有卿之職。大夫有大夫之職。監察諫議。有監察諫議之職。百司諸吏。有百司諸吏之職。人各守其職。不相侵奪也。如此。則下承於上。上統於下。予奪黜陟。皆出於君。權不偏重。而君威尊矣。苟君之心不正。以偏向昵比之私。使人則權勢之歸。猶水之就下。正使大臣居之。所謂偏聽獨任。威福由己。御下蔽上。而主不覺悟之弊。尙且不可不慮也。况使小臣閒於大臣。近習預於衆務。則藉令事事盡善。內外無私。其治出於左右嬖倖之柄。於朝廷大體。既有所損。而權利之途。人所易溺。馴習便安。何人保其能慎終如始乎。且此端一開。其變無窮。不幸用非其人。因循蠱壞。至朱子所謂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

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  
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  
者而壞之。則雖有知者不能善之。後是豈可不大懼哉。爲今之計，不若直  
以此弊明陳君前。君臣議訂正名分，辨職掌，須使諸司各守職，宰臣統諸  
司，監察掌彈擊。然後賢主因收宰臣監察之權，而聽斷之。其如此，威則君  
之威也。福則君之福也。體統分明，下無所怨矣。以此觀之，精選大臣，審擇  
鑒察，任則不疑，疑則不任，而誠意交孚者，其人君爲政之要，而其本只是  
脩身尊賢二端而已矣。中庸九經，或問論之甚詳，實可謂萬代之龜鑑也。  
伏願詳考之。萬一有取乎愚言，進辭無名之權，退竭一官之忠，其必有所  
處矣。賢主志道好學，近時無雙。所請如當義莫不見許，而竊意君臣腹心  
之契，素定之規，固有疎遠不可測知者也。勉旃，勉旃。某也山間版籍之民，  
方尋遂初之不暇，曷知大家之務。然荷知遇之舊，不能默止。因粗獻所見，  
用之與否，願在時義何如耳。更加熟思可也。此紙觀畢，投水火，切戒勿使

兒女亦知之。千萬亮察。不宣。

與中村恒亨 辛巳

重遠啓。前日不以徒步之勞，風雨之淒，爲可病。惠然顧我，鏡野意愛深厚。  
感謝曷已。幸爲兩日之款，而菜蔬蛙鱔之供，尙爾不能滿意。愧恨萬萬，不  
可解心也。向所承君臣之說，鋒穎森然，不可嚮邇。而盃酒之餘，不能窮其  
辨。蓋不止高明爲是說，世儒往往唱而和之。僕竊病焉，嘗不自揆，欲論究  
以歸于一是。今謹布呈。幸反復之。天照大神賜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八  
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劍三種寶物。又以天兒屋命太玉命天鈿女命  
石凝姥命玉屋命凡五部神使配侍焉。因敕皇孫曰：葦原瑞穗國是我子  
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是乃吾道之本原，而天地之所以位，君臣之所以叙。正在乎此。更千秋而  
萬歲無二道者也。西土之立國也，二本焉。謂泰伯之去夷齊之饑事君無  
貳是也。成湯之放武王之伐順天應人亦是也。天下豈有兩是哉。非二本

而何。夫爲子死，孝爲臣死，忠爲婦死，貞此三者，則天地之大經。亘古亘今，擲撲不破者也。然而西土獨有臣殺君之道，何耶？其立國之本原如此。宜乎末流之弊，篡弒相踵。至歲易主也。西土之爲國，有湯武之大聖，旣爲放伐之始。孟子之大賢，復爲祖述之。則儒者紛紛，有不得已之論，亦必到之勢也。獨性聖朝之人，生乎君君臣臣，忠厚誠篤，數萬載之邦，何苦乃信外國二本之說。天步少，不若古。輒名以衰周，攘臂抗論，欲擬諸國，以齊梁悍然，不顧天誅神罰之爲，何物也。悲夫。莊子所言以詩禮發冢者，於此乎驗矣。抑日本神國也。從天安河之古，距平安城之今。天照大神鎮常在於高天原，明明赫赫，臨我斯人。雖天下之事，萬起萬滅，然天上之日輪，未墜于地。人間之皇統，不可搖移。此皆一人相將，相與保守，秘護不敢失墜焉者。其豈艸野刻薄之儒，所得而窺也哉。儒者之學，可謂富矣。其所謂居敬窮理之訓，如菽粟布帛之切身，顧今之學者，不是之學，而以彼二本不得已之說，先焉不食肉，而喫馬肝，亦可笑也。前日所喻，傲言不祥，有可大駭者。

夫皇朝神明之統也。一本之國也。與異邦之今日賣履，明日踐祚者，不可同年而語。是以豪釐忽上者，必罰芥蒂。慢君者，必殃。可不敬乎。戲言出於思願，高明戒之。王化成詐，僞欺罔。其跡炳如。陳東筦辨，晚年定論者，明矣。僕嘗謂明朝之滅，由乎王氏良知之遺毒。人心恠僻之馴致。比諸晉氏清談之弊，加酷焉。詳考於李贄藏書理學名臣，諸傳可見。今不悉論也。別後不知做何功夫。此一大事，固不艸艸。冀深志篤學，以副初期。此外世間之譽毀，斗升之沈浮，何足道耶。何足道耶。

答永野與介

谷重遠謹奉復書。逸竹齋大賢丈，梧右乙酉之歲，我五臺山文珠菩薩當一千載之會，開帳結緣，於顯見蒼生。僕亦詣彼山拜揖之次，乍獲所惠書，於一商人珍奇之極，如自天降。伏讀再三，仰見高明學富而文瞻德盛，而禮恭歎服，惟甚。僕幼時貴國東條氏來遊于此，爾後書問往來，自東條氏徵於紀伊國，遂失阿府之緣。昔年泊舟黑土遊於富岡，亦未嘗遭遇士人。

每恨欲訪里蟹不定之宿而無由焉不圖辱惠書矧得此博洽文雅一國之善士其何幸加之拜讀之後欲速奉謝而以貴稱古雅難施時俗逡巡久之偶記得大坂儒者田川見立德島人使人問之而亦未得其的不得已展轉簡春夜春夜僻居海墻土雖接壤反難得便至去年春始得報來無幾僕使皇都國有大喪家有私忌故障重疊無一日暇遲緩遂至于今日多罪多罪即時蒸熱不審起居萬福動履佳適僕碌碌仍舊不賜遠念詳來昏承悉高明好學讀書閒著詩文且仕官多暇植竹弄笛遊賞自在誠武林冠冕君子人也哉僕自幼讀書尋師上國亦有年所恨性迂疏少記性又以當國近時槩好讀書日夜對客應接多冗出困於酒茶之催入窘於書疏之繁因循汨沒今已幾乎老矣一事不能成光陰不我謀遺憾萬萬高明遠聞不得實反蒙許品題稱道之高虛名之鳴過分過當非所敢聞命也來詩甚佳便欲奉和韻語難輒做暫俟後音蓋僕雖或作詩文本無師授杯酒乘興聊爾輕掉不知得不如柳子所譏琴書之學耶春夜

一別不再來其人溫實可愛至貴府奉煩致意此有少稟仰瀆高明阿淡兩國式內神社六十三坐不知各社鎮坐之地今日粗可考歟此是古昔朝政之一大典而世遠風移近時雖畿內不能分明況於田舍乎若當國二十一社十數年來百方考索尋社地於今驗神名於古頃僅脫稿而可疑者尙多蓋村里有一種俗稱而不合舊式學者或誇多識彊不知爲知宜乎難得其實也今寫式之全目在別冊鎮坐分明者願細注其下并訂訓點以見教假令得十一於千百亦足療其好古之一癖矣千萬至懇此閒式社考亦他日錄呈耳又聞惠林院義植公之裔今尙存貴國不知其系譜可傳示否清少納言墓在撫養見小說不知然否此等事高明嘗所考究涉歷者一二垂喻其爲賜也大矣自今以後書疏往來冀勿替引之便風無煩博訪徑託大坂土佐邸可也又白來帑所在先生及公等之名稱向後削之爲幸蓋非分禮數難通行僕初不之用專要永久親厚耳切惟亮察近文兩篇聊代贊幣有可教者勿吝指斥將以戒後也時維梅霖



徵鬱伏希自愛珍齋以副此遠望重遠恐悚再拜。

荅松下長敬壬辰

府中送致前月十五日垂諭承公館清晏粗得讀書暇甚慰甚慰某久患傷風雖不甚懊惱四肢倦怠頗妨講習加以今冬溫暖將理往往易乖方未復平常以故久未奉報也多罪多罪東武凶變誠天下生民不幸不可言也遺令邇者頒布其戒示世家大臣至矣痛哉傷哉斯君也天如假之年武家其庶幾乎惜乎壽之不延也秋晚嘗面論移朝鮮書欲做室町家遺法嗟乎以新田忠義之裔慕室町逆賊之制恐非祈天永命之道矣不意警言之驗果如此也吁可畏哉但吾儕微末鯁生轉喉觸諱只見一見火之可也稻垣鑿亦近日世間一種不恒其德之工可附一笑也聞樞星已窺得甚好但與后星東西南北相對者不可不審測定此閒初昏望之者在樞東北甚明細考可也五緯歲星今在女八度至月終不見熒惑在太微門中鎮星依舊守軒轅將星太白在危辰星至月終可晨見參星與

圖脗合何言不合耶承欲借天球固非所吝便次使一介取之可也學禁之禍固所當豫防嚮已面言此不再瀆所艸癸已七曜曆西村已寫一本不知寄貴下否草此書未了頗蒙示今月六日書承悉近况幸幸見惠筆林兔毫數枝珍重不少此閒頃厄於健筆幸欲快抄寫也濱川謙順仕宦越後村上城前日風傳之老大奔走不得已殊可念耳敬之助消息如出其父重右口傳決不可信也諸國分野之法蓋均布二十八舍指虛宿六七中間爲正北一一配之地位耳飛星時時有之落地入天共見史傳然未見經星之飛蓋星亦生物有時動搖隕墜固當有之若翼宿星數大減於古或飛去或消磨亦不可知也大流星多有占驗其他碎屑氣動不足論也別帑一通批去文翰甚佳亦粗點削年暮忽忽不宣十二月廿日重遠再拜。

秦山集十一終

秦山集十二

書

蒼山內國宰戊辰

三月朔旦。秦山游民谷重遠齋沐再拜奉書。山內賢主麾下。僕嘗讀伐木之詩。知天子友臣之義。讀學記。知天子師臣之義。蓋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也。故其會也以文。而不以飲食。其責也以善。而不以利祿。其尚也以道。而不以貴富。天子如此。况諸侯乎。於其臣如此。况不爲臣者乎。此乃古之道。而今之所不有也。茲枉辱手誨。禮意鄭重。伏讀再三。竊有感乎古者所謂朋友之交。而又疑麾下所擬之誤。其倫焉。感忤無量。僕年齡未壯。學術短淺。非其人也。非其人也。何以副盛意哉。雖然。古人有隗始之言。而朱子有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之說。則在麾下。既足以見忘勢之美。而在僕亦無諂懣之恥矣。此亦可謂人有其寶者也。敬脩寸楮。不資紹介。冒獻左右。貴文頗佳。所示曲折。無任主臣別加妄批。并奉還之。伏惟炤亮。僕恐懼

頓首。

又

蒙惠手誨。始知貴家之不幸。驚懼曷已。麾下小心諒。有不可言者。如何如何。老父疾漸已。就寢食。測應無他故。枉問及此。感愧萬萬。示及論語疑目。文義明白可喜。已各附疏。逐條矣。惟曾點克己敬恕三章。雖所指各不同。要皆係乎孔門傳授心法。非片言寸帋可能悉。又豈僕等之所得而知。以故不敢措一詞。卷而還之。蓋近年以來。師道不尊。科級不嚴。教者既偏。憑講說。隨文生義。未必能以聖賢小大之學。望於弟子。學者又無自而知。遠近高下之序。相率臆度。纔有一路之可想像。便爲理止乎此。而不復求默識心通。有擷撲不破處矣。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職此之由。爲麾下計。莫若且守朱子讀書之訓。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姑舍此數章。先求其可通者。今奉呈師友。閒荅問冊子二卷。必不得已。須依此式樣。別爲疑目一通。精微窮覈必無一句一義之閑過。然後見寄示。是實麾下進學

之要路。僕豈敢不告而畫之哉。四箴附考上呈。左右熟考之。恐不無補也。抑又有所獻。仰瀆高明。蓋當今通國之厚祿者。貴家也。當今通國之尊位者。貴家也。可以言而聽行。而驗者。貴家也。可以喜賞怒刑。而願指氣使者。亦貴家也。貴家出言。君且將不能違焉。况士大夫乎。士大夫不違焉。况通國之人乎。通國之人不違焉。况家臣乎。家臣不違焉。况近習與閭閻之人乎。是則麾下平日所心存目見。無適不便安快適。而其可以爲德智治道之資者。果何在也。傳曰。寡安。酖毒。又曰。愛我疾疢也。吁。罹疾疢而嗜酖毒。可謂難矣哉。麾下好學之盛。樂善之誠。士大夫閒希見其比。然而有初無終。進銳退速者。古人之深戒也。一爲貴富之所挾。爲逸欲之所累。則夫有求於貴家。而不敢違焉者。將鼠伏蜂起。逢迎伺候。日獻疾疢之美。月進酖毒之甘。焉其禍蓋有不忍言者。而孰肯冒威嚴。犯笑侮。以銜苦口惡石之蟲乎。是僕所以豫爲寒心。不敢隱於麾下。而亦知今之士大夫。惟麾下可以聞此言。惟僕於麾下。可以此言進也。惟麾下裁擇之。新文甚好。更作論

說發氣餒而可片簡小札不濟事也僕頓首頓首

荅安東鄉東

累辱三書承向來苦疾計頃向安伊勢談先尊丈所筆輒蒙惠借厚意萬萬不知所謝此談本不欲讀但其間有和語未審考究一過便當還納問目文章各加點墨家下乏書暗中摸索度不悉當理不憚往復爲幸星會詩歌並佳冗中未能奉和然意牛女交媾本妄誕不經不足論其真否則用情之至亦不穩當此與謬解啓棘賓商者同日之談而剪燈新話又證其誣妄醉裡辨醉夢中說夢并可付兒戲也松花堂筆蹟某記向於几右閱一紙賢者謂其初年筆而紙越前奉書詩朗詠集中者不識何以憶之固非固求因示及此耳某昨來頗勤勵前月忽發眼疾六七日閒不能讀書近又右耳生瘡癩膿血淋漓到今未全愈而亦莫足爲慮大學衍義僅到二十七卷其閒道體性命之蘊固莫不備而治亂安危之幾尤粲然明白實可謂千古之蒼龜也爲國爲家者誠能講而明之則其於齊治之功

也思過半矣靖獻遺言船便載到約以三日開講席重本成是家兄等十數輩將來會斯書不難讀但亦有一法須前期數日和漬石灰數斛破開肺肝腸胃以盪滌掃盡數十年來所鎖扇祕藏者方好一看邇來學者何足言徒有痛飲之腹而無讀離騷之舌是可歎也

又

蒙寄書及疑目數日來詣本居社省先塋遠道跋涉弗能細看且隨數奉荅耳松花堂一紙下惠感感已謹領納來書所言誠可大曠文章儘好但用字未富書叙指南固可考而點讀朱子書最便於初學此閒重本等專從事於斯焉賢者其用意疑目尙未切賢者所疑恐不止此更願激勵奮起所得所疑益以詳示近況數事已詳呈常成亦欲賢者并觀也目疾不能再書實非輕賤賢者其恕之

又

久不聞信方以爲念忽蒙惠十月七日書具悉比來諸况喜慰兼臻聞大

風破屋。自役補葺。此通國之所同。洛城之屋。錦江之舍。舉目皆然。拙居亦垂傾覆。伐木枝梧。宛如蜈蚣。力未能植。且任之耳。某目疾駸駸。向劇。諸友多訝。丘閣老爲崇。某亦自覺向來讀書之過度。諸書姑束高閣。兀然閱日。青年無事。焚膏油。繼晷猶恐不及。而反面壁坐。忘蚤寢晏起。策白駒。擲千金。豈非可惜之尤耶。來喻伯夷。頌云云。振起至此。不易不易。執是心而往。何書之不可讀。何理之不可窮。大抵近年風俗愈下。當路者以聚歛。涖克爲良。給事者以容悅。媵阿爲忠。瓦解土崩之勢。蓋十而八九成矣。士君子當此時。苟非激昂奮厲。布施頭目髓腦。則其所以夙興夜寐而行。已立身者。徒不過曰。癰則未嘗吮。痔則未嘗舐而已矣。夫豈庶幾歷變蹈險。而不易也哉。至所諭言危而行高。則許可過分。非所敢聞命。然捧誦此頌。八九年于茲。姿性劣弱。雖未能真知而實踐之。亦不肯掃門望塵於恭顯羊。僅之庭者。韓子之賜。與爲多焉。嗚呼。上有老父母。下有窮兄弟。曾無麥飯豆粥。可以備仰事俯育之資。而顧反考分寸之禮。察豪釐之幾。或矍然大。

嘽。或默坐達旦。豈必吾憂之宜。愚甚矣。拙至矣。宜乎群毀衆排。指爲狂人。牽制羈策。俾進退維谷也。然區區素心。非故務高而微名。蓋亦有大不得已者焉。爾李翱曰。衆囂囂而雜。處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慮行道之猶非。方孝孺曰。富貴之過貧賤遠矣。而有不可者。噫。萬里可馳。九原可作也。某欲一見彼輩。而扣其云。慮非云不可者焉。竊料二子亦第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耳。斯義也。口不可言。筆不可寫。好與知者點頭。不易與俗人擲揄。非賢者某亦不及此也。靖獻遺言辱送付一處。幸甚。想一見一淚。倍望顯基中納言之月。哉。令弟在此。無恙。未曾相見。蓋邸門有禁。不許輒出也。史記疑問批去。朱本遺言。即今成是。謄寫重便寄之。風氣栗然。冀乘時奮起。會大疑會大進。

又

承書詞氣激發。固所樂聞。然一時意氣。恐不足憑。惟守考亭遺訓。於居敬窮理之方。果有所用力處。則日閒所爲。莫非深察疑問之地。而所謂云云。

者亦見其可庶幾而不爲空言矣。今用終年之功，未能涉却一部史記，則論孟親切之旨，以何日熟讀考究之哉？竊意因循玩愒，依舊不足畏也已。某眼疾稍快，但比日講學，輩魚鱗而至，未及專力讀書也。呂不韋論友人所作內之，有疑見示朱本遺言，向已送令弟計次第轉達。此間爲家兄講朱子行狀，將以三日開卷，所謂死灰復然，而焚頰不懲火者，想可以絕倒也。

又

比日祁寒，痔漏之患，不審何似。某今冬幸無恙，史記疑目批去，常成久，不得書。其家大小平安否？因見幸達，此意迴國，法華僧誠如所論，嚮嘗經過于此，跨馬縱橫城市，大拍頭胡叫喚，俾夫南無阿彌陀佛之徒，魄奪膽落，莫敢微吟，一枚起請焉。觀其意必固我之熾，蓋深得乃祖之傳者矣。爲君父不肯出一匕，而爲瞿雲，不惜身命，甚矣感也。

又

嚮領數書，昨又獲田付氏所送致書，承貴姊苦疾，甚以爲念。隆冬盛寒，度妨將息也。此間年暮粗遣，但日來所業半圓半函，書卷筆札種種殺擾，以此迎年殊非佳趣耳。惟正講論勤敏，渠自謂以朱子行狀必酌鹿鳴之觴，此雖似大過，以其所講精細微密，亦非從來學者之所及也。諸書疑目草草批去，辱惠秧雞，又聞其親勞，緡繳感謝萬萬，此未有可奉報者，慙覩耳。除夜門有徵租吏一筆奉荅，度不可以句也。

又  
戊辰

爲今之計，且須一心收斂，正襟端坐，所讀之書，從頭到尾，所究之義，自粗至精，無字而不檢，無音而不辨，無句而不分，無點而不施，所疑舉而問之，問之而不得，不措所見發而辨之，辨之而不明，不措必至，乎意義相通，心口相應，無豪釐之紛紛而後已焉。則細大不遺，澗淄不混，分爲吾分，尺爲吾尺，而功夫可庶幾矣。今爲七病三艾之魁，而滔滔汎汎如河中木，其亦可謂無了期也。此近日吾黨宗旨，爲賢者布之，不知如何。此間來學者頗

精勵惟正必能言之。梅花今方十分矣。但止酒止詩。只玩教外別傳無味之味耳。如何如何。

又

令姊病證。令人憂念。賢兄弟之心不知也。不審近日何似。諸書疑問批遺。此閒舍兄適江戶。老父有小恙。煩劇之至。書不盡言。櫻樹大小四株。敷花清白可愛。每見花。未嘗不懷仰賢者也。

又庚午

獲書以來。無日不疾。經數月。未奉報。惶恐惟深。承動止多福。專力舊業。甚慰鄙衷。疑目亦時有切問。誠知講習之有素也。願益高志明眼。潛心觀理。毋從時俗之昏昏。是所望也。此有一策問。謾內去。諸友已荅了。賢者亦試置對。某比日粗遺。無足履記。但陰雨通宵。杜鵑遠舍鳴。荒味之餘。不能爲懷。一愴然耳。

又

年暮如許。消息奈何。某病閒粗遺。莫足記存。論語疑目。應接多事。頃僅批滿。但所問比舊反似不切。爲可憂也。來春江戶之役。誠如所喻。但或未免鴻鵠繳射之念。行止亦是不能多爭耳。繼善孟問。即今批去。渠亦習成。閑懶。所講問纔止。此因書戒之。或送示賢者。日來所往復批目。亦啓發之一術也。共聞太上天皇御經筵。勅清原宣幸朝臣講孟子。大將軍家臨正殿。躬說論語。道學流行。未有盛於斯時。若無十寒衆楚之患。聖朝其庶幾乎。前日家兄自江戶寄書。言保科肥守近侍。督儒後藤松軒。應大庭之招。來講談大學。直截精細極好聽。此亦當時一段奇事。然嘗聞彼非程子性。即理也之語。則其所學來。歷有可疑者耳。欲言鬱塞。寒甚。手龜。專規嗣布草草。

又

惟正寄近問。伏承有弄璋之喜。深以爲慰。德門至慶。發軔惟始。珍重珍重。不知啼聲何似。咳而名何。幸請批示。遠遊之請。未達君聽。允否不敢卜。然

境界左逆非一日固審鷓鴣一枝之分耳餘期後便某不宣再拜。

又

遠遊之請到今未下指揮當路諸人隱喝噤噤至郡監不能問如何諸說紛紛然未必得其實也此等微末尙且不見公平正大之措舉詭祕閃倏蹤跡莫測則於他事可知竊獨歎息不特爲區區所請之不伸而已麟兒想日可愛芳名亦甚好講學不知做何功夫此閒春色濃豔雖未免傍花隨柳之行亦未嘗不致力於此今方講近思錄論議如麻帛筆不能盡所需書籍三部向附辰中漸當傳致西原老丈病患可念冗甚不能別書煩爲致意他規嗣音草率不具。

荅竹內常成丁卯

前月中閒三書到來詳病後無恙何慰如之疑目文章見向來用功之切輒已批削有疎漏反復之一詩亦佳但某未當得耳便音急迫不及奉和察恕察恕射書紀原抄疾速送到荷厚意不輕指南後錄亦垂念爲妙譜

法示喻過分非所敢聞命但此人家日用之急而世俗所爲不得其法所以妄論著其旨趣條理已爲惟正言之伏承尊主途中安暇已還鎮動履休暢欣幸欣幸令弟見寄一書文詞可喜是子資質溫謹頗有才思度賢者不怠於責望也此閒學者不寡但識量凡劣習俗沈痼曾無奮發直前拔出流輩者朱子之書行乎我邦也本國其魁而願未聞一箇之有巴鼻者矣可惟西遊紀行一冊近作二首內去單便數書不悉所言。

又

見示長書具悉近况賤體尙爾因循要不足煩遠念感春賦西遊紀行佳作一首謹領納佳作儘好而未免意思纏繞須得從容閑暇乃爲可口也尊主所教信堪悚息學術疎漏日月逾邁未有報萬一之期徒倍慚覲耳聞令弟頗勤飾課級次第甚以爲慰更欲見比來之效幸爲道此意來喻數書之講僕固將踐言然志大而識不足任重而力不勝蚤山蠡海幾何有不爲嗤笑之囧者耶賢者其亮之孟子沈同章未詳來意但所謂雖非



可伐燕之人而以私來問。當言燕固可伐，但當以天吏伐之。此數句甚不是。夫問一而答一，問二而答二，是乃語次之當然。孟子本文之旨明甚矣。儻信來說，欲問一而逆探，未見之二而并對之，問二而豫擬，未著之三而兼言之，則是周羅揣摩之尤者。聖賢心事如秋月，豈得容此等回互因緣之私哉。饒輔之說不記何如。家乏書策，無從考證。然其稱補孟子之言，則又可大駭也。不知何以言之。大抵小注所收諸儒類碎細支離，不能說破聖賢本文之意。要東高閣省日力為妙。如尚有疑錄，寄二說。吾友未免俗儒穿鑿之巧。於此等處，謬誤頗多，為可惜也。遺言見講畢四卷十數輩者，亦皆不懈。至忠臣烈士各所以靖獻之本意，雖非區區所敢擬。訓詁故事，則似無可疑者。既隨行狀例，逐一朱書點檢，訖即呈似耳。別來益遠，兩夜月窻夢寐來往，何當抵掌開口吐露近來之所包藏，不堪景戀，伏希惘惘。

又戊辰

諸疑已附疏各條矣。其他有不可斷批者，復布之。若答惟正書中勸渠數

語鄙意尤所不曉。蓋事君者致身而無貳，見事非理則不可不爭，爭而不得則不可不去，去而不得也。流放與誅死，惟君所命，是臣子之常分也。苟曰吾有待而發焉，則謹不可動之。於言談風旨之間，宜積誠蓄慮，以窺納約之牖。若夫抱關擊柝，委吏乘田之徒，人卑職微，無言責格心之權者，則惟老死吾所守之職，其他一切不問可也。是其所居之尊卑，事幾之緩急，雖不可以一例括，要不有隱乎君上之本心，則不容以豪釐差矣。小學內外篇論君臣之義者，可謂明白詳備也。季世風澆，面則唯唯諾諾，無所不至，而後則言吾君不能，以為餽餼素餐之計，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吁亦可謂之士也哉。賢者所言雖出於忠愛，而亦有似欠持論者，以故詳告之，不審賢意以為如何。

又

疑目武王論點加批去。老父疾比日快復，不勞憂念。某居止依舊，但晨昏多事，莫復半日之閑，得以讀書觀理，學業不競，歲月如流，使人恐懼也。奈

何奈何。

又

大舜有大焉。來說得之。但引三月不違。以證舜無不善之義。牽強難通耳。楊陸恐晚明儒者其說信可笑。大抵明儒自陳白沙王陽明倡異學也。一變之邪。務為渾同迂迴之談。以排斥先正。其弊至李長者極矣。今觀其遺言。禪之鈍老之膚。如入夜郎王國。真所謂亡國之音。而明朝傾覆之妖孽也。然而近世何者傳之。我邦世之輕薄子競附和之。不惟舉之於口。又筆之於書。遂至乎附疏四子集注。以欺誑天下。嗚呼。其不仁亦甚矣。夫四子集注。日月也不待贊助。而明不遭點汗。而暗。大全蒙引存疑。講述淺說等。浮雲塵埃也。近年所謂頭箋異說。蛆蠅蟻蝮也。得失損益。紛綸交錯。其實何增減於日月哉。洗心觀理者。余知其決不讀矣。吾友所宜痛禁而猛防之也。某嘗謂明朝三百年。人惟二人焉。曰方孝孺薛瑄而已矣。書惟一書焉。曰讀書錄而已矣。其他咕咕煦沫。多多益卑。妄意如此。亦未易與他人

言。

又已已

彼中比來何如。想侍奉佳適。某中元節來患胸痛。昨六日遂吐血。亦瀕危矣。既幸漸蘇息。而氣體羸瘦。終非故吾也。向所示放開之說。蒼林擇之書中亦有之。因錄內去。更願檢二程全書錄本語。見寄。聞鄉主使于中村。不知賢者扈從否。會面無期。有所見勿吝。以慰此無聊。

又別帑

後醍醐一品親王遷居處。向者聞有井川籠原也。頃中村役還。士人傳下。加江小縣也。彼地見存追福御筭殿。經塚塚中藏一石一字之經。今里人時有拾得之。文字尚不磨。又有鄰浦名以布理。亦由親王之緣。不知曾考索否。煩賢者特訪諸兩地者。質正其實。詳記以見示。將以廣異聞。有井川里

初居籠原。後孝孺有井川之宅。即今有井川。海濱有衣繁石。出傳御筭殿之衣。繫此石云。嘗記太平記有北海南山之語。每疑不合。有井之地方。不審小縣地。城向背如何。敢請兩說。并考索之。

又庚午

嚮所煩文集落板及遺書三重說領之珍感珍感昨又懇綱目籤題目錄公暇詳寫近日見示幸甚長姊病患漸快不勞遠念餘候來音不宣

荅竹內康次丁卯

後漢書抄大卷細字楷正微密勤苦萬萬感謝不少不審別後作何功夫夏正夫有言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足下妙年不可不知也已遠矣臨風惘惘

又

康次足下得去月念五書文思英發詳悉足下之有志于此妙年過邁誠不易得今亦無他策且須省出入禁游戲采四書六經之書正音讀別章句曉文義之可通者通一書然後及一書如此不懈則日計如不足而月計實有餘義理漸明而講習自有道矣比來讀何書所得所疑望一二示及將以見足下用功之實也足下幸有賢父兄之倡不得比世俗一般之

兒輩若無所成則足下之罪何以諉之哉千萬亮察

荅西原惟正丁卯

所約族譜頃僅脫稿其間多參諸愚意而省約度不能悉合賢意且淨寫成冊即今乘便風來本三道還之竊嘗觀藤原姓譜將軍家譜諸家大系圖武家系譜等書蓋皆不得其法或系緒多端者如蛛蝥遮避或註文多事者如蟻蟲聚攢欹斜傾側逼迫困窮殊可笑邇日不自揆爲譜法三篇以附于私家族譜之後今謾內去賢者之譜用所謂太宗之法者宜憑攷以得其例也但此本即草稿而此間無復副本覽畢亟見還夫異鄉之古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而其昭穆存乎廟遷毀之主存乎太祖之室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是宜百世不忘其祖而王宮又置小史以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則可謂丁寧鄭重而無俟於譜牒也秦漢以來封建之制廢仕者無世官無分地然後譜牒初興而歷世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是以雖無廟無宗而賢

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而不忘矣。五季之衰也。其書散亡。而其法不傳。至宋其職卒不舉焉。亦一代之大闕典也。於是廬陵歐陽永叔眉山蘇允明相謀而立之。例然後天下譜牒之學再彬彬焉。我邦允恭天皇之盟。萬多親王之錄。其於姓氏之派別。可謂正矣。而譜牒之法。後世無聞焉。所謂歐陽氏之說。亦未之考也。今斯三篇。太率因蘇氏之法。參以諸儒之言。閒或加臆斷。蓋上篇蘇說。而準別子法。則丘文莊之說也。中篇所著十法者。嘗見遜志齋說及之。今不記其本語。且以己意載之也。文式今所擬定也。太宗圖法。豎橫局者。倣於朱子實紀世系之法。立始祖者。據老蘇太宗之例。蓋蘇法善矣。但如此。則四五世已溢乎數十紙。而所謂某之子某者。煩冗不好看。故取于實紀簡便之法也。實紀之法善矣。然不標始祖。則無尊之統。人莫知其所。出自故因。譜例別子之例也。小宗圖法。蘇氏也。藏改之法。今所擬也。下篇太宗死而無後。及支子爲人。後之論。大學衍義補也。其他悉今所考也。此是紀綱人道。最切近事。恐不可做。第二義看。有疑幸反復。

之平生拙於爲文。隨手削改。况未經點檢乎。切宜勿示人以取憫笑。且表暴僭踰之罪。惟鄉東常成兩友。不可不與聞也。大暑未徂。親闈安否。奈何幸自愛保。蓄以盡侍奉之權。不宣。

又戊辰

承書聞朝告尙爾。因循度事事整頓。半沈半浮。却以爲擾也。嗣王之命具悉。感刻何可言。煩賢者以拜謝。至懇至懇。重本在席。來書共讀之。大驚於貴文之進。使某報謝也。力勝故事領納。坐客魚貫。書不能一二。儻尙有數日之閒。一來以吐出高懷。豈不快哉。豈不快哉。

又

朱子行狀附箋所引續綱目差役法。以大學衍義補考之。卿作鄉正。如向來所疑。工作弓手散閒有力字。然則散字屬下句。而爲分與從官之義也。蓋衍義補所載宋史舊文。且處處散見。而文字不異。則綱目恐誤矣。而謄寫疎脫。又未可知。貴卿幸有印本。歸時願一檢尋示之。今所錄呈姑貼附。

續綱目之前可也。蓋太祖差役之法。太宗損益之。至神宗罷之。爲免役。哲宗又罷免役。以復太宗之舊。而遂爲定制矣。至各利害。則非行狀考究之急。俟他時論也。帶納前說未當。亦錄本說內去。兩紙見畢。便送于家兄。所別寫一通。更抄出和買雜買說。并還之。爲妙。來書文字漸佳。兒輩喃喃不能悉曲折耳。

又

所喻主敬窮理之意甚善。須目下用力。不爲空言爲佳。此閒亦有一議論。未暇奉告。何其快哉。哉改作也。爲可。即何其多能也。何其處也。何其尊也。或公之字例。恠而歎之之辭也。姑據目今所考。或用哉。或用乎。見柳柏舟集傳。或用與。司馬相如傳。或用耶。韓文仲長統贊四。或用矣。荀勗成相兼用也哉。大學行義和八十九。何。或不用助字。陽詩劉辰翁評。何其能言。雖不可以一律而槩。此何其閒。已不復用爲以如等字。而激上則用哉字。而承之下。覺似局促耳。來喻所疑誠然。但豈據我而不然之也。何就彼而疑之也。

來喻混而一之。其本指物之辭。而其閒又有因而決彼者。如其爲仁之本。與其回也與之類。是也。來喻亦不審推之。是爲踈耳。向年讀濟北集。見其用之字。或可疑。蓋文字之難。使得彼之博洽。猶不免焉。况今人而欠審一審。可乎。來喻之云是。可嘉也。

又

獲書知苦臂痛。近日何似。某別後粗遣。美代通書。依光大學。各已終篇。兩友每恨賢者不在此也。密諭一事。比日閒然。曲折非面。不能盡。要亦不足掛齒牙閒也。風言數語。見相愛之意。感愧曷已。但下士晚聞道。安能當賢者之望。是可笑。周子書。重本所託內之。渠頃有小營繕。稍定。當自報也。舍兄趣裝紛紛。不能細書。

又

前月之半。獲四月廿日書。時方侍老父疾矣。頃來老父得愈。而某又患疝。阻礙程机。至今未報。踈濶疎濶。所示文字。詳密滑澤。比舊爲易讀。但多閑

言語少實議論是心地不進之明驗。勉旃勉旃。山中諸况無足道。府下諸友時時來訪。病來未能相對而讀書耳。貴下諸友久不得書。比日做何功夫。方今未易望大器。惟欲得一箇不晝寢之人而相與。而目中未聞其人。不知仁里諸賢以爲如何。

又

諸疑見讀書不倦之意。已批遣之。但問文詞碎義。而不及大學語孟何耶。光陰如矢。時不待人。斯語不可不記也。

又

承書及疑目。日者眼疾發動。施以湯熨之方。眶網腫爛。不可開眼。又有病者。又有婚事。諸魔襲來。久不能裁答。孟疑頗佳。見向來遣日之。不徒甚。慳鄙懷已。隨批其旁。有疑反復之。聞與常成相講磨。可喜。渠一門皆讀書。弟所不解。兄曉之。兄所不通。父誨之。父子兄弟怡怡。恂恂。常以經傳相會。近時未聞其比。盛哉盛哉。惟正從容其閒。不亦善乎。頃來府下諸友。已不疾

親戚疾。各嬰城自守而已。曾無前赤幟。以一戰者。惟上野士人來讀經名考。比日前諸人所講。又覺詳細。不使惟正與焉。爲可恨也。

又

細觀來諭之氣象。便覺世味浸淪于骨髓矣。殊可憂懼。此非區區庸工之可藥。徒仰屋竊歎耳。爲仁由己。惟吾友勉之。

又

示諭講習之次第。甚善甚善。但持敬之說。尙擾於多議。未甚明了。今只得就容貌言語上著實用力。使是心常不忘。便是最切工夫。久之須有入頭處。恐不可指天畫地。求其說之必通也。

與西原惟正

竹內老丈欲讀日本紀。今將納某所點本十五冊。煩賢者視便之難易。或三冊或五冊。緘封轉達。幸甚幸甚。比日寒甚。消息如何。臨風詹泝。

荅西原惟正

辛未

孟疑批去。但摘正文集注，纔數語而援蒙引，引序考，又見語類舉商君范  
睢蔡澤等，至遂臆寫各傳章解句釋，勤則勤矣。然其蔓衍四出，支離纏繞  
之病，不可勝言。苟不芟而夷之，終無有洗心觀理之期矣。宜深思之。居下  
位不言事，本由人君不己，知不己，試爾。今蒙引對，何幸加之。直披肝瀝膽，  
死生以之而已矣。豈復下位之憚哉。責在位使之言，孟子已有明證。而韓  
文公諍臣論，歐陽文忠公上范司諫書，皆爲之而作。但在位皆蜚陽范也。  
則可。若夫鄙夫竊位者，固不可徒譎譎，取失言之辱。此又不可不審也。然  
非壁立萬仞之君子，此等事固不易言矣耳。

又

不知不試，只是一意重言耳。非爲有別也。若以重言爲不可，則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之類，載籍中不勝其可削。而禹稷過門，潤以風雨之禍，又將發  
乎今日矣。今固不敢改而荷其不彼，則已多。願自此不措片言半句痛加  
砭責，勿以梅花一字之長，假之是千萬之望也。策問一道，近來所著，謹呈

上嗣主。三友亦試置對，看如何。邇者共聞正月十一日，鈞命命林春常長  
髮，奏授諸大夫任大學頭，爾乃遠近髡儒，一時皆脫僧衣而歸士服矣。此  
一洗東求以來二百年之陋習，可以見太平正名之盛舉也。珍重珍重，不  
知嘗聞之否。

又

盡天盡地靈滿滿，自心他心體無二。此語誠似矣。然以愚觀之，是亦出於  
輪回因果之緒餘，非實知生死鬼神者之言也。何者，人生乎天地間，理氣  
妙合而凝而已矣。以理而言，所謂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固與夫元亨利貞  
滾融通貫，生也既，不有彼此間隔之可言。死也又何有存亡斷續之可擬。  
以氣而言，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又營衛氣血之流行發用，非去是  
身體之外，別有一箇塊然煥然者也。身既死矣，復豈得獨存哉。然則彼之  
所言滿滿天地靈且心者，果指何物歟。更請一二舉其差，不審能辨之否。  
今日匹夫匹婦，生時已目不識丁，而死則爲英魂靈鬼，徧滿宇宙，可謂左

矣。一也。古今死者已夥。人人而徧滿。則天地不勝容。而爆裂。不知新死者。一番徧滿。而古死者漸漸峻削。其將積疊混雜不相妨乎。二也。盡天盡地。已如此。則不必待祭祀。然後感饗。而且如弓之在穀。如水之滿器。則我欲萃聚。彼欲來格。亦似不復可動著。三也。無始曠劫。盡未來際。使天地間專爲死者所據。而陰陽五行莫復執。榮悴生死之權矣。四也。祭一人而終古死者皆享。五也。此是一大議論。試扣鄉東等。再以見教。祭祀一節。俟此論斷決而後言之。今未暇及也。謀道不謀食。對策極切當。深可珍重。其間少加驥括。亦皆文字小病。非沒來說本意。更繕寫來寄。可傳此間。諸人鄉東之荅未送到。切宜勿播示。此本以攬渠之趣向議論也。昏暮艸艸做字不成。

又

荅連嵩卿廖子晦書寫呈前日奉詰問鬼神之說。正據之而言矣。不知嘗考及否。覽畢見返。將與諸說合併貼次而看。貫下若有寫貯者。寄來亦一

幸也。來說未暇細觀。但益覺不可容易論說耳。七絕出偶作。不知其是否。寄示諸友及常成。或有補於警發也。

又

久不聞信。日夕馳情。忽獲六月十七日書。審炎暑以來。親庭安寧。起居迪吉。何歡如之。昏議已定。甚慰甚慰。旱魃爲虐。近歲所無。彼中想大故狼狽。聞畿甸而下。每縣每國。往往不及插苗。直赤土矣。十數年來。人不知饑。意天運有數。復見己未庚申之災乎。可畏可畏。本州大抵春早。又灌溉有方。每不苦旱。今夏所見。高仰固雖損傷。卑汙肥穰倍常。四三十日無暴雨。收入恐不減去年也。但比日有人示野根山所產竹米。其種亦豐。聞山中處處有人簸揚取載。民間銀子一匁賣六升。設如本州所載。此亦儉年之兆。則雖本州未必得高枕耳。講學功夫。頃來何如此。閒讀書亦隨分課業。其私竊惟念。爲聖賢至難至苦。如登千仞之山。如臨萬仞之淵。讀克己性善之章。顏孟所做。亦恐非平平。功力直用沈舟燒糧舍死。向前之策而已。非



有他術也。今以不逮之資，鈍滯之才，或作或輟，一鼓一金，以三十四十年，壯力雄，尚不能截斷降伏於顯然私欲之大者，相率墮乎前途茫茫，故鄉難忘之腔窠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昔人無得於我道而駸淫于異端者，蓋亦以此。而以今觀之，其亦黑衣虎狼，讀禮娼婦，何以能得於安身立命之際，吐一氣乎。所謂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磧者，真可為寒心也。不審賢者何以教之。請於此下一轉語，令有日新用力之地，為妙。奈何奈何。

秦山集十一終

秦山集十三

雜著

洪範全書末卷說庚申年安城作

末卷本出于周易全書，而不知其為誰作。先生曰：蓋遊蔡門之人所著，今不可考也。其書重複混雜，不可曉者多矣。先生訂之，著木之法始明，而其不可考者仍存焉。項試依先生見所正之本，更分其前後以類剪貼之，欲其易推窮也。因略記所疑及所次，不敢妄亂成書，姑備再考耳。按大事用年，下圖注圈外，皆混著木而為一。蓋誤，棟畫而為筮圈者也。先生訂以陰面陽面，而其說略通。然就棟畫考之，猶有陰陽各欠一者。此未詳也。九數定占二圖，五行行云云，三圖亦混雜不易考。此皆疑，非蔡氏之意。而說者特誤之也。今次之，如左象數圖以下，盡依其舊。大事用年，下置先生所定注圖，次置數者理之時也。一吉而九凶之二語，注各次置九數定占二圖，次置八十一章占例，次置十二木徑九分之語。注附其圖則去上年月日

時及下著策而獨存一圖注之所言二圖之二字姑換一字圈外盡去之次置五行事類支干圖注除此已外盡去之然後著木之通不通占法之別不別圈樑之似不似者不辨而自辨矣然此特就末卷損益之耳其次第條理後錄備矣更宜詳焉

考定繼體天皇本紀錯亂乙丑

男大迹天皇紀元年春正月辛酉朔甲子大伴大連金村大連更籌議曰男大迹王性慈仁孝順可承天緒冀殷勤勸進紹隆帝業物部蟲鹿火大連許勢男人大臣等僉曰妙簡枝孫賢者唯男大迹王也丙寅遣臣連等持節以備法駕奉迎三國夾衛兵仗肅整容儀警蹕前驅奄然而至於是男大迹天皇晏然自若踞坐胡床齋列陪臣既如帝坐持節使等由是敬憚傾心委命冀盡忠誠然天皇意裏尙疑久而不就適知河內馬飼首荒籠密奉遣使具述大臣大連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二日三夜遂發乃喟然而歎曰懿哉馬飼首汝若無遣使來告殆取蚩於天下世云勿論貴賤但

重其心蓋荒籠之謂乎及至踐祚厚加荒籠寵待甲申天皇行至樟葉宮二月辛卯朔甲午大伴金村大連乃跪上天子鏡劔璽符再拜男大迹天皇謝曰子民治國重事也寡人不才不足以稱願請迴慮擇賢者寡人不敢當大伴大連伏地固請男大迹天皇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大伴大連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子民治國最宜稱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幸藉衆願乞垂聽納男大迹天皇曰大臣大連將相諸臣咸推寡人寡人敢不乖乃受璽符是日即天皇位以大伴金村大連爲大連許勢男人大臣爲大臣物部蟲鹿火大連爲大連並如故是以大臣大連等各依職位焉庚子大伴大連奏請曰臣聞前王之宰世也非維城之固無以鎮其乾坤非掖庭之親無以繼其跌蔓是故白髮天皇無嗣遣臣祖父大連室屋每州安置三種白髮部百三種者一白髮部舍人二白髮部供膳三白髮部朝見以留後世之名嗟夫可不愴歎請立手白香皇女納爲皇后遣神祇伯等敬祭神祇求天皇息允蒼民望天皇曰可矣三月庚申朔詔曰神祇不可乏主宇宙不可無君天生黎

庶樹以元首使司助養令全性命大連憂朕無息披誠款以國家世世盡忠豈唯朕日歟宜備禮儀奉迎手白香皇女甲子立皇后手白香皇女脩教于內遂生一男是為天國排開廣庭尊此云波是嫡子而多年於二兄治後有其天下二兄者廣國排武金日尊與戊辰詔曰朕聞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帝王躬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蠶而勉桑序况朕百寮暨于萬族廢棄農績而至殷富者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懷癸酉納八妃納八妃雖有先後而此日癸酉納者據此元妃尾張連草香女曰日子媛色部生二子皆有天下其一曰勾大兄皇子是為廣國排武金日尊其二曰檜隈高田皇子是為武小廣國排盾尊次妃三尾角折君妹曰稚子媛生大郎皇子與出雲皇女次坂田大跨王女曰廣媛生三女長曰神前皇女仲曰茨田皇女少曰馬來田皇女次息長真手王女曰麻績娘子生荳角皇女草角比云是侍伊勢大神祠次茨田連小望女或曰曰關媛生三女長曰茨田大娘皇女仲曰白坂活日姬

皇女少曰北野稚郎皇女石原次三尾君堅楸女曰倭媛生二男二女其一曰大娘子皇女其二曰梔子皇子是三國公之先也其三曰耳皇子其四曰赤姬皇女次和珥臣河內女曰蕙媛生一男二女其一曰稚綾姬皇女其二曰圓娘皇女其三曰厚皇子次根王女曰廣媛生二男長曰菟皇子是酒人公之先也少曰中皇子是坂田公之先也是年也太歲丁亥

朝倉神名辨

有客談及當國朝倉神名以為味鋹高彥根命余曰不然此天津羽羽神也客笑曰子何考之疎也此出於林氏所作朝倉再興記余曰林氏蓋臆說爾客曰林氏何臆說之有據日本書紀延喜式及古老傳稱也余曰日本紀只言朝倉社不舉神名神名帳亦然若夫古老傳稱直承誤踵訛耳何足信耶客曰然則子之所據何如余曰土左國風土記曰土左郡有朝倉鄉鄉中有社神名天津羽羽神天石門別神子也客曰然則闔國所稱味鋹高彥根神者非乎余曰此乃一宮大社而日本紀之土左大神神名

帳之都佐坐神社者皆是也。客曰：何以言之？余曰：社司古老見稱高賀茂大明神，而風土記亦曰：土左郡郡家西去四里有土左高賀茂大社，其神名爲一言主尊。一說曰：大穴六道尊子味鋺高彥根尊，雄略天皇四年庚子春二月，天皇獵于葛城山，忽有長人面形似天皇，天皇知是神人，故問何處。公對曰：現人神願稱皇諱，荅敕朕是稚武尊。長人曰：僕是一言主神也。遂與盤于遊田。按此本見日本紀是時神與天皇相競，有不遜之言。天皇大瞋，奉移土左神，隨而降，神身已隱，以祝代之。初至賀茂之地，後遷于此社。而高野天皇寶字八年，從五位上高賀茂朝臣田守等奏，而奉迎鎮於葛城山東下高宮岡上。按此本見日本紀其和魂者猶留彼國，于今祭禮。正月十五日立例，百姓相聚行射禮於社下。五月下旬申南畝功竟之事。八月上旬貢封戶調物，國司必向自成蹤。客曰：彼記已言郡家西去四里，安知非指朝倉也。余曰：雜令曰：凡度地五尺爲步，三百步爲里。此古法也。與即今見行六尺五寸爲間，六十間爲町，三十六町爲里者不同也。且朝倉一社而風土

記不當兩見，而記中所言初至賀茂之地者，及正月十五日之射，八月上旬之貢，國司之參拜，此等皆他社所不有，而即今猶有遺風，則其爲一宮也。將復何疑焉？客曰：然則日本紀之土左大神，神名帳之都佐坐神社者，何以審其必一宮也？余曰：大神非小社之號，都佐蓋名郡之都會也。客曰：大社安知非緣於後人之尊崇耶？余曰：神名帳旣明爲大社，而自古號稱一宮，可知其殊異他社也。方今祀典衰絕之秋，社職食田者，尙有二十五人焉。是豈一朝俄然之所致耶？如通子之言，則所謂大社大神者，不知以何社填之。然此不與朝倉神名相關，俟他日致詳耳。客曰：子之所引實出於風土記，則無可詰也。然風土記之泯已久，今其全書之行乎人間者，除出雲國外，蓋莫之見。子之所覽，或恐出於近世好事之手，而非醍醐照會之本書也。余曰：子之言甚好，是固近世之紛紛者，可厭且惡也。但今所舉出於下部懷賢所撰釋日本紀焉。其書多引卜兼方之說，兼方後字多御宇之人，距今已遠，而所抄出諸國風土紀，皆古朴詳悉，決非近代之贗作。

也。客曰：子之說至則至矣。但林氏江府弘文館學士，當今天下之所取證，而彼記文縹裝卷束，既已鎖在神庫，非子等可輒改也。子其慎勿公言。余曰：陋哉言也。道者天下之公共，非林氏之所得專。神者萬物之主宰，非林氏之所得誣。余之所論天理也，非人也。神意也，非俗也。使林氏生時聞此說，則必有改正，而不至於誣神失實，如此之尤。今而有知也，幽冥之間，蓋有所自雪矣。決不比子之所慮也。子之言特人情回互之鄙態，而非明神正直之旨矣。悲夫！客無語而退。因次其語，以俟國家祀典正名之盛舉。

著卦考誤。左數右策，左右皆策說。庚午

或問左數右策。曰：左數指掛扚，以其列於左刻而有乘除之用，故謂之左數也。右策指過揲，以其列於右刻而為見存之著，故謂之右策也。問左右皆策。曰：謂除初掛一，外四十八之全著，以其合併列於左右者而名也。曰：其言左右皆九一而圍三，何也？曰：數策以左右相對，則左數以徑一圍三，而含九，右策以四約之法，而得九，是所謂左右皆九而數之實也。左右皆

六放。此若以全策言之，則四分四十有八，而掛扚得十二者一，過揲得十二者三，是所謂一而圍三，而數之實也。圍四用半，亦當以此推之。若其二少奇偶不純，亦逐段各自具是象，而有不可亂者矣。蓋分而對之，合而統之，以明牝牡相銜，參兩為體，無往而不相值之術。下文四策圖乃正圖之者，而錯板耳。曰：左數右策，然矣。獨左右皆策，據下文二少之註，則其以過揲而言，明甚。子以為全策，何其考之不詳也。曰：此為過揲術，非不通。但於左右皆策之稱，全不相應。而本文兩句之間，不可獨於過揲再加鄭重，則竟亦未見為穩當。然則是註如何？曰：此特就右邊過揲之策而註之，蓋欲其易睹耳。非有意乎遺掛扚也。曰：子以下文策圖為此條之圖，何所據也？曰：是無所考證。然其附於十三條，殊無意謂。而十五條方論三變皆掛之法，未曾及掛揲之全數。則圖之係于此，亦既不能有發明乎本條，而或嫌助于郭氏之說。郭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數，此條只論掛扚而闕乃備掛揲，則其體似掛過揲以配掛扚耳。是安得為定也。今若併遷以附于是條之左，則所謂左數右策，左右皆策者，不待多說而明。



淺見先生跋語附

著卦考誤左數右策左右皆策谷重遠嘗質于予予時以掛扞過揲荅之而於後文方二圓一等註則未有明說闕疑久矣元祿辛未夏重遠又以所著說及辨寄示以後兩圖合併次第以爲此條之圖且論李氏之未及者予徐而觀之符合分曉詳當著實莫可疑者而紛紛之論已不容辨矣豈不一快哉因書其後如此以還之且別改書圖本如左云六月晦日

重遠謂圖本筆下多此不載

又按兩圖前少陽老陰圖當是後面脫板而在五歲再閏圖之前蓋此書最初三條舉正文而主訂疏家之說也故以今攷發之後康節以下凡十二條就辨疑之書而專正郭氏之誤也故以今按明之其掛扞過揲圖五歲再閏圖說及筆談論說凡三條則別舉以附于書後者故皆無發語而直書之掛過圖爲今攷第二條而

書之歲閏圖爲今攷第一條及今按第二條而書之印板文集於老陽圖前空闕三行亦可以見兩圖以下不混于前諸說之間云安正識

伊川涪州說

伊川先生謫涪州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嗚呼人生親厚莫若族子門人艱困執有若遷謫者夫以族子門人之親厚陷其父兄尊師於遠外遷謫之地此是何等怨恨哉然而視其賣己者徒止於如此真天地之量也今人偶聞踈遠不相識之人片言隻語非毀於己輒已怫然起色爭辨措或結爲仇怨至欲終身不見其面而況於骨肉友朋乎固雖不可與程先生擬論而其爲淺之丈夫也甚矣上蔡又問刑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也嗚呼末世險薄風俗之弊無所不

至。學者當以上語處人。下語省己。則庶乎其知。所以自守。而免世俗狃忿  
猥屑之態矣。因表出以自訟云。

禫說

禫者終喪而後再祭之名。所以平安乎神靈也。鄭曰。濟濟然。平安之意。其所為則為父  
為母。為妻。為長子。適子。父沒。母在。為妻。妻為夫。父沒。為慈母。承重。為祖父  
祖母。但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適子。父在。為妻。不禫。庶子。父沒。母在。  
為妻。不禫。以上并見喪服小記及其陳說。出母。無禫。陳說。其月數。則為父母。斬齊。  
二十五日大祥。間一月。而禫。凡二十七月。見士喪禮。鄭注。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仲宣書。從之。或曰。二十五  
月祥。後便禫。禮曰。祥而禫。是月禫。溫公從之。但士喪禮。中月欲禫。以其月。此兩說各有據。  
未知孰是。宋禮從二十七月。宋制也。馬氏謂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  
月異。禮曰。是為近之。而亦未見的證。當闕之。可也。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  
五月而禫。此父在為母。鄭說及然禫。閏月亦算之。見禮記。非如二祥也。其服制。  
則玄冠朝服。而禫。禫訖。首著織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見禮記。其儀節。

則家禮備矣。其變除。則禫而飲。醴酒。食乾肉。而牀。禫而無哭。樂作。從御  
吉祭。而復寢。禮曰。禫而寢。是月禫。徙月樂。是各記所聞也。禫祭之儀。散  
出禮傳。不易憑考。因抄出。以為一說。與同志者訂之云。

讀李氏藏書景泰諸君子傳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然後懸象流峙。飛潛動植。咸若其性。無乖戾舛逆之  
氣矣。此天地之正也。是故凡生於兩間者。因各無不有。上下尊卑。一定之  
分。而其附屬聯絡。千別萬碎。又各無不有所係。焉立倚焉安矣。此人事之  
正也。是自然之理。必到之勢。與生俱生。莫適不然。聖人目之。曰三綱。曰五  
倫。亦以其總攝次叙。有不可易者焉爾。苟於此失之。富如秦隨。強如金元。  
亦豺狼羯狗之野。非國也。非天下也。古之聖賢。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  
顛沛造次。不能違離。故其平日言論。做作。莫非扶植維持之功。而不幸際  
會。非常之變也。其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蓋皆此心本分之正。欲罷不能之  
至。而非吾故有意乎成。且取之也。所謂苟沮於利害之中。而亡天理之正。



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者是已。嗚呼切矣哉。秦伯不從太王之剪商而與仲雍之于荆蠻。伯夷叔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饑。則至德仁人之事。非後學所敢窺測焉。六國時秦長雄天下。周室如無。新垣衍因欲帝秦。魯仲連折之曰。彼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王莽為安漢公時。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去客于遼東。宋寧宗朝。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立貴誠。李燾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斯三君子者。雖所逢不同。要為有見乎綱倫之維。而得於本心之正。則一而已矣。以此說推之。嘗有疑於于謙之出處。蓋英宗之北狩。明祚綴旒。王室之再造。寔由此公厥功。固不在乎諸葛汾陽之下。與人所誦為不誣焉。然景帝之不忠不弟。固已顯然明白。而至太上之歸。自虜廷遽錮之南城。則三綱之亂極矣。于公方斯時也。進不能一言以救正。退不能潔身以決去。可謂害乎出處之大義。若欲以前功之偉。相掩以後災之慘。相憐。恐非覈論也。但忠肅所遇艱險。蹇蹇匪躬。與三君子鴻飛冥

冥者。事體不類。難易相萬。而其為學也。亦未足任道學之責。則自為明朝再造之名臣。前代宗澤趙鼎等。儔匹足矣。唯惟薛文清公。丘文莊公。為當代道學之南針。且所處所遇。非有忠肅之坎困。而或為大理寺卿。或為翰林院編修。夷然不以為意。何耶。噫。是亦不可以已乎。此於三君子果為有愧焉。尚何說之有。蓋文清不看破魯齋。文莊心術不整。於此有各見其實驗矣。窮格之不至。可畏哉。獨廖莊一疏。及章綸鍾同之諫論。兩宮之友愛。國本之建立。大義分明。極切當今。一時諸臣之所心知。而不敢言者。尤為可敬歎焉。而吳與弼終乎景泰天順二朝。屢召不屈。雖不著於言論。蓋亦不無所見也。斯四人者。雖所處或不同。要為全於本心之正。綱倫之維。無恨乎天地上下之大分。則不異。蓋廖章鍾氏於胡夢昱有光。而康齋高尙之風。道義之劇。於三君子可填篋焉。學者所當隨所處之宜。矜式也。因併論附于綱齋論西山之遺意。英宗已有太子。即王輔之。與復王。竑是矣。商韓等時之即。其外只為大元帥討賊。敵剛升遐。率六軍結。其甚。廖模。其意可見。外日忘復。志。倫。安。江。左。是亦既即位分定之所致。卒至使天下人心。漸。左。道。不。能。為。體。豈不可哀哉。當時。雖。使。與。也。先。利。且。迎。太。上。

辟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傳曰。我非食此位。而願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紛。何。來不知所對。高宗遺風。
 似使。金。精。迎。請。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復。唯。唯。而。退。此。二。語。可。以。見。其。日。下。之。狀。立。國。
 如此。真。可。寒。心。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時。不。
 中。刑。時。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當。日。天下。之。謂。乎。蓋。監。國。者。非。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斯。然。樂。忘。天。下。
 之人。謀。國。者。非。無。以。成。敗。利。鈍。其。心。則。當。社。稷。為。重。
 君。為。輕。之。際。豈。能。有。一。定。之。算。而。不。違。後。日。之。悔。乎。故。

時點說 乙亥。歷。聖。川。先生之命。

納音之法。積九成數。除五命行。蓋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五
 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
 此以微著為次者也。納音五行。一火二土三木四金五水。火本無聲。水沃
 之而有聲。故用水數一。土木無聲。遇火煨。則有聲。故用火數二。木金有自
 然之聲。故因本數。水本無聲。遇土而有聲。故用土數五。其運行以金聲為
 主。謂氣生金。金出礦。須火以成材。火資木以驕焰。木籍水而生榮。五行皆
 賴土以成立。凡此本乎受聲而言也。何謂積九成數。甲東方時之長也。故
 為九。乙丙丁戊。次之。為八。七。六。五。己庚辛壬癸。又次之。為九。八。七。六。五。子
 北方氣之先也。故為九。丑寅卯辰巳。次之。為八。七。六。五。四。午未申酉戌亥。

又次之。為九。八。七。六。五。四。自一至三。為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之象。而不分
 配支幹。此亦於納音五行。各自有法象也。如大三十。土三之類。何謂除五命行。甲子乙
 丑。為金者。甲得九。子得九。乙得八。丑得八。共三十四。除去五六三十。所餘
 者四。故為金。丙寅丁卯之火。丙得七。寅得七。丁得六。卯得六。共二十六。除
 去五五二十五。所餘者一。故為火。戊辰己巳之木。戊得五。辰得五。己得九。
 巳得四。共二十三。除去四五二十。所餘者三。故為木。庚午辛未之土。庚得
 八。午得九。辛得七。未得八。共三十二。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二。故為土。又
 如丙子丁丑之水。丙得七。子得九。丁得六。丑得八。共三十。數足五。不用除。
 故為水。餘放此。此就同類娶妻陰陽雙位。而得積數之自然。因以五行除
 之。以餘命行者。然也。納音圖說。見于劉氏運氣論奧者。詳矣。今依陶九成
 編新 王達 集 楊輝 傳 三氏之說。推演如此。抑時點之法。子午為九。丑
 未為八。寅申為七。卯酉為六。辰戌為五。巳亥為四。其取乎納音地支之積
 數也。歟。

立子以長以德辨

左傳周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則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致堂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愚謂此兩說非是按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說者曰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此出于隱元年公羊及何學本文亦各有小疵今截取其名義之正可以爲證者如右而係以妄斷曰此蓋古者聖王之本法所以防愛爭遠窮伺而安國本也是故王猛子惡年幼也而可以立子朝宣公年長也而不當立此適庶之嚴辨春秋之大義豈曰必以長哉若夫立子以德之說則聖賢時中之大權非君子持正之常法舍伯邑考立武王萬世之高見周室所以勃興然聖必若文王

然後可矣釋微子啓立受辛萬世之謬策商世所以忽亡而以名分質之太史之爭終不失爲正焉善乎子思之言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朱子語類問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長之說此事不知如何處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真賢方得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去申生漢高祖溺於戚姬要去立趙王如意豈是真見得他賢否倪曰如嫡長不賢便只得付之命曰是嗚呼國祚之脩短嫡子之賢否皆係乎天命之固然非人力所能廢與其豈繼世之大事而無平日一定之斷蔽於愛憎之私眩於利害之算臨事爲之紛紛也哉程子曰人臣貴正不貴權此不可不知也後世春秋之義不白升妾爲妻而諉其子以適及立長立德之議鼎立而並行譏閒易抵姦僞百出以敗國喪家者相踵不絕是皆陋儒疑貳之言啓之以詩禮發冢所以訾於莊

周也。悲夫。夫子朝僭逆之人，飾辭以誑諸侯，固莫足尤焉。胡致堂何等精確，而論光武廢立太子，亦襲其語，不知為非，且託以春秋之義，何其乖也。愚竊懼其言之失，有以致後人惑也。因辨以訂諸。

日本稱倭辨

耶麻騰之為國號也。昉乎神代，盛於皇朝。有山迹山戶山止之三義，而猶有秘訓，填之以日本二字者。原於舊俗比濃茂騰之名，而亦有大日靈貴之訓，傳其義精矣。若夫倭字，西土之所號，和字，後世之所轉，皆非我之稱，而訓之為耶麻騰，亦特隨乎流俗之所馴習爾。非嘉而從之也。舍人親王筆日本書紀於神代卷，不用倭字，至於人皇紀，假用為太和一國之號，以別之全國耳。未嘗為天下之號也。其辨嚴矣。摩神紀大倭本滿致重從百濟之所稱也以下外國所稱倭此平德紀我大倭及天武紀，在倭國，偶流於彼，則耳。幸德二年日本倭稱。于天武紀是合前倭字而誤存之者其改正手段於此可見其他外國之稱我者，尚多。文人詞客奇而用之，莫考其實焉。鄙哉。或問西土何以名我國以倭也。曰：釋日本紀云：吾邦人始至西土，彼人曰：汝國之名稱如何。自指東方，荅曰：謂吾

國哉。漢人即取吾字之初訓，命之曰倭。近世武江人見友元曰：倭與矮通，短人也。異邦慢我之號，二說未知孰是。但以後漢倭奴倭面之號及唐書倭國自惡其名不雅之言，攷之後說，恐為是。蓋據前說，則俯就漢人之訛，據後說，則甘受漢人之慢，以此為我國之號，豈理也哉。中葉以降，曰倭歌，曰倭訓，曰倭琴，因循流傳，至不可改，是可歎也。曰耶麻騰之名，創乎神武天皇。蓋天皇定天下，到太和，國王業始成，仍以定王業之地為國號。猶周武王於岐周定王業，故國號周。此說諸家相承已久，而具原損軒亦曰：神武帝之東征也，自浪速過於河內，將逾於膽駒山，而入于大和，其方駐六軍於膽駒山之西也。以其地在平淀河之內，故號其國曰河內。以其地在膽駒山之外，故號曰山外。蓋對河內而為言也。恐非山迹山止之謂。其在膽駒山之北，號其國為山背。此說近於人情，切于地界，而耶麻騰之為神武以來之名，益分明矣。吾子未之聞乎。曰：耶麻騰之為天下號，尚矣。二神之生國也。有大日本之名，而伊弉諾尊，日以日本浦安國，饒速日，命呼

爲虛空見日本國。此皆檀原御宇以前之稱。豈得悉指爲後世之追號乎。損軒之說誠如子之所稱。但舊事古事及日本紀有山背號而無山外字。且日神都於天安河舊矣。故神武紀稱爲中州。豈以在一瞻駒之東。斥爲山外哉。蓋嘗反覆考之。山外之說恐亦傳會耳。譬如釋徒稱大日靈貴爲大日如來。雖極切近而非事實也。蓋古者稱國之壤區。往往以同名。土左國有土佐郡。河內國有河內郡。其類寔繁。何害乎先有大日本國。然後其壤區有一小日本國耶。故神代卷曰日本國之三諸山。此可爲正名矣。何煩假岐周以爲說哉。且山背國亦以背山而名耳。猶河內國在淀河之內。日向國之向日。蓋據各國之形勢而名也。何必遙主瞻駒山乎。夫神聖之創業立政。當有緩急本末。神武當時駐六軍於瞻駒也。會戰神策。日不暇給。其豈遽爾制玉趾未加三國之名。以張虛勢哉。帝王之舉措。恐不如此也。損軒拘拘瞻駒。執而用之。不察其乖於物情之甚。豈其千慮之一失歟。抑俗學之誤稱呼也。扶桑若木等固不勝枚舉。而其號山城爲雍州。平安

城爲洛陽武藏爲武陵之類。詎啻千百。然其鄙陋無稽。皆爲易見。焉獨呼日本爲倭。則雖博雅名賢。亦有不免犯此誤者。因推演所聞。諸我師新蘆翁爲之說。併俟當世有識之折衷云。

谷氏大神姓說

- 一曰家世傳言谷氏出自大和國三輪谷。
- 二曰家世傳言其先從大和國神謫於當國而遷焉。遂爲其社職。
- 三曰家世傳言豐岡八幡宮初自山城國徙鎮谷氏山崎氏負其璽篋而來。遂爲其神主。
- 四曰家世傳言姓神紋左柄繪我家紋右柄繪。
- 五曰家世名神字。六代十五人。除左近殿帶刀殿外。十人名神字。其用他字者僅三人耳。今避神代甚字。秦元親君盛親君時。猶皆用神字。文書多傳可見。
- 六曰家世家於長岡郡江村鄉八幡村豐岡。下天王內五世祖左近

殿墓嘗在于此。則其爲世世家園可知也。園內小林齋祭牛頭天皇，以石爲御正體。今猶存。自古惟我谷氏祭之。他人無預焉。祭日九月廿四日。云。天王古無社。元祿己巳創社之。祭日今用正月七日。九月廿六日。

右六條。古來所傳如此。而凡我鄉人皆所耳聞目見也。重遠謹按第一條所傳的是大神姓之本證歟。大神或作大三輪。或作大美和。皆取音訓之通也。按第二條所傳。明是指當國之一宮歟。土左國風土記曰。土左郡高賀茂大社。其神名爲一言主尊。一說曰。大穴六道尊。子味鋸高彥根尊。雄略天皇四年庚子春二月。天皇獵于葛城山。忽有長人。面形似天皇。天皇知是神人。故問何處。公對曰。現人神。願稱皇諱。荅勅。朕是稚武尊。長人曰。僕是一言主神也。遂與盤于遊田。時神與天皇相競。有不遜之言。天皇大瞋。奉移土左神。隨而降。神身已隱。以祝代之。續日本紀。高野天皇御宇。高賀茂朝臣田守奏。以此神爲遠祖。重遠謂我遠祖蓋從一宮神來乎。一宮神主有谷氏。恐與我同祖也。古者各社神主。多用各神之裔。出雲大社任

穗日命。大國主社。附大田田根子命之類。不可枚舉。一宮神即高賀茂姓之祖神。高賀茂與大神同。出於大己貴命矣。按第三條所傳。日本後記曰。嗟峨。天皇弘仁十二年。以大神宇佐二氏爲八幡宮司。延喜式曰。八幡神宮司。以大神宇佐二氏補之。不得雜補他氏。重遠謂我家世爲當國八幡宮。祠職是亦以爲大神姓之緣歟。按第四條所傳。萬多姓氏錄曰。大神朝臣。素佐能雄。命六世孫。大國主之後也。初大國主神娶三島溝杵耳之女。玉櫛姬。夜未曙去。不曾晝到。於是玉櫛姬續苧。係衣至明。隨苧尋覓。經於茅渟。縣陶邑。直指大和國御諸山。還視苧遺。唯有三縈。因之號姓。大三縈。重遠謂大國主即大己貴也。輅繪之紋。蓋績苧。閉蘇三勾遺之表歟。近江國野洲郡有兵主神社。相傳祭大己貴命。而土俗稱爲閉會村。天王蓋兵主。即閉會也。或曰三輪。或曰兵主。俱是大己貴命。而自古以輅繪爲彼神御紋者。又恐神世文字訓之爲三輪。爲閉蘇。亦不可知也。一宮神輿。既明著。輅繪而幡多。郡賀茂社亦標此紋。姓氏錄曰。賀茂朝臣。大神朝臣。同祖

大國主神之後也。此其明證矣。大已貴，命經營天下，建大造，績故世崇，爲軍神。畫御紋於兵器，以壯其威。柄繪之名，恐緣起乎此矣。今世鑿鼓屋瓦，猶存其遺風。蓋亦揭廣矛治國之意也。兵家者流，以軍神大黑爲竺神者，誤矣。大黑即大國主及大已貴之轉音耳。其負袋故事，見於舊事紀，可考也。或疑西地之書，既有巴字，則此紋不必爲我國之章。且其訓爲登毛惠也。蓋取三箇相伴之義。子之所謂柄繪者，恐似傳會也。如何予對之曰：西土什器之彫錦繡之織，未會見有柄繪之紋。我國訓巴字爲柄繪者，蓋姑借其象形之髣髴，爾非實義也。按字書，巴蛇名，而其爲字也。象蛇行逶迤三折之形，一條也。柄繪乃績苧，閉蘇自內出，外迴繞之狀，三塊也。其爲三勾之表，不可誣焉。且大神宮式曰：柄以鹿皮縫之，胡粉塗以墨畫之。則柄之有繪固，有證而柄繪兩字亦已出於江家次第，非予之杜撰也。大友記亦曰：佐伯薩摩守惟治者大神姓，而世以巴爲家紋。大永年中，豐後國海部郡人也。我家世紋柄繪，而明傳與姓神分，左右其非大神姓之明券歟。

按第五條所傳，蓋古者命名必冠其姓，所謂稱源太原五者，源姓也。平三平次平姓也。藤九藤內藤姓也。橘次橘內橘姓也。其他菅原之菅三小野之野五，清原之清兵衛之類，皆莫不由於各姓矣。我家世冠名以神字，其以大神姓歟。按第六條所傳，蓋古者立社以祭各姓之始，不暇遠引證。姑以本國言之，坂本神社布師臣之祖天忍穗別神社物部姓之祖小松神社小松氏之祖，其他小野葛木鴨部朝倉賀茂，蓋皆無不然。又有無名小社散在村落，意者此皆古昔各家之祖神。後世子孫或遷或亡，不能奉祠，而惟其祖先之社，歸然獨遺耳。不啻此也。當國諸山民俗，每家所祭曰御先，曰內神者，亦皆莫非先祖之神也。中古佛教流行，人皆委祖先於僧寺，而此法遂衰乎天下矣。尙幸我土佐國存十一於千百，如此使人有徵乎神皇之舊風，吁不亦貴乎。我家世世家于八幡村，奉齋天王社，惟我祭之，而他家不預焉者，豈得非我之祖神乎。牛頭天皇即素佐能雄命大神朝臣之元祖也。重遠反復考之，谷氏之爲大神姓也，斷斷乎無疑矣。抑近世

譜牒之法大亂。有異姓。養子。有賜姓。有新氏。所謂僞會。冒祖。妄認膏腴。證神引皇。虛託。獻冕之罪。有不忍言者。噫。自古遼邈。氏姓靡繁。安能得人人詳其先。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斯乃神明正直之本義。孝子仁人。之用心也。苟恥其祖之難明。百方穿穴。萬一有絲髮誣妄。人雖不知。天其可欺乎。譬之水木。各有源本。然後枝流茂大。或者病其水源之難。泝而移之。以就木根之易見。則其流之涸也。可立而待焉。爲人子者。可不思哉。予又嘗觀世之有名於譜牒之學者。有後者蓋鮮矣。以其多備撰。系圖。而亂人之祖孫也。嗟乎。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欺罔。此輩以貪一時之利名。予奪人之祖先。於冥冥之中。斷續人之子孫。於世世之外。心術不祥。莫此爲甚。豈無幽責。豈無陰禍。殃必及身。必及子孫。不可逃也。可不戒乎哉。我谷氏之出。自三輪之谷也。鄉老口碑。莫不之傳。予雖幼熟聞之。而心竊自謂三輪地名。吾家先世。蓋產乎三輪也。豈以予稍知讀書。敢妄作傳會。以僭附大神姓耶。如此執心。幾三十年。澹然未嘗上于念慮。去冬撰當國二

十一社考。中夜忽然悟。輒繪紋三樂遺之說。始疑我姓之爲大神。而知古來所傳。出自三輪之語。不特地名。而其自大和國遷。亦恐從其祖神矣。依此審之神字之名。天王之祠等。莫一而不合符契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如有神以導之。然猶不敢自決。逐一疏其事件。以稟家兄。又作書徧問富永成。是美代重本。板垣信義。宮地介直。詳議之。凡此皆我土之有識。有學問思慮。而非妄可。否事者。故予質訂之。衆議僉謂。此數條皆非人力可新作者。固無疑於可決焉。獨所欠者。著龜之告。與新蘆翁之一評而已矣。夫著龜。天心也。新蘆翁。神人也。可不詢謀哉。重遠得報。歎服謹以太占卜之卜協矣。遂著之說。如右。以獻於新蘆亭。取舍惟命之聽。時元祿壬午二月望日。戊辰也。閏八月二日辛巳。蘆翁復書曰。谷氏之爲大神姓。證據極備矣。當決之。但輒繪之說。有職家有秘傳。曰摸水渦之象。乃防火之祝章也。更詳之。且筆授三諸山之訣。及表筒中筒底筒三祭之法。曰此神武綏靖二帝之所制。而底筒祭。乃土庶人之式也。汝宜循而行之。以敬祭祖神矣。



語詳于瓊矛拾遺中卷重遠再拜受之復附寫其言于此以永貽諸子孫焉更又有所考證勿憚改正噫其欽哉九月朔旦己酉大神姓谷氏重遠謹書

底筒祭說丁亥

表筒中筒底筒三祭神武天皇之制作也表筒中筒二祭天子祭先之禮也底筒庶人祭先之禮也天子之禮古傳詳矣今敬措之庶人之祭我所急而世有損益臨時或艱於從事故詳載本傳釋以耳聞竊與同志講之蓋我國古禮無忌日祭無幕祭惟此一祭祖孫承繼之吉禮而年始新穀兩次行之然則人家最親最切之大事雖恐漏秘不得而顧焉机一脚以竹八本並布為板面以紙捻綴屬之長三博三皆用長量用木四本為脚高三半餘有口訣三方有貫伸父指與中指為長量以土作小坏大一亦用長量父指與人指廻圍合爪與爪是小坏之長量也机及土器忌大恐其與表筒中筒同也供物五皆稻盛以小坏其中一坏奉供天照大神

是雖庶人不忘國恩之義也其他四坏祭先祖四代也雖有幾世咸歸于此祭畢供物敬拜食之竹机土器流之于水其神體以元祖所馴用之物收之筥為神體或笏或牙從先祖所用其筥以小為正其圓者形如飯櫃是神武天皇之制也謂手坏小坏舍人親王始作之是藤森神主所相承也然以此故實考之其始于神武天皇乎其古傳之實蹟者宜考焉机脚高三半餘有口訣者表筒中筒機脚用四此或為三半餘然稱舊机脚今之曲尺五寸許春日机脚一尺許則此三半餘蓋古昔席上祭用之乎今席上祭之則不過長量二可也此為口訣小坏今是藤森神主所作之所謂深草土器也大曰手坏又作手筥謂曰天半保小曰小坏又作小盤謂曰遠津保先祖四代謂高祖曾祖祖考也神體伊勢吉田皆有古傳此所載亦一家說也從此說作神體固好更博考古傳詳擇之益盡善矣牙神代有之今不知其器也其圓者形如飯櫃也至舍人親王作柳筥只代竹以木耳木四角八本並廉與廉以紙捻綴屬之長博高咸與神武天皇之底筒同供物五稻粟稗麥豆也小坏五盛各一種手坏一盛酒置之正中祭畢燒其具投灰於河小坏手坏亦投之河蓋遠謂凡有職制者多出于舍人親王之作此

布之代今甲三角木上壓下平布之以竹針貫之加之脚上此亦謂之舍人親王之作也此不官所祭先祖之代數百數世歸于一也手坏是量見中筒右手父指與人指皆用指頭第一橫紋左手父指與人指皆用指端以此左右合圖此為長量也今藤森所出手坏蓋左右皆用指端比本傳為稍大酒見表筒一夜酒也只飯殼水經宿耳不用鹽也又有棚祭御厨子上

板供小柳筥二枚各載手坏一小坏五其一枚祭元祖數代歸乎一其一  
 枚祭父母小柳筥滑ヒトスリヌ一滑古傳柳筥作之今俗元三所用小角也祭畢只  
 棄手坏小坏其他收藏復用之重盛明此出于有職家蓋小笠原先達作之傳說小笠原長  
 時廢之去蓋用柳筥也御厨子今禮家作之神祭御厨子用白木其他用黑漆婦人用漆繪有飾小柳筥  
 今武藏國田野出之曰小角其制木板一片方五寸許上面稍彎耳極質漆塗以并作之也滑一滑有職  
 家之制猶言從時宜也稻荷春日祭机皆仍用古器柳筥亦然郡論曰柳筥所出猶近恐不可從也右三說皆出于小笠原秘說非各出  
 于一家蓋並傳上古中古近古以示之法也重遠家今所用机二脚用竹  
 長博一從古法但高從滑一滑耳各載手坏一小坏五手坏盛一夜酒小  
 坏盛稻蒸飯蚰蜷斗海物粟一脚祭先祖數代一脚祭考此其正中別有  
 柳筥一脚以四角木作之長博各減竹机三分之一高則加三分之一上  
 置手坏一盛穀穗所奉獻太神宮也古法雖盛酒而人家火製恐不清用  
 穗所以擬貢稅也祭畢敬拜食供物投土器于河机皆用舊器若其祭天  
 王社於社下庭祭之故竹机一脚長量一從古法供物與祭先祖同柳筥  
 一脚長博各減竹机三分之一高則加三分之一以置竹机之西亦供稻

穗所以獻太神宮也諸儀同上惟有乙女舞此為異耳此皆斟酌三古妄  
 為之式僭亂惟甚竊記以附子孫好古之士只當考此三傳本說以從事  
 焉莫從予之妄作底筒祭說

秦山集十三終

秦山集十四

雜著

譜法并序

西土譜法創乎歐陽蘇氏。蓋自周禮小史奠繫世也。歷代置官以掌之。至宋廢闕。是以二氏自立法。以唱乎天下。而人家之倣此者亦衆矣。其爲法也。簡便整齊。尤有益乎人家親親長長之教也。頃日竊不自揆。據於蘇法。參以經傳諸家之言。增損驥括。定爲譜法三篇。附諸私家族譜之後。以爲異日刊補之則例焉。上篇論大小宗。中篇論譜式。下篇論無後者。其儒先之說。不爲之識別者。欲便於通看也。貞享四年七月朔旦。

上篇

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此大小宗之分也。然別子法則天子封建諸侯之制而爲諸侯庶子設。故與士庶人家不相合。今宜以人家始遷及仕官起家者爲始祖。以準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準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之祭。其餘以次遞分爲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凡爲譜者先須辨別己宗之大小然後譜系有所施矣。

中篇

志與圖不兼備不足以爲譜也。蓋有志而無圖則難以奠繫世而辨昭穆。有圖而無志則無以詳生卒婚嫁與夫出處履歷。然志可具載而易窮。圖可至無窮而或難具。是故志貴詳密而不斥繁重。圖主要約而不厭省畧。欲其相備而易檢尋焉。此爲譜之凡例也。譜法有十焉。一曰姓名。二曰父祖。三曰生年。四曰始遷。五曰始仕。六曰德業。七曰沒時。八曰葬地。九曰娶婦。十曰生子也。但志與圖嫡與庶則容各有詳略焉。大宗立始祖而及宗子。曰一世二世而不數始祖。小宗存高祖而遷高祖之父。稱高曾祖考而不得叙世次。所以嚴祖而親親焉。此爲譜之文法也。其式曰。

某氏出於某姓。

或不詳則曰

始祖

小宗改曰高祖或曾祖考惟所當

名某稱何某某之

第幾子。

或某世之孫不詳則不必推

某年月日支干生於某國某郡某鄉某村。以某年

始遷於某國某郡某鄉某村。某年始仕于某君。官某祿若干德行云云。

藝術云云。事業云云。以某年月日支干卒。享年若干。葬于某地。娶某氏。

小宗改曰高祖或曾祖考惟所當

以某年月日支干卒。享年若干。葬于某地。生子幾。長男一世



卯	○以下顯密 際局廟處者之 子。做此。			

小宗同上而不立始祖。列叙父子兄弟亦同。而左右局無題注。蓋圖但極于五世。一自可以舉也。高祖上書氏。其他悉冠子字。以合親疎也。各家高曾祖考許各注。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年月日卒。以尊祖也。此乃始于斬而至於總麻而絕于無服者。一閱可通之良法也。其式曰。

某氏某	子	子	子	子
<small>娶某氏。卒年若干。某年月日卒。</small>				
子某	子	子	子	子
<small>娶某氏。卒年若干。某年月日卒。</small>				
子某	子	子	子	子
<small>娶某氏。卒年若干。某年月日卒。</small>				
子某	子	子	子	子

			<small>娶某氏。卒年若干。某年月日卒。</small>	
子某			子某	子某
			<small>娶某氏。卒年若干。某年月日卒。</small>	
		子某	子某	子某
			<small>○設此以爲作此譜者他做此。</small>	
		子某		

蓋大宗一譜可以傳於百世。而須每歲春祭之日。當出而整補之。小宗高祖之後。每家適子各處一譜。而須每歲春祭之日。當展省點檢。至六世而後改之。兼存大宗之譜。而勿廢絕。亦欲其相該而不遺脫焉。此改譜及藏之法也。

下篇

或問觀子之圖法。不載女子。何也。曰。此古法也。系圖所以謹承繼。女子既無嗣之可誌。雖不載非所病也。曰。然則女子不可以入族屬乎。曰。余固言

之矣。志與圖不兼備，不足以爲譜也。今也於圖則略之，於志則詳之，亦所以嚴祖而親親焉。又何爲不可哉？曰：禮曰：男女異長，子之文式不然。有說否？曰：此人家日用檢考之牒，欲其一見而知子息之先後耳。與禮家之說意不同也。曰：長子之先死而無嗣者，如何記載也？曰：此亦與女子同例也。曰：然則以庶爲嫡乎？曰：爲庶子者，得受親命而承繼，則此亦嫡也已。曰：大宗死而無嗣者，可聞其詳耶？曰：禮曰：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蓋古者立大小宗法，恐其後流派寢多，姓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然則爲族人者，所宜汲汲皇皇，守昭穆，循親疎，先求繼嗣，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又次繼高祖之宗。此四宗者，俱無人然後雖遠，素同姓之人，必獲以爲之後也。曰：然則小宗不立後之說信乎？曰：喪服傳舉大宗無後者，而不及小宗，何休亦明言小宗無後當絕，則此乃古法也。蓋小宗所統不多，而爲後之支子，雖未有子孫之可言，而

是亦異日之一小宗爾。均爲小宗，而舍己家以徇人宗，於理爲左，是宜絕後也。然禮法廢壞，宗法不立，固非一日之故。而人家絕續，勢有輕重。程子嘗曰：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此則時措之權衡，不可執一而論者如此。知禮君子宜斟酌焉。曰：然則支子爲之後，可乎？曰：此除大宗外，其餘不得已而爲人後者，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己孤之子，不許所以不許者，爲人後者爲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爲伯，或爲叔，不承父命而輒稱己父母爲伯叔，可乎？是貪利而忘親也。曰：大明律有許養異姓而從其姓者，可耶？曰：其不可也。斷斷乎明矣。蓋見養者固不恥，而養者尤有罪。先正既有定論，而今世亦有氏族辨證等書論之詳矣。有志者考而知之，哉！余之所以爲此，亦實爲恐後世爲子孫者，或爲異姓所養而失身，或養異姓爲子而亂姓，或娶婦，或爲贅壻，接脚夫而忝先祖，汙氏族，以陷于賈豎，馴僮夷狄禽獸之域爾。

土左國式社考

延喜式神名帳。土左國廿一座。大廿一座。小廿一座。

安藝郡三座。並。

室津神社。

室津村室津殿，古城，北有天津社，蓋此也歟。此社初在高野內，近世遷於此。云按續日本紀稱德天皇神護景雲元年，有土左國安藝郡少領凡直伊賀麻呂。日本紀曰：天津彥根命，凡川內直之祖也。古者郡領以譜第任之，故郡中齋祖神者多矣。豈凡直凡川內直同姓而祀天津彥根命，以稱天津社歟。中古惟宗姓宗子號安藝大領，居安藝城庶流，號室津別府，居室津城別府，即少領也。伊賀麻呂既為少領，其祀祖神於此也，揭焉。庚永三年，命剛項寺公文賢從所記。當時領知實檢，報作兩津社。天正年中，土左侍從秦元親地檢，報作天神。皆此社也。

在奈半利村。按安藝國安藝郡有多家神社，正與此同神也。國造本

紀安藝國皆作阿岐國，順和名鈔當郡有奈半鄉，姓氏錄曰：阿支奈臣武內宿禰，男葛城，曾豆比古，命之後也。蓋安藝郡奈半鄉多氣社，以訓通之，豈得非阿支奈姓祖神武內宿禰乎。今俗稱嶽社，亦依通訓也。

坂本神社

姓氏錄曰：坂本臣建內宿禰，男紀角，宿禰，男白城，宿禰三世孫。建日臣因居賜姓坂本臣。又曰：布師臣坂本朝臣同祖。建內宿禰，男葛城襲津彥，命之後也。和名鈔曰：安藝郡布師重遠謂坂本不詳古在何地。今併坐多氣社中，蓋多氣坂本共一姓，神而當郡著姓之遠祖也。其坐於同社，恐非偶然矣。今土左郡有布師田村，此地未聞布師之緣，蓋逸之耳。

香美郡四座並

天忍穗別神社





七年秦宿禰永厚等賜姓惟宗朝臣永厚等自言秦始皇十二世孫功滿王子融通王之苗裔也蓋小松功滿也猶融通作弓月也秦大里惟宗三姓之祖神也陸奧國子松遠江國敬滿恐皆同神耳

深淵神社

古事紀曰速須佐之男命生八島士奴美神八島神生布波能母遲久奴須奴神布波神生深淵之水夜禮花神度會氏曰此與大已貴命異名同神也重遠按此社今在野市里人呼爲十禪師舊祠嘗在深淵村地廣樹老尤可凝信寬永中前國宰大墾辟鏡野灌溉之利被數千町於是河水失古道數流合併爲一一旦洪水懷襄社地爲所潰決巨木恠巖今猶在河底見在小社四十年前里民徙造之云

大川上美良布神社

在韭生野舊事紀素蓋鳥尊八世孫有健飯賀田須命此命鴨部美良姬爲妻生一男大田田禰古命續日本後紀曰仁明天皇承和八年八

月辛丑以土左國美良布神預官社三代實錄曰清和天皇貞觀八年八月己卯授土佐國從五位下大川上美良布神從五位上度會氏曰布助語也筑前國麻氏良布神社在麻氏良山

長岡郡五座小

豐岡上天神社

在豐岡長宗我部古城西尾祭日九月十八日度會氏曰上訓倍與姬通大殿祭祝詞云屋船豐字氣姬命是稻靈也俗詞字賀能美多麻古事記云和久產巢日神子謂豐字賀能賣神蓋豐岡豐字賀語通疑此神也重遠按拾遺和歌集神樂歌云天爾坐豐岡姬梁塵愚按抄以爲天照太神也更詳之麻女神村有天神小社舊傳而非式社也何以賀

故齊祭齊平一也祭日二月廿四日二也此地里人稱御北野乎三也向來諸人不求得豐岡天神以此社疑之可謂誤矣

朝峯神社

在介良村三代實錄曰貞觀八年六月癸巳授土左國從五位下朝



之流其人於土佐國先祖所主之神化成老夫爰被放逐此高鴨神也重遠謂風土記錄當社本緣極詳且發明道要尤為警切本國當時有人可知矣以文多不能具載

葛木男神社

布師田有高結社蓋此歟三代實錄貞觀十八年有近江國天高結神蓋同神也度會氏曰姓氏錄云葛木直高魂命五世孫劔根命之後也蓋高結即高魂也鎮魂祭伯結木綿取此義魂字訓牟須比三代實錄所謂結御魂緒是也當社至今不失此神名昭合姓氏錄豈不信哉

葛木咩神社

高結社南田中有葛木社蓋此也如據上說則此社其高魂命之妃乎

郡頭神社

郡頭當作鴨部蓋鴨字左甲誤作君右鳥草書以混邑草遂變郡字部字左音誤作豆右邑草書以混貢草遂變頭字耳此社在鴨部村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二年十二月戊子土左國土佐郡人神依田公名代等四十一人賜姓賀茂姓氏錄鴨部祝賀茂朝臣同祖大國主神之後也

朝倉神社

在朝倉村土左國風土記曰土左郡有朝倉鄉鄉中有社神名天津羽羽神天石帆別命今天石門別神子也度會氏曰天石帆別命五字當為注文天石門別神吾川郡坐安國玉主天神也此言天津羽羽神即天石帆別命而玉主天神子也石帆別姓氏錄作石穗押別日本紀云磐排別吉野國樞部始祖也大和國吉野郡波寶神社波寶音與羽羽訓通國樞吉野大姓此祀其祖神也遠江國佐野郡已等乃麻知神社阿波波神社阿波波蓋天津羽羽也已等乃麻知媛